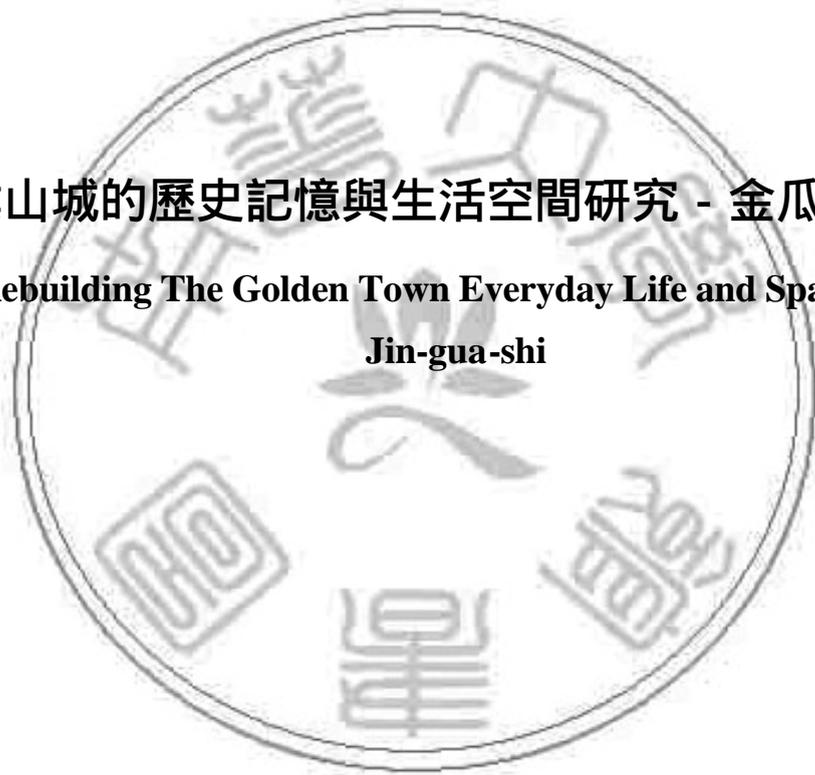


南華大學
人文學院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礦業山城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 - 金瓜石紀實

**Rebuilding The Golden Town Everyday Life and Space at
Jin-gua-shi**



指導教授：陳怡伶博士

研究生：張雅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礦業山城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金瓜石紀實

研究生：~~張雅娟~~ 張雅娟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吳雅仲

李紹政

陳怡伶

指導教授：陳怡伶

所 長：李紹政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5 日

礦業山城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 - 金瓜石紀實

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金瓜石礦業聚落的形塑過程，產業對地方生活的影響面向進行研究，金瓜石是一個因「金銅礦業」發展而吸引移民聚集的礦業聚落。1897-1987年間，地方發展主要受殖民時期日人以及國民政府時期台金公司治理的影響，影響反映於地方生活各層面，包括：經濟制度、聚落空間構成、日常生活消費與娛樂與地方集體儀式。本研究針對下列主題進行觀察、紀錄與分析：

- 一.從聚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進行田野描繪，呈現當地特殊自然地理條件下所形塑的礦業山城特色。人文環境部分，探討金瓜石的聚落開發以及移民的聚集過程。從歷史結構看金瓜石地方的礦業歷史發展過程，透過歷史追溯過程了解礦業生產年代，地方發展主要深受殖民時期日人以及國民政府時期台金公司治理的影響。
- 二.探討在日治時期以及台金公司年代，當地居民是如何在這工業化體制下工作，工業化的經濟制度對居民有何影響，礦工如何看待自身礦業工作經驗，日人如何建設金瓜石聚落，對金瓜石的聚落空間產生何種影響。日人與台金公司的治理如何影響當地的消費娛樂與生活方式，地方集體儀式活動 - 迎媽祖與端午青草祭，如何呈現出金瓜石獨特的地方文化與意義。

本研究以傅柯的權力觀點來理解殖民時期日人對金瓜石當地的治理，來看權力如何施展與作用於金瓜石地方生活各層面。殖民時期，台人礦工（勞動階級）的經濟活動是一種被「控制、安排」的生活，這是一種殖民情境下無可掌握的斷裂，在這種被控制、安排的生活下，台人透過地方集體儀式作為一種反抗，並凝聚地方意識與地方認同。此外，透過對金瓜石的礦業經濟制度、聚落空間構成、日常生活消費與娛樂與集體儀式的了解，區辨出金瓜石獨特的地方文化與鄰近九份礦業聚落的差異。

關鍵字：金瓜石、礦業聚落、日常生活、生活空間、規訓 / 權力

Rebuilding The Golden Town Everyday Life and Space at Jin-gua-shi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ettlement of mining industry in Jin-gua-shi.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y on local lif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formation of Gin-gua-shi settlement at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which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move and settle down in this town. Through 1897 to 1987, the Japanese domination during the colonization period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i-jin company during KMT governanc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lace. The influence is reflected in every aspects of local life, including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structure of the space of its settlement, the way of daily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 the community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e following are themes and methods of the thesis:

1. To do field research and to describ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of the settlement so as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ining town will be a main section.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ettlement. In cultural aspect, I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ttl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I approach this issu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Jin-gua-shi, from a larg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is way, we can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domination during coloniz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i-jin Company during KMT governance.
2.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o explore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affected habitants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happened during the Japanese domin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i-jin company, is another concern of this paper. Beside, how miners think about their working experience and how the Japanese people established Jin-gua-shi settlement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pace are also importan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ai-jin Company dominated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local people, and how they affected the community rituals and activities.

In the light of Foucault's interpretation of powe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ower was maneuvered in all the aspects of daily life in Jin-gua-shi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Japan. During colonization, the lifestyle of Taiwanese working class was dominated by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working class had no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In that situ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used community rituals as a means of resistance. Local ceremonies and rituals are mean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publ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Moreover,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Jin-gua-shi,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pace in the settlement, the way of daily consumption,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ty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Jin-gua-shi and distinguish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ttlement of Jin-gua-shi and that of Jiou-fen.

Keyword : Jin-gua-shi、 mining settlement、 everyday life、 living space、 discipline
/power

謹以本論文紀念李國銘老師

誌 謝

夏天,大林鄉間散發甜甜的鳳梨味,記憶混合南部的田園風,這段有趣的讀書日子劃下句點,在此感謝我的師長與一起生活的夥伴們。

感謝李國銘老師,一年的學習過程中,在數不清的出田野以兼具震撼與魅力的教學,秉持如偵探般柯南的精神,對田野材料進行精準細緻的分析,開啟我的研究視野。感謝指導教授陳怡伶老師在論文寫作上全力的支持與包容多次迸出火花的討論,深夜熱線讓我見識到老師智慧發散出靈光乍現般的風采。感謝口試委員莊雅仲老師對論文所給予的建議與評論。特別感謝李謁政老師在學習過程中開啟對地方美學的視域以及對論文給予許多細膩的建議與評論;感謝魏光苜老師、何武璋老師課堂上的指導讓我收穫甚多,謝謝你們。

論文寫作期間,特別感謝賴樹國伯父、賴游晴子伯母熱心的幫助與照顧、大勇師父對生活的啟發,小潔學姊與林徐達學長協助論文資料蒐集與討論,蕭大哥熱心提供地方相關文史資料與討論,清寰公司提供的圖面資料以及在金瓜石地方訪談的叔叔、伯伯、伯母們,透過大家的熱心幫助,論文才得以順利進行。

親愛的同學、朋友們,讓我好好感謝你們!首先感謝論文寫作一路相伴的戰友們-佑佑、莉芳、小婉,最後一週徹夜相伴趕論文,看著窗外桉樹林的日子是我記憶深刻的風景。給我們這一班行事低調的同學們:芳瑜、明莉、亮岑、博文、巧宜、郁佩、昭璘、瓊婉姐、錦雲姐,可愛的學長姐們:聖華、馨慧、韋維、慧萍、光廷、紀大哥,以及常和我抬槓的婉菁、綠蘋、麗美、雪梨、鈴琴,因為有你們使我的研究所生涯過得很另類。感謝大學研究法小組慧娟、亦玄、青峰、燕俐、卓芳、儷萱的友情支持,特別是慧娟的英文翻譯與亦玄、青峰在資料上的協助。感謝好友小烏蓮一起在淡大跑步兼扮演放風司機,不時以驚人之舉刺激我枯竭的靈感,感謝小鳥惠、小鳥宜、小冰婷與業蓉、育竹不時地關心,淑婷犀利地盯論文進度,小涵、孟真分享生活點滴與關心,有你們真好!

感謝老媽,雖然常搞不清楚老在東奔西跑的女兒在做什麼,還願意支持完成研究所學業。感謝張大姐配合寫作期間得輕聲細語地看她熱愛的棒球比賽,小金主張二姐不時接濟張小妹,未來日子恐怕還得承蒙照顧!還有熱愛養小鳥的哥哥與愛跳舞的張小弟,謝謝你們不時提供娛樂,紓解壓力。感謝永遠四十八歲的老爸庇祐我順利完成論文,也祝我可愛的阿媽身體健康,快樂打太極!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從拜拜進入田野.....	2
1.2 研究方法.....	3
1.3 論述觀點的建立.....	4
1.4 論文架構.....	8
第二章 土地帶來的故事.....	10
2.1 聚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10
2.1.1 山海交疊的礦業山城.....	10
2.1.2 金瓜石地名的由來.....	12
2.1.3 強勁的東北季風.....	15
2.2 上天賜予的禮物：金九地區.....	17
2.2.1 地質與礦體型態.....	18
2.2.2 小結.....	20
第三章 金瓜石的礦業開發史.....	25
3.1 清領時期.....	25
3.1.1 基隆河砂金的偶然發現.....	26
3.1.2 金沙局的設置.....	28
3.1.3 九份與金瓜石金礦的發現.....	29
3.1.4 清代短暫的採金事業.....	30
3.2 日治時期（1895-1945）.....	31
3.2.1 日人佔領初期.....	31
3.2.2 金瓜石礦山的開發史.....	32
3.2.3 瑞芳礦山（九份）的開採史.....	35

3.2.4 太平洋戰爭的影響.....	37
3.3 國民政府時期 (1945 - 1990)	38
3.3.1 從「日礦」到「台金」	38
3.3.2 悄然落幕的黃金歲月.....	39
3.3.3 小結.....	41
第四章 金瓜石的礦業經濟生活.....	43
4.1 日本時代的工作生活.....	43
4.1.1 礦業工作過程.....	46
4.1.2 礦山學問全向日本人學的.....	47
4.1.3 小結.....	52
4.2 走進礦山的內腑.....	53
4.2.1 賣命在工作.....	53
4.2.2 四十二度高溫.....	56
4.2.3 地下的地下經濟 - 按死做出來的散伙仔.....	57
4.3 礦坑外的生活世界.....	59
4.3.1 日治時期 - 階級化的空間.....	59
4.3.2 工業村 - 完整的生活圈.....	67
4.3.3 小結.....	69
第五章 日常生活與地方集體儀式.....	71
5.1 街道生活與在地的消費娛樂.....	71
5.1.1 日常用品的供應地 - 供應社 (酒保)	71
5.1.2 走過繁華的祈堂街.....	73
5.1.3 俱樂部/中山堂 看電影的地方集體生活記憶	75
5.1.4 小結.....	77
5.2 山城的迎媽祖.....	78
5.2.1 金瓜石的地方宗教信仰.....	78

5.2.2 金瓜石的迎媽祖.....	80
5.3.3 九份迎媽祖.....	82
5.3.4 金瓜石與九份迎媽祖的比較分析.....	83
5.3 端午青草祭.....	88
5.3.1 金瓜石的端午採青草.....	88
5.3.2 神明採草藥 - 在山林田野中奔跑的神轎.....	89
5.3.3 一週的舂打青草.....	91
5.3.4 作伙來揉青草丹.....	92
5.5.5 小結.....	94
第六章 結論.....	97
附錄.....	105
參考文獻.....	110

表目錄

表 2-1 金瓜石與九份地名演變對照表	13
表 4-1 金瓜石聚落分區設施	61
表 4-2 日礦設施	67
表 4-3 台金公司福利報告	68
表 5-1 金九地區迎媽祖神轎順序	85
表 5-2 採青草	90
表 6-1 金瓜石與九份礦業經營時期的不同	102

圖目錄

圖 2-1 金瓜石聚落與行政區域圖	12
圖 2-2 金瓜石與九份礦體分佈圖	18
圖 2-3 金瓜石脈型金銅礦體圖	19
圖 2-4 金瓜石角礫岩礦體示意圖	19
圖 2-5 綿延於山峰上的廢煙管	23
圖 2-6 工業地景圖	24
圖 3-1 日治時期礦業工作情形	33
圖 4-1 礦廠圖	43
圖 4-2 更子寮人工搬運礦砂上船	46
圖 4-3 架空索道的搬運情形	46
圖 4-4 聚落的區域劃分	60
圖 4-5 黃金神社	62
圖 4-6 太子賓館	62
圖 4-7 日人就讀之日本小學校	64
圖 4-8 台人就讀之金瓜石公學校 朝會情景	64
圖 4-9 女學生整理花園情景	64
圖 4-10 男學生作體操情景	64
圖 5-1 祁堂街	78
圖 5-2 老街上五層樓高的房子	78

圖 5-3 廟宇與聚落位置圖	79
圖 5-4 過火儀式.....	82
圖 5-5 行走於祁堂街.....	82
圖 5-6 山邊採青草	91
圖 5-7 海邊採青草	91
圖 5-8 舂打青草	92
圖 5-9 加午時水	92
圖 5-10 銅山社區居民一起揉青草丹	93
圖 5-11 揉好準備曬乾的青草丹	93

第一章 緒論

研究緣起~~

2001 年一個春日午後，我在瑞芳站搭上沿 102 號公路往金瓜石行進的公車，開始了第一次造訪金瓜石旅程。公路不斷蜿蜒上升，大部分乘客在九份紛紛下車，帶走了喧嘩的氣氛。車上僅剩四五位乘客，他們都是居住在金瓜石的老人家們，去瑞芳鎮上辦完事情或是帶著自瑞芳採買回的物品準備回家，老人家們彼此開始聊天，我則專注於窗外風景。車子繼續往上開，來到九份與金瓜石的分界處 - 隔頂，公車在此轉入金瓜石，道路變得比較狹小，由於公車突然地一個小轉彎，身體才剛適應這短暫的搖晃，左邊基隆山海瞬間開展於眼前，我帶著興奮與好奇的心情來到了金瓜石。

對金瓜石的第一印象是整個聚落氛圍顯得非常寧靜，走到地方祠堂老街，原以為這裡像九份也有條熱鬧的商店街，街上多戶人家門戶緊閉，或是無人居住房屋坍塌，顯得十分蕭條，僅有兩三家舊時雜貨店，和雜貨店阿媽聊了一會，問起這裡的生活，阿媽說：「她說這邊也是採金子，以前很熱鬧，人口多達兩三萬人，日本時代由日本人經營，之後由國營的台金公司繼續經營，這邊生活較穩定，後來台金公司收起來，地方工作機會沒了，年輕人大多搬出去，老人家住在金瓜石大半輩子，習慣了這邊生活也就留下來。」她接著說起金瓜石生活和九份不同，九份在以前就比較熱鬧，九份人也比較「虛華」，金瓜石民風則較「樸實、安靜」，之後接續幾次造訪金瓜石，和當地居民閒談過程，他們都說起金瓜石以前的生活是比較安定的，他們的談話過程更增加我的好奇為什麼金瓜石人會覺得他們和九份不同？不同之處在哪裡？金瓜石這個礦業山城如何被形塑出來？日本時代和台金公司的經營方式對金瓜石的聚落生活有什麼影響？為什麼他們會說金瓜石較穩定？殖民時期日人對金瓜石當地的統治產生什麼影響？這些疑問讓我決定進行金瓜石的地方研究，帶著這些疑問我開始進入田野。

1.1 從拜拜進入田野

「如何進入田野」對個人而言實在是個非常特別的經驗，由於我不是當地居民，剛開始對如何進入地方脈絡其實是很陌生的，初期在金瓜石前幾次的參與觀察不是很順利。金瓜石因人口外移、平日當地住戶大多門戶緊閉，開始進入田野時，還真是「不得其門而入」，常常在聚落間四處繞，試圖和當地居民開始建立關係，不過開始時收穫不大，這樣的摸索時期持續一段時間後，我才慢慢進入地方的生活世界。

我的一位老師告訴我要進入一個地方生活脈絡，必須先從廟宇開始，於是我就開始進行對金瓜石廟宇的訪查，由於金瓜石整個地形因溪流切割較為分散，平日在金瓜石廟宇未必都有人在，剛好那天我去的時間是初一，金瓜石的一間土地公廟 - 金福宮，有十多位老人家們，他們在裡面舉行扶鸞儀式。當時我非常高興，難得可以在金瓜石一次看到這麼多位阿公、阿媽們聚集在一起，於是進入廟裡，跟著他們一起在廟裡拜拜，而他們也感到非常奇怪，怎會有個外地人跑來地方廟宇，紛紛過來詢問我的身分，或許是「有燒香有保佑」，我一邊聽著老人家們訴說關於神明種種的玄妙事蹟，一邊開始認識金瓜石當地住民，於是我從拜拜開始了我的田野。

這些在廟裡的阿公、阿伯們，以前大多在金瓜石從事礦業工作，他們經歷了日治時期日人對金瓜石地區的治理，之後國民政府接收金瓜石礦山，成立國營企業台金公司，他們就繼續在台金公司工作，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台金公司因營運不善結束營運，台金公司資產由台糖和台電公司接收，台金公司員工或辦理退休，部份員工也轉入台糖或台電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大致上他們多數在金瓜石從事礦業工作有相當長久時間，我的訪談主要對象就是這些退休的阿伯們，他們是金瓜石地方與礦業歷史的見證，透過他們居間的牽線與介紹，我慢慢進入地方人的生活脈絡。

1.2 研究方法

參與觀察：

歷經半年的造訪與接觸之後，透過當地賴樹國阿伯的引介，我在 2002 年 7 月初搬至金瓜石當地居住，因而得以進行更深入、直接的參與觀察。早上我和齊聚於廟埕的阿媽、阿公、阿伯們一邊閒聊，一邊觀察買菜情景、和他們一起在聚落散步看山看海，了解他們認知的地方空間、在祁堂街的雜貨店內觀察居民間的日常互動、和居民們一起上「生態種子營」課程、聽阿伯唱起他兒時記憶的日本歌，我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當地的生活節奏。此外我參與觀察地方大拜拜迎媽祖以及端午節的青草祭，節慶是地方集體的社會參與，透過參與觀察地方節慶活動來瞭解金瓜石居民如何運作與呈現他們集體的地方文化。

口述史：

主要進行地方居民的礦業工作經驗與生命史的訪問。透過歷史文獻的閱讀與史料之蒐集可以瞭解大結構下的金瓜石地方產業歷史，但是卻未能看到結構下，地方居民是如何實際在這片土地生活，口述歷史可以直接了解地方居民主觀卻也是最真實的地方生活經驗，進而理解與詮釋居民的地方生活世界；對研究進行而言，是不斷「發現」新的研究問題與檢驗既有文獻資料的循環過程，重新追溯建構貼近地方生活的聚落歷史與文化。訪談對象主要以居住於金瓜石的居民為主，包括金瓜石的地方耆老、台金公司退休的員工、老礦工與他們的太太、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祁堂街（舊商店街）的店家。透過口述史的建立，也將在地歷史的論述權及詮釋權交還居民。

文獻整理：

透過相關文獻資料裡記錄的各類歷史文獻叢書與史料等，輔以數篇主要書寫金瓜石、九份、瑞芳地區的產業歷史文獻，架構出金瓜石地方的產業史。主要收集資料包括金瓜石與九份地區礦業的歷史文獻、行政與空間地圖集、統計報告、簡報資料、國內相關研究期刊、碩士論文與專書等各種資料。這部分包括礦業歷史發展、產業結構與政策、台金公司的生產制度、歷史紀錄與地方誌、二手礦工生活口述紀錄與報導、礦工生活調查統計等。

圖像閱讀：

訪談過程中，老照片的觀看與閱讀是田野操作的一部份，藉由圖像觀看的詮釋，建構地方性的空間感知與歷史記憶。其中透過訪談者取得老照片提供，公部門、規劃單位的幫助，以及由研究者個人對地方的觀察紀錄與訪談攝影，都是研究的各項資料。

1.3 論述觀點的建立

地方性知識

Geertz 以「深度描寫」和「地方性知識」以觀察、認識地方去詮釋尋找個別地方的知識結構。「地方性的知識」(Local knowledge) 即透過在地自身觀點尋找文化的意義，將文化當作是一個「文本」以便去探求社會活動的意義，文化是一種可以「被深度地描述的」脈絡。他強調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觀點」(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的研究視角去觀察和詮釋文化現象。即透過他們(文化持有者)的眼光看見他們的世界，並透過他們的認知建構對他們世界的認識。這種強調對地方的瞭解即在發覺地方的差異，找出其特殊性，提供我理論的視野去看待金瓜石這個地方，金瓜石和九份都是因金礦開採而形成的礦業聚落，在金瓜石的居民清楚告訴我，他們和九份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有差異的，對我而言就是找出金瓜石地方差異與地方特殊性是什麼，地方差異與地方特殊性又是如何構成，地方居民如何認知與詮釋他們的世界。

深描

Geertz 的詮釋人類學理論，深度的描述是一個方法，即透過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觀點去研究和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包括社會組成的方式、語言、行為、生活、信仰等，理解他們「自我」世界的概念，深度描寫即是這種研究最深度的敘述與理解方式。「深度描寫」是一種方法，而它的獨得性即在於它利用獨特的視角和細緻的分析；需加以說明的是“描寫”都有其角度，描寫不是全然的紀錄，也不可能是純然客觀的。因此，「深度描寫」是帶著研究者特殊的觀看視角與意識的，

深度的描寫需有脈絡 (context) , 這種脈絡 context 就是特定文化和社會背景¹。我用「深描」的方法來描繪金瓜石地方的生活世界, 去進入金瓜石地方居民的觀點, 特別是這一群六七十歲以上在金瓜石從事礦業工作的阿伯們, 進入他們的脈絡中去理解他們在日治時期、台金公司年代從事礦業的工作情境, 自我認知、生活經驗、生活世界與生命處境, 來看這個被描述的文化裡的意義是什麼。

日常生活

列斐伏爾在「節奏的分析計畫」中連結「節奏」與「日常生活」的研究。所謂的「日常生活」就是人們依循著時間表而進行的作息節奏結果。節奏與身體具有密切關係, 節奏作為身體(在空間)的運動, 以及由身體運動而形成的空間性。日常生活的時間, 主要是受到現代社會建制頒佈對人群的作息時間的控制。除了受到現代化建制所影響的時間, 人體內部亦有著生物時間及宇宙時空的循環。因此, 在「空間生產」中列斐伏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人體、宇宙時空、文化/社會的節奏的交錯空間。

綜合上述, 來回答什麼是日常生活? 一方面是我們經驗到的那生生不滅、循環再生 (Cyclic) 的宇宙、自然節奏; 而同時另一方面, 我們同時經驗到的是被社會經濟的生產、運行、交換、消費系統所操縱的生活過程。兩者 - 宇宙循環節奏的滲透及社會經濟所操作的生活過程 - 的滲透連結, 就是日常生活²。

日常生活的身體思維

列斐伏爾強調將「身體的生物性以及社會性活動/節奏放回社會(日常生活)實踐中」, 我們對空間並不能只作抽象概念化, 或符號化的閱讀與分析, 繼而再製造出各種已由概念化訓練過的視覺能明白的圖像圖表來表象外在世界, 由身體的四肢伸展出去到以五官所收攝的外界, 是有質感、聲音、味道和氣味的, 因此必須站在一個基於人的尺度的經驗, 去展開對空間的了解。在空間上多重性(同時性)的流動及節奏, 同時更受到不同時間回憶的累積, 而使得人們對地方/場

¹ Clifford Geertz, 王海龍譯, 《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頁 35

² 郭恩慈, <空間、時間與節奏: 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初析>, 頁 173

所的意義有多方面的理解，列斐伏爾認為「節奏」並不能用影像去表達出來，我們需要同時用眼、耳、思想、記憶、心靈去掌握一個地方。用記憶（Memory）去掌握「節奏」，自活生生的（在時空中累積）生活過程中去領會及理解³。

列斐伏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人體、宇宙時空、文化/社會的節奏的交錯空間，並強調在空間中置入身體經驗，從日常生活中看到事物背後的圖象、文化、權力、經濟體系及其管理運作，我從日常生活去看在金瓜石居民是如何進行他們礦業經濟的生產、運行、交換、消費系統的生活過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並非只是由社會所制定的工作與休息時間，還有歷史時間和個人記憶、身體周期與宇宙時會的循環過程、傳統文化時序等，我從人的身體經驗出發去理解他們的礦業生活情境、歷史記憶以及傳統節慶的意義。

傅柯的權力觀點

傅柯認為進行對權力的分析，必須轉到權力「如何」被施行的問題上，去了解權力運作及產生效果的方式。

以分析「如何」來展開對於權力的探討，乃是認為並沒有就是如此的一種權力，一個小小的問題，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是很單調而又很經驗性的探討，但一經細加推究便可發現，它避免被指控為帶有欺騙性質的權力形上學或存有論；相反地它試圖對權力的主題進行一批判性研究。（Foucault, 1982；蘇峰山, 1996：126）

傅柯認為權力出現於各種社會關係之中，必須從權力的各個觀點來分析權力的施行，在權力的各個觀點，找出其運作的機置，策略，技術。在《規訓與懲罰》書中，傅柯並不以最高權力為中心，不以君主權利或人民權利來分析懲罰的形式與規訓權力是如何形成。而是試圖分析懲罰權力如何體現於各種局部、區域的制度和機制之中，去分析各種拷問、監禁、管理的技術，這些技術所依據的原則與產生之效果，從對這些權力端點的區域機置中，對其中技術的分析，以了解規訓

³ (ibid : 179)

權力的運作。

傅柯進一步提出生命權力 (bio-power)，生命權力的特色在於治理生命上，這種生命權力的施行乃構成一種常規化的社會。生命權力朝兩種形式 (身體的規訓、人口的控制) 演進，其一集中於將身體視為一機器，這權力集中於對身體的規訓，極大化身體的能力，奪取身體的力量，同時增加身體的效用和溫馴，將身體納整於功效和經濟控制的系統。這一切都由某種權力程序所確保，這種權力即是規訓：一種對人身的解剖政治學。(Foucault, 1980；蘇峰山,1996：141) 規訓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權力施行的模式，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標的。它是一種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在《規訓與懲罰》書中，傅柯深入對規訓權力進行系譜學分析，分析其源起、機制、戰略、運作模式、原則，擴散至社會整體而形成常規化社會的過程，其典型圖像就是全景敞視主義。規訓權力使用三種手段：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考核，其運作邏輯是個體化，將個體構成一個可被解讀分析的客體，以便將其個別特質、偏好與能力，持續地置於一套知識的凝視之下。⁴

傅柯將權力研究關注於真實起作用的實踐中，認為應從權力的外部可見性，從其施行的對象、目標及領域來分析權力的運作。權力必為權力關係，是一種流通的狀態，權力總是在被施行中而存在。傅柯對權力進行一種由下而上的分析，這種分析方式在《規訓與懲罰》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傅柯生動又敏銳地分析各種權力機置的運作，諸如拷問、加諸於身體之上的種種規訓原則，全景敞視主義的建構、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考查等，從這些最細微的機置去分析權力的運作，來討論權力是「如何」被施行。傅科強調權力是「如何」被施行以及由下而上的分析方式，有助於了解權力運作及產生效果的方式，我依循傅柯研究權力的方式進行經驗性研究，來理解殖民時期，日人的權力如何施行？權力如何影響哪些細緻層面？

⁴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頁 171

1.4 論文架構

目前在金瓜石地區相關研究仍以地質礦物研究，這部分的科學研究有相當豐富成果，多見於海洋與地質的科學研究，因與本研究方向不同，在此不予贅述。何志豪主要研究針對金瓜石之金礦博物館進行規劃設計⁵，此外林瓊華的研究則著重於對金九地區觀光遊憩發展的差異⁶，尚未進行對金瓜石整個礦業聚落的生成、歷史、經濟生活、地方產業文化、地方生活的研究，我的論文將著重於金瓜石礦業聚落的形塑過程，產業對地方生活的影響面向進行研究。主要依下列幾個面向進行：

第一章 序論

陳述為什麼要選擇作金瓜石的地方研究，以一個外來者身分如何進入田野的過程，以及論述觀點的建立。在研究方法上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要參考資料，對於研究地方進行在地的參與觀察，並且於研究場所進行田野採集訪問以及口述歷史的紀錄來進行產業與地方生活的研究。

第二章 土地帶來的故事

主要從聚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進行田野描繪，呈現當地特殊自然地理條件下所形塑的礦業山城特色。同時探討金瓜石金銅礦的特殊性，並比較與九份金礦的殊異，以及人們如何認知詮釋金礦對他們的意義。此外人文環境部分，探討金瓜石的聚落開發以及移民的聚集過程。

第三章 金瓜石的礦業開發史

從歷史結構看金瓜石地方的礦業歷史發展過程。透過歷史追溯過程，發現日治時期，日人完全掌控金瓜石礦山的礦業經營權，以工業化方式進行金銅礦業生產，亦即日治時期，金瓜石地區深受日人影響。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金瓜石礦山，成立台金公司，這個國營企業於金瓜石持續經營約 40 年。日人與台金公司對金瓜石的地方發展影響深遠。

⁵何志豪，1999 年，《金瓜石之金礦博物館》，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碩士論文設計。

⁶林瓊華，1995 年，《觀光遊憩發展對傳統聚落環境知覺及景觀意象之影響 - 以九份金瓜石為例》台北：台大園藝所碩士論文

第四章 金瓜石的礦業經濟生活

這一章節進一步探討在日治時期以及台金公司年代，當地居民是如何在這工業化體制下工作，工業化的經濟制度對金瓜石有何影響，他們如何看待他們的礦業工作經驗，日人如何開發建設金瓜石聚落，這樣的聚落空間有什麼特殊性。

第五章 日常生活與地方集體儀式

這一章主要從消費娛樂、地方集體儀式 - 迎媽祖、端午青草祭來看地方居民如何過他們的日常生活，日人與台金公司的治理如何影響當地的消費娛樂與生活方式，透過集體儀式活動 - 迎媽祖與端午青草祭，如何呈現出金瓜石獨特的地方文化與地方感。

第六章 結論

金瓜石主因金礦業開採而興起的聚落，地方發展主要受日治時期日礦以及國民政府時期台金公司治理的影響，影響反映於地方生活各層面，包括：經濟制度、聚落空間構成、日常生活消費與娛樂、地方集體儀式。透過上述分析呈現出金瓜石在特殊歷史社會脈絡下所形成的地方文化。

第二章 土地帶來的故事

2.1 聚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2.1.1 山海交疊的礦業山城

金瓜石是個和山海非常親近的地方。整個聚落三面環山、北面向海，綠色的山與湛藍的海，交織出的美麗風景散落在金瓜石各個角落，行走於高高低低的階梯，隨意而視，往往驚豔於眼前意外的風景。東邊的茶壺山、南面的金瓜山頭以及西邊的基隆山，這三個山頭是地方居民空間辨識的方向指標⁷；茶壺山因為形狀像是沒有提耳的茶壺，所以稱無耳茶壺山，從水湳洞方向往上看茶壺山，又像隻小獅子，所以地方居民也稱茶壺山為「獅仔岩山」，這裡的人要判斷天氣好壞，只要抬頭看看茶壺山，他們說：「茶壺山戴帽子」，亦即雲層籠罩茶壺山頂就表示要變天開始下雨；金瓜山則是金瓜石地方產業的象徵，金礦開採由本山開始，地方老人家指著本山告訴我，以前本山長得像「金瓜」，後來因金礦開採才把金瓜給炸掉，對他們而言，本山承載著過往的黃金歲月，如今金瓜沒了，過往的採金記憶卻依然清晰。曾以「亞洲第一貴金屬山」聞名於世的金瓜石，在上個世紀發光發熱，如今礦業沒落，聚落在群山環繞下，留下居民在此的生活記憶、舊時礦業地景、殖民時期遺跡、一棟棟錯落的黑色油毛氈建築以及人們對黃金礦藏的無限想像與嚮往。

黑色屋頂錯落的礦業聚落

礦業聚落最特殊的景觀就是那黑黑的油毛氈屋頂，和九份一樣，金瓜石因金礦業而興起。整個聚落建築在由南向北傾斜的坡地上，建築依山勢而興築，受到地形限制，形成沿等高線修築帶狀的住宅群，以階梯上下於溪谷間予以縱向聯繫，配置錯落中有著特殊的聚落紋理。居民多環山闢地而居，受地勢限制，房屋多淺短而窄小，住屋集中戶戶比鄰而居，或成一長排住屋建造形式，因自然環境

⁷無耳茶壺山標高為 582 公尺，界於金九地區之間的基隆山其標高 588.5 公尺。

條件影響，使得金瓜石和九份聚落有共同景觀，為配合當地多雨潮濕、強風的聚落特性，這裡建材選取多採用石頭、紅磚、木頭及油毛氈等建材，形成一棟棟黑屋頂錯落的特殊礦業聚落景觀，

溪谷切割的丘陵型聚落

整個聚落周圍面積約 260 公頃，呈南高北低、南寬北窄的地形。⁸分佈在 200 - 325 公尺高度的坡地上，但因溪谷切割，相對而言坡度較大，地勢較陡峭。在金瓜石有三條溪流，以小金瓜石露頭為中心，分別有外九份溪、金瓜石溪與內九份溪呈放射狀，奔流於聚落間。向東北流去的外九份溪，於基隆山東南方會合金瓜石溪及內九份溪由水湳洞出海。三條溪流將金瓜石地區切割成複雜的地形，而整個聚落因受溪溝分割，地上建築物分散分佈於其間，分佈面積較廣闊，不像九份聚落則較集中聚集發展。（參見圖 2-1）

由於溪流坡度陡，流域短且急，採金時期溪水大部分提供礦石的選洗作用，目前僅提供平時排水、颱風時期排洪的功用，然而因坡度大加上強勁雨勢，以往在颱風時期對聚落造成嚴重損害。⁹夏季遇到颱風來襲，加上強勁雨勢往往對金瓜石造成嚴重災情，當地居民寫下對颱風的回憶：

自有記憶以來，我就在金瓜石三尖仔鞍的青簿仔寮過著無憂的幼年時光。四、五十年代青簿仔寮的住屋都是連棟式的木造平房，依著山勢建了約六棟，因此聚集了不少居民。記憶中有一個颱風夜，風強雨急、屋搖樹動，只聽到一陣嘩啦啦的響聲，頓時一整排的日式屋瓦很規律的依序被掀起，居民們只好落荒而逃或穿著雨衣躲在牆角，忍受風雨的肆虐。天明後，大家對著一整排禿了頭的木屋，既驚愕又哀傷的複雜表情，令人難忘。¹⁰

青簿仔寮就在這次颱風毀壞了，居住於此的人們更常感受生存居住的不安全感，簡阿伯跟我說：每有颱風，他都擔心得睡不著覺，害怕會有土石流，於是他

⁸ 《台電公司金瓜石、水湳洞及八斗子土地最適開發模式研究》，清寰工程顧問公司

⁹ 《金瓜石金屬礦物博物館規劃報告書》，p.2 - 3

¹⁰ <一個在青簿仔寮長大的孩子> 參加礦山文化種子研習心得篇

選擇在颱風前到台北和兒子一起住，才覺得較安心；在祁堂老街的雜貨店阿媽，則說民國七十六年的琳恩颱風造成很大損害，大水淹掉她的房子，把所有東西都沖走，連同她的家族相片也在這次颱風中毀壞，居住在金瓜石這土地的人很堅韌，得時時接受大地的考驗。



圖 2-1 金瓜石聚落與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瑞芳鎮公所提供

2.1.2 金瓜石地名的由來

問起金瓜石地名由來，地方人會跟我說以前金瓜石叫九份，這回答剛開始著實讓我困惑了一陣子。在清朝時，九份指的是現在的金瓜石地區，名為「九份庄」，而現在的九份地區則名為「更仔寮庄」，隸屬於基隆山基隆堡。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總督府將九份庄（今金瓜石）改為「九份」，「更仔寮庄」（今九份）改

名為「更仔寮」，當時並沒有金瓜石這個地名，「金瓜石」指的僅是金瓜山頂之岩嶂而已，然而隨著礦山的開發，由人煙稀少之山區漸漸變成一繁榮的礦業聚落，在 1933 年總督府下令將「九份」正式改為「金瓜石」，九份則移轉到原名「更仔寮」的山區使用。¹¹光復後金瓜石地區在行政區域上隸屬於台北縣瑞芳鎮，於民國 66 年前，人口較多有 6 里，67 年以後合併變為新山、石山、瓜山、銅山四里。

表 2- 1 金瓜石與九份地名演變對照表

時間	地名	
	金瓜石	九份
清代 (1920 以前)	九份庄	粳仔寮庄
大正九年 (1920 - 1932)	九份	粳仔寮
昭和八年 (1933-1945)	金瓜石	九份
1946-1977	瑞芳鎮瓜山里、銅山里、新山里、石山里、金山里、三安里	
1978 至今	瑞芳鎮瓜山里、銅山里、新山里、石山里	

研究者整理

「雜會ㄚ人」聚集ㄟ 所在

金瓜石地方的開發主要是因產金而後吸引大批人潮前來投入採金行列。早期的地方開墾情形，雖然早於 1888 年有幾戶農民移居於此，然而 1893 年隨即因產金而轉向礦業發展，地方廟誌提及：「金瓜石早期是一個人煙絕跡的荒山僻野，光緒十四年（1888 年）僅有五戶農民移居到碑尾結草寮為屋，以耕農為業。光緒十九（1893 年）年發現了大金瓜露頭，所以住民大量增加，紛紛前來投入採金的行列。」¹²可以說金瓜石的地方發展完全由礦業生產吸引大量人口過來。

為什麼這邊很多人都是全台灣各地的人都來這邊，因為在家鄉就是種田嘛，

¹¹ (台灣省文獻會 1969 : 183), 唐羽, 《台灣採金七百年》, 頁 161

¹² 金瓜石金福宮廟誌

沒有就是來這邊作那個黃金夢，所以說其實早期的這些人，他們都只是起了一個過客的心態，他們就是，我來這，是要挖金子，或想要發財，（來攏全卡住了）來這都是過客的心態，所以說這邊的人其實全台灣各地的人都有，因為早期，這裡有電火可以點燈的時候，台北還在點油燈（呵呵呵），所以在金瓜石這邊是台灣早期生活品質水準最高的地方。（張文榮）

張文榮阿伯說百年來礦山的人們就像過客一樣來來去去，早期來自從各地的人，懷著黃金夢來到金瓜石、九份，第一代來此工作生活、結婚成家，他們的第二代就在金瓜石、九份生長，如今已年約六七十歲以上的第二代居民，於是自然地留在金瓜石、九份地區工作生活，直到礦業沒落，年輕的下一代紛紛外移至台北都會區工作，留下這些老人家們見證金瓜石礦城早期的繁榮時光。

1896年10月，日人田中長兵衛（即田中組）取得金瓜石礦山礦權，開始在金瓜石本山露頭進行大規模採礦，一方面雇用日本礦夫，並招募台人進行採礦工作，另一方面也大量招募台人從事礦業開採工作，產金的名聲把外地人吸引進來，根據田野訪談，最早移來是三貂、雙溪一帶居民，之後也有從宜蘭、三峽、桃園一帶等移入，可知移入金瓜石的人口主要仍以「鄰近地域」為主。然而礦業開採需要大量勞動力，加上礦業人口流動率較農業城鎮為高，日人亦在中南部招募工人，以使工人有補充的來源。¹³但勞動力仍不夠，於是日人為了補充開礦挖掘工人，從大陸浙江溫州和福建泉州兩地，前後找來約三千人左右的工人。二次大戰時，自南洋擄來之數百名盟軍戰俘，也被迫加入礦坑工作。光復後則是外省人隨政府部隊過來接收金瓜石礦山。多重的族群互動在金瓜石寫下了地方歷史，地方人往往這樣說：「金瓜石是雜會ㄚ人聚集ㄟ所在」。

¹³ 列舉民國26（1937）年所謂苦力募集情形如下：

金瓜石礦山礦工招募，該礦山每日約用七千人之礦工。而一個月平均之移動人員，約達三百人，必須為之繼續補充，因之在台中州北斗街，就失業之農民優先僱用。其一般募集條件為：

- 1 年齡三十五、六歲以下
- 2 收入：（本給）一日七十錢至一圓二十錢（實收）一日100錢至200錢（增給）年一回二錢 - 五錢。
- 3 住宅：單身者安置於各礦工宿舍，有家屬者各租屋居住
- 4 旅費：應募旅費給予貸款，按月在工資中扣環。
- 5 就以上條件每月募集約三百人。（《台灣礦業史》，p1423 - 1424）

2.1.3 強勁的東北季風

過了雙十節，山內人們便收拾雨具，來迎接一連六個月的雨神，每天那基隆山上一陣雲霧，海上升起了瀰漫白氣，便會晝夜不停的狂風暴雨，呼嘯有聲，有時可以連續到兩週或三週以上，一座金山、一座壁海，屋宇樓房，青翠樹木，迷濛得時隱時現，五平巷那一段木橋下流水，亦顯得奔騰澎湃，白練十丈。這般生產的戰士們，仍就是披簑戴笠，工作不休。那山茶花、野杜鵑，更在雨中開得鮮豔，來點綴山中寂寞，這六個月內，遊人差不多絕跡，我們與外界接近更覺得稀疏了。¹⁴

雨季長 溼度大 雲霧多

上段文章具體描繪出金瓜石冬日的風景，位於東北角的金瓜石正迎東北季風，在強烈東北季風吹襲下，雨量深受地形影響，使得位於迎風面的金瓜石潮濕多雨，特別在冬季與初春時期，陰雨綿綿，因此「雨季長、溼度大、雲霧多」成為當地氣候的主要特色。一年至少有 200 個下雨的日子，相對溼度全年在 80 % 甚至更高，氣候屬於重濕型¹⁵，漫長的雨季成為地方生活的一部份。在冬日，有一週連著四天不停的大雨，看著大雨被強勁的海風吹得像是「傾斜的雨幕」漫天而下，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後來在訪談問起當地下最久的一場雨，鄭春山先生說以前有一場連下「三個月」不停的雨，讓我不禁對生活於此的人感到敬佩，在這裡生活實在不容易，得有耐心去接受這種多雨重濕的生活。

¹⁴ 金瓜石特寫，金銅月刊，1951 年 9 月

¹⁵ 因金瓜石屬於基隆氣象站觀測範圍，引基隆氣象站氣象資料對當地氣候有初步了解，基隆地區年均溫在 22 左右，其中四月到十一月氣溫皆在 20 以上，以七、八月最為炎熱，一、二月最為寒冷。全年平均降雨總量達 3755 mm 之多，降雨日 206 天。（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基隆氣象站氣象資料統計表）

海吼

東北季風不僅帶來豐沛的雨量，也帶來強勁的風勢，在冬季夜晚，聽著窗外強烈風聲呼嘯而過，燈光下看到前人描述描述東北季風在台灣北部各海口交會而發出的「海吼」情景，實在生動貼切：

凡海吼俗稱海叫。小吼如摧花羯鼓，點點做散豆聲，乍遠乍近，若斷若連。大吼如萬馬奔騰，征鼓響震，風雨旋至。若冬月吼，常不雨，多主風。又淡水自八里分至格瑪蘭諸海口，多吼於冬時。久晴而吼，必風雨。久雨而吼，必晴。¹⁶

風吹輪格

每年十月下旬至次年三月，長達「五個月」是金瓜石地區受東北季風影響的季節，加上位於迎風帶，風速每秒可達 10 - 17 公尺。¹⁷當地出現一個特殊地名叫「風吹輪格」，東北季風自水湳洞由下往上吹，形成「風切口」，每當風大時，幾乎無法逆風而行，一天跟著賴樹國阿伯踏查金瓜石的產業空間，走到風吹輪格這個地方時，他說：

這ㄟ風實在很ㄉㄤ，冬天走到這裡要特別注意，以前細漢讀國小時，走到這，大家攏手牽手作伙走，身軀攏ㄟ 蹲低一點，怕被風吹走。（賴樹國）

阿伯邊說還邊壓低身子比劃出他小時候避風的樣子，當天是個晴朗無風的秋日，對於阿伯的提醒並不甚在意，在某冬日午後，結束田野訪談，騎著車自金瓜石往水湳洞方向走到風吹輪格這地方時，正迎東北季風，凜冽的強風伴上大雨迎面而來，摩托車向前行進的速度瞬間減緩，到那時才深刻體會到東北季風在風吹輪格這裡的威力！

¹⁶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301-302

¹⁷ 《瑞芳鎮風景面觀光整體規劃》p3 - 5

貧瘠而偏酸的土壤

剛進田野時，在當地看見一位阿媽背著一大包土，不免生起好奇心，詢問得知當地土壤酸性較貧瘠，如果要種菜必須要拿外地較肥沃的土壤，菜才種得起來。這裡屬於基隆火山群的火成礦床區，土壤成酸性反應，為有機質含量低的黃棕壤分佈地區，其中母岩層為頁岩及砂岩，有效土層為碎粒鬆軟母岩及中質地表土，由於有效土層淺，且大都含有碎石及漂石，同時加上地勢陡峭崎嶇、雨量豐沛沖刷嚴重及北向坡的東北季風強烈等因素影響，使得這裡土壤肥沃度低，不利於種植產業進行。¹⁸因此當地日常生活食用的白米、青菜、魚肉類大多倚靠外地輸入。

芒草翻飛

以種植產業來看，可以說金瓜石的土實在很貧瘠，在這貧瘠的土地上長滿了滿山遍野的五節芒，也反映產業開發對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五節芒屬於破壞性植被，從前煉銅廢氣產生的酸雨以及火災所造成的酸性土壤，使得五節芒成為當地的優勢種植物，然而卻也形成當地特殊自然景觀，秋天到了，人們會說：走到金瓜石去賞芒花。

2.2 上天賜予的禮物：金九地區

可以說金九地區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在這個面積不超過五平方公里的地方，卻占了全台灣黃金 95 % 的實際產量，金瓜石與九份成為台灣黃金主要產區。¹⁹金瓜石與九份兩礦區在台灣產金史占決定性位置，同時也是因產金而形成的礦業聚落，黃金的魅力吸引了無數人帶著他們的淘金夢來到金瓜石與九份過起礦山生活，然而也必須提問兩地即使都有金礦，兩地產金是否不同？礦脈大小是否不同？礦體是否不同？礦產是否不同？這些先天自然條件影響人們的開採模式，換言之也影響當地的產業生活與發展史。

¹⁸ 《瑞芳鎮風景面觀光整體規劃》，P3 - 4

¹⁹ 陳正祥，《台灣地誌（中冊）》，p.568

2.2.1 地質與礦體型態

余炳盛在《金瓜石、九份地質觀察路線》一書中已清楚地將金瓜石與九份產金地區的礦體作敘述與分類，金瓜石地區包含脈型金銅礦體與角礫岩金銅礦筒兩種礦體，九份地區則是脈型金礦體。²⁰位置分佈如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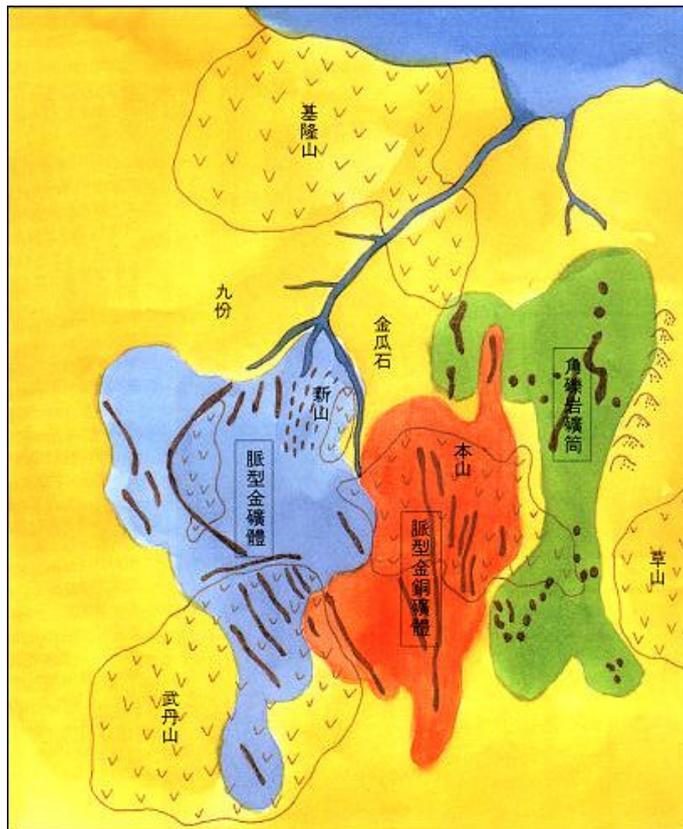


圖 2-2 金瓜石與九份礦體分佈圖

金瓜石 - 脈型金銅礦體

脈型金銅礦體主要分佈在本山石英安山岩附近。礦物除了填充在裂縫形成礦脈外，並浸染（散布）到礦脈周圍岩石內。此型礦脈礦體內各處礦石含金量比較均勻，但較少見到如九份等地區的金脈礦體所產的大塊自然金，其產狀與性質顯然不同；此類礦體產出的黃金一般肉眼均看不到，並且常存在黃鐵礦或硫砷銅礦

²⁰ 以下金瓜石與九份礦體分佈圖（圖 2-2）、金瓜石脈型金銅礦體圖（圖 2-3）、金瓜石角礫岩礦體示意圖（圖 2-4）均轉引自余炳盛，〈金礦知多少〉，《地球科學園地》

網站：<http://earth.g1.ntu.edu.tw/magazine/970603.htm>

等礦物內部，僅在少數富礦體才可發現如砂粒般或頂多如芝麻般大小的金粒。這一類礦體的黃金顆粒雖然較細，但其含金成色較高，含銀量一般在 15% 至 10% 以下，顏色也較紅。²¹（參見圖 2-3）

角礫岩金銅礦筒

金瓜石東邊發育有許多重要的「角礫岩金銅礦筒」，他們大約呈北十度東之帶狀分布，主要附生在南港層之砂、頁岩中。這些礦體是由地下高溫礦液所產生的高壓向上爆破的岩層所造成的構造，因此礦體內部具有破碎的角礫，而破碎帶的外型常呈圓筒狀，所以便稱之「角礫岩礦筒」。角礫岩礦筒的礦物種類及黃金產狀和脈狀金銅礦體的相似，但是黃金成色通常很高，含銀量多再百分之十左右，甚至更少，黃金的顆粒大部分也很細，並且散布在礦體內部。²²（參見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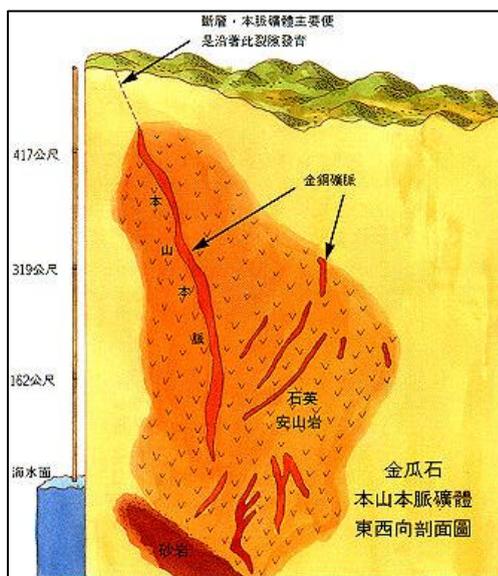


圖 2-3 金瓜石脈型金銅礦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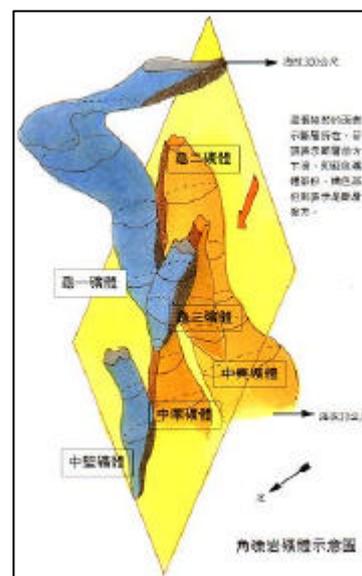


圖 2-4 金瓜石角礫岩礦體示意圖

九份 - 脈型金礦體

脈型金礦體分佈於九份潛伏石英安山岩體、新山石英安山岩體以及武丹山石英安山岩體的中間或其周圍。此型礦體全部屬於淺溫熱水裂縫填充礦體（溫度較低、生成於離地表較近），礦體成脈狀，礦脈的大小變化甚大，厚者達一公尺，

²¹ 余炳盛，《金瓜石九份地質觀察路線 p.22 - 24》，p.22 - 23

²² ibid :24

薄者不過幾公厘，走向可延長達 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礦脈中出產自然金為主，金的顆粒較粗大，一般以肉眼即可辨識。這些礦體的自然金並不是純金，它們通常含有 25 % - 35 % 的銀，顏色較純金白。自然金普遍成塊狀、粒狀、薄片狀、樹枝狀、針狀、海綿狀及毛髮狀等。這種礦脈並不生產銅，在金瓜石地區含銅的金礦體中常見的硫砷銅礦、呂宋銅礦及明礬石等礦物，在此型礦體中較少發現，即使有也非常稀少。²³

2.2.2 小結

整體而言金瓜石和九份相比，其金礦礦量較大，含金量較平均分佈於礦脈中，黃金顆粒通常肉眼看不見或非常細小，浸染在岩石中或含在其他礦物中，同時含金之硫砷銅礦的發現，使金瓜石產金外，並產銅礦。在訪談中金瓜石的老礦工用簡單而清楚的語言指出：『金瓜石的金子和九份的金子不同 - 九份的金子眼睛看得到，他是水性岩，我們這是火成岩，金瓜石的金子較看不到，得要再煉啦！』（張阿輝）與九份的自然金不同，金瓜石的黃金屬於金銅共生的礦物結構，必須再將礦土進一步製煉，才能煉出黃金。世人無不對這座金銅礦山充滿了好奇，在台金公司營運時，有外地遊客參訪金銅製煉過程，在他們眼中，實際製煉過程和他們的想像有點落差：

遊客們可以看見一車一車的石頭，以近兩公里長的架空索道和無極索道，運往水湳洞選廠處理，礦石大者，直徑達一公尺左右，經過機械破碎等種種程序，最後變成粉末，經過化學的處理，變成了一堆深醬色的爛泥，一點看不出黃澄澄、白皚皚的顏色，似乎有點失望，若想看到那綠油油的金水，傾入模槽，一轉眼變成不大不小的黃魚，不是遇到收金日子，是難飽眼福的。²⁴

九份礦脈和金瓜石是不一樣的，沒有硫砷銅礦，礦脈中出產自然金為主，金粒較粗大而獨立於脈石中，往往肉眼可以看出。九份金脈大小，厚者 1 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長者走向可延長達 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造成富礦

²³ ibid : 21、22

²⁴ 金瓜石特寫，《金銅月刊》，民國 40 年 9 月

與貧礦往往相隔甚近，可以說九份黃金礦脈的不確定性較金瓜石高，自然條件的又是如何影響九份礦工的詮釋？

九份生成金算是這個石層，石層它生成金脈，這邊算和金瓜石有些微不同，那邊都是火山岩，那邊生成金有一個富礦界，較好的位置，和這邊的性質不同。這邊生成都是水成岩，石脈是一層一層，金脈要怎樣比較會生成？金子是怎樣較會生，就是石層哪一層比較會結金子。我們這金子都是「土地公」在挖的，金礦那時候就不景氣啊，沒辦法，大部分就結束，因為景氣壞啦，景氣不好金子也空了，比較沒有做，台陽公司也一直虧一直虧，就拖累結束。
(簡廷元)

九份老礦工簡廷元先生和金瓜石礦工都清楚地知道彼此金子是不同的，九份是水成岩，金瓜石是火成岩。簡廷元先生說在九份金子是結在一層一層石脈上，當他說：金子都是土地公在挖的，其實就是說在九份挖金子，「運氣」是很重要的，為什麼運氣在這裡顯得特別重要？原因在於九份的金脈大小，厚者 1 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長者走向可延長達 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造成富礦與貧礦往往相隔甚近，也就是說誰運氣好挖到富礦脈，馬上就發財，可是鄰近開挖的人卻挖不到金子。因為黃金礦脈的個別差異以及不確定性高，使得九份將自己挖到的金子，比擬成「土地公」的賜予，鄰近的金瓜石金礦的開採因礦量較均勻而穩定，對金子並沒有這樣的詮釋。

煉銅的日子

金瓜石含金硫砷銅礦的發現，使得金瓜石除了生產金礦外，並產銅礦。銅礦的生產也影響了當地產業歷史發展。1930 年代，曾以「亞洲金都」聞名於世的金瓜石，在國民政府接收後，因國際金價偏低，自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當地礦產開採冶鍊反而轉向銅礦的開採與冶鍊，和黃金生產漸行漸遠。

金礦的開採和銅礦的開採有什麼不同呢？一位曾進入礦坑參訪的先生寫下了生動描述：

金銅兩礦雖然是孿生姊妹，可是在性情上大異其趣，大姊冷若冰霜，二姐一

團火氣，從銅礦出來是揮汗成雨，但是一到金礦則呵氣成雲，短短入坑的七小時中，身上感到十來次的寒熱不定，尤其在金礦中冷得把袖頭扭緊，束緊衣服，還是冷氣直侵，鼻頭緊塞，弄得頭腦裡昏昏地模糊一片，好在一到銅礦則鼻涕與汗水齊流，呼吸通暢，像服了一劑重量的阿司匹靈。²⁵

從他的描述可以知道金礦坑和銅礦坑的溫度差異相當大，金坑冷涼似冰，銅坑則是炎熱如火。而實際在當地工作的梁龍郎先生則告訴我：「開採金銅礦脈不同於煤礦，進入坑內並不會有瓦斯氣，所以不會爆炸。金銀在開採會產生共生現象，一般而言金礦坑溫度較冷，約 18 度左右，銅礦坑較熱可至 41 度，東西放在裡面一下子就變燙了。」從他敘述更清楚知道，在金瓜石礦坑中工作是非常辛苦，也同時是非常特殊的身體空間經驗，工作人員必須要在這種冷熱交錯、溫差可達二十度的工作環境下，不斷進行開採與運輸。

開採出來的銅礦還必須進一步冶鍊，然而卻對當地環境生態以及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傷害。老礦工張松海回憶起以往煉銅的日子：「以前煉銅有銅煙，這個山喔都沒有草的，沒芒草，被那個煙噴到草就都死光了！那時候我想要在這裡種菜，種蕃薯、紅菜，都種不起來，被那個煙噴到很厲害！那個硫酸啊，如果風往這邊吹喔，煙去嗆到我們鼻子，都會打噴嚏和流眼淚，以前那個禮樂煉銅廠沒收起來，這裡怎麼會是風景區？誰敢來？沒人敢來啦！」煉銅廢氣產生酸雨，使得當地環境生態受到破壞，居住在此的人們還得忍受銅煙對身體的傷害，銅煙過多時，他們還得戴上口罩，減低吸入的廢氣。

²⁵ 走進礦山的內腑，《金銅月刊》，民國 41 年 12 月號



圖 2- 5 綿延於山峰上的廢煙管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黃金的誘惑

金瓜石礦山在 1973 年以後很少生產黃金，因此在 1970 年代以後，台灣的採金事業基本上已經停頓了，然而每逢國際金價標漲，或是戰爭因素影響，人們還是不放棄對金瓜石的黃金夢，今年（2003）一月媒體²⁶以醒目標題報導金瓜石還有豐富礦藏：「金瓜石地底 藏有 2600 億元金脈 - 台糖黃金夢 將與澳洲公司攜手採礦」，緊接著三月，台大地質系舉辦「金瓜石研討會」，探討金瓜石金礦開採之可能性，這波黃金熱並不是最近才出現，它一直存在於人們的欲望中，時時刻刻等待機會降臨。

1979 年國際金價突然狂飆，使得有採礦經驗的礦夫以及企業界人士，紛紛想從沉寂多年的廢棄金礦中大撈一筆，於是採金行動又在此出現。1979 年的採金熱斷斷續續維持到 1988 年左右。其中以 1981 年媒體競傳金瓜石地區金礦蘊藏量還很豐富，最受人注意。1987 年澳洲礦業公司還曾派人來台，到九份、金瓜石接洽合作開採金礦，但並未有進一步發展，這股熱潮隨金價逐漸下跌而冷卻，至 1988 年又再沉寂一段時間，之後十餘年來，國外礦業公司提議重開金礦的消息時有所聞，但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去年向台糖公司表達合作意願的澳洲礦產公司，認為金瓜石地層深處即可能蘊藏更豐厚的金礦礦體，這項消息引起各界

²⁶ 李誠偉報導，中國時報 第六版 92/1/25

高度關心，如果決定開採會產生大量的煉銅廢水，金礦開採面臨重金屬污染等問題，目前台糖公司仍在評估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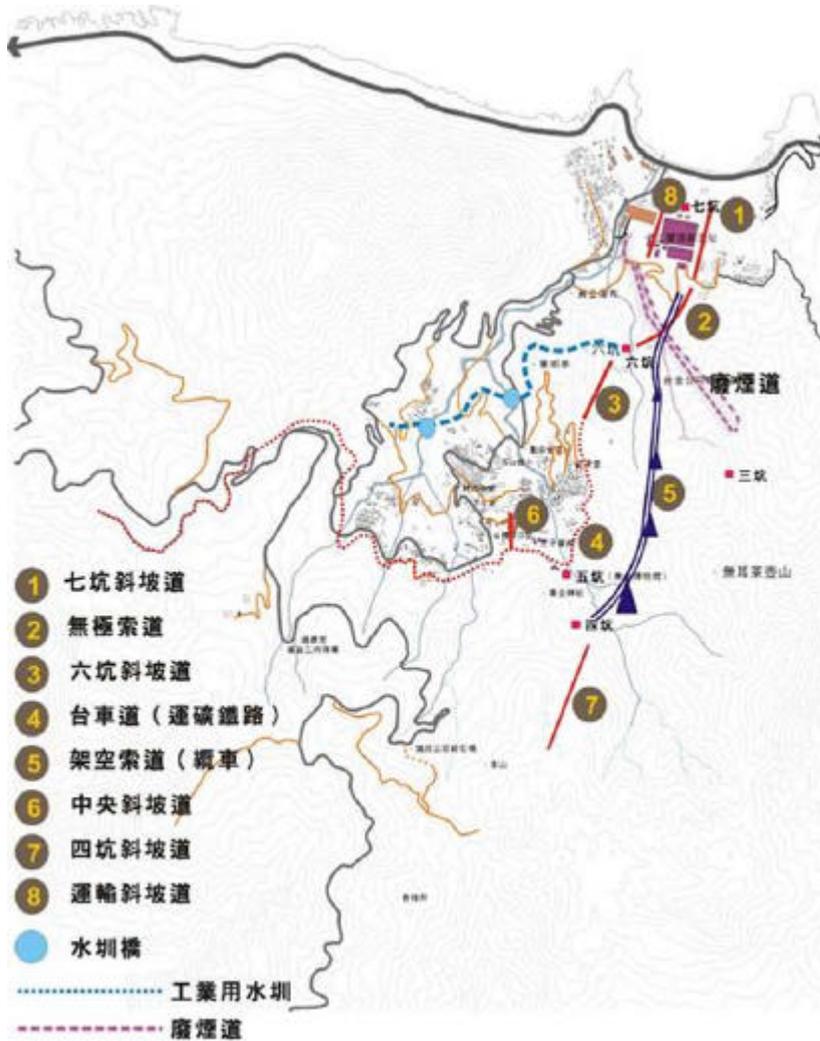


圖 2- 6 工業地景圖

圖片來源：清寰管理顧問公司提供

說明：金瓜石礦業停止後，留下豐富礦業地景，台車、斜坡索道、無極索道等運輸系統，成為金瓜石礦業地景特色。

第三章 金瓜石的礦業開發史

3.1 清領時期

探險家覬覦的黃金

16 世紀開始，各國探險家滿懷著尋找黃金致富的熱切渴望，來台展開探金行動。先是短期居住於基隆的日本人，據說，他們知道砂金存在於台灣北部，但是日人離去時將此秘密帶走；一百年後，荷蘭人佔領台灣，積極展開在台的探金行動，關於產金的消息，隨著他們離開而同時消失；而後鄭成功的部屬發現台灣產金，對清朝保守這秘密而不張揚。²⁷在歷史的舞台，他們帶著台灣產金的秘密來來去去。直到清代以後，才出現比較詳細記載台灣產金的中文史料，這裡有段關於台灣產金的有趣傳說，1684 年，季麒光在《台灣雜記》中提到：

金山，在雞籠山三朝溪後，山主產金。有大如拳者，有長如尺者，有圓扁如石子者。番人拾金在手，則雷鳴於上，棄之則止，小者亦間有取出。山下水中，砂金碎如屑。其水甚冷，番人從高望之，見有金，捧沙疾行，稍遲，寒凍欲死矣。²⁸

這段傳說當然不盡真實，卻引領我們進入對黃金的有趣想像，清代真正發現砂金，已經是 1889 年的事了.....

²⁷ (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 322)

²⁸ 轉引自黃清連,《黑金與黃金：基隆河上中游地區礦業的發展與聚落的變遷》，頁 109

3.1.1 基隆河砂金的偶然發現

清代完全是偶然的狀況下發現金子，1889 年（光緒十五年）劉銘傳下令興建台北到基隆段的鐵路時，工人在八堵河中架築鐵橋，意外發現了在基隆河中閃耀炫目的砂金。連橫在其《台灣通史》記載：

光緒十一年（1885），法事已平，巡撫劉銘傳築鐵路。十五年（1889），架八堵車站之橋，工人入水造礎，偶見沙中有金，取出掏之。其時造橋監督，為督司李家德，廣東順德人，曾遊美國，而路工多閩、粵人，有新、舊山者，聞之爭取，居民亦從之。各獲利，每兩易銀八兩。²⁹

連橫所說路工中有很多曾至新、舊金山的閩粵人，指的是曾到美國舊金山與澳洲的華工。他們有的熟悉美、澳的淘金工作，因此基隆河出砂金的消息一傳出，立刻吸引成千上百的淘金客，蜂擁而至。到了 1890 年農曆九月時，採金者已經聚集了 3000 餘人；開採範圍也日益擴大。³⁰在台灣割讓後不久來台的日人佐倉孫三所著《台風雜記》中〈砂金〉條寫：

自基隆至宜蘭間，山脈連天高峰衝空。其中間有溪谷，曰頂雙溪、曰瑞芳店，多產砂金。劉（銘傳）巡台之時，入山採金者有三千餘人，皆給證票，每日徵十五錢，其利甚鉅。³¹

劉銘傳巡台期間從 1886—1890 年（光緒 12 至 16 年），這條記載所說的採砂金地點在山中溪谷，應該是 1889 年基隆河砂金發現之後，淘金客沿基隆河溯流而上，也就是開採範圍擴大的結果³²。由地方政府在基隆等地設立金沙總局及分

²⁹ 連橫，《台灣通史》，卷 18，頁 579 - 580，〈權賣志〉，「沙金」條。

³⁰ （黃清連，1995：120 - 121）

³¹ ibid：121

³² ibid：121

局的事，是在 1892-1893 年間的事，而後改由民間經營。1892-1893 年間，池志澂來台灣旅遊，在其所著的《全台遊記》中，寫下他在 1892 年間拜訪金沙局友人兩天，看見當時淘金者淘金的情景，他將當時情景比擬成人間仙境。摘錄如下：

在新竹又兩日，仍坐火車至桃仔園，下車一宿...次日，復坐東路火車訪友人於金沙局。局在雞籠內山。距雞籠北十里，約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內皆金山。山氣磅礴蔥厚，左右巖溪，溪水映日，流砂閃耀。每日淘沙者約數千人。溪中時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載往艋舺者。滿山奇花異草，綠陰繽紛，男女紅瓣綠衫，歌唱自樂，真仙境也。³³

池志澂的這段文章，或許是他旅遊心境的愉快投射，將當時淘金情景描繪得十分美好；同樣在基隆河的淘金情景，在池志澂來台後兩年 - 1895 年，以駐日從軍記者身分來台的美國記者 James W. Davidson³⁴在其著作《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卻作了完全不同的描繪，他更貼近當時淘金者面臨生命高度危險不安的真實狀態：

漢人中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或澳洲回國者，對淘金熟悉，成千的結隊渡臺。他們帶來淘金器具努力工作，淘金者沿流排滿，難得有空位。小型簡陋的茅屋急速的臨時沿河岸蓋起來，有些探金者憩於河中小艇內。可是由大陸來之漢人為疫病所侵，死去不少，而於 1892 年之颱風，河水於一夜之間忽然高漲，將岸上之茅屋及河中小艇悉數掃走，造成浩劫，損失人命。

35

³³池志澂，《全臺遊記》收入《台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北：臺灣銀行，台灣文獻叢刊第 89 種，頁 8

³⁴Davidson 以駐日的從軍記者身分於 1895-1903 年，亦即日人統治台灣初期來台調查並於 1903 年完成《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此書，中譯本《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由蔡啟恆譯，1972 年出版。當 Davidson 進行金礦區調查時，提到：「對於高興無一定之目標漫然旅行而對產業調查感覺興趣的人，訪問產金區該是樂事，雖然無舒適旅館，多少要預備受點苦。著者對短十日之內地旅行樂多苦少，因此只要在鄉村入手之有限的食物，類似雞蛋、米、番薯可能還有魚類就可以湊付過去，倘若訪客沒有觀光旅館服務而不過癮的話，往產金區旅行，最好還是帶一個廚子及食品飲料去。在瑞芳村有一日式小旅館，在石英地區連這一些都沒有。」(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323)

³⁵(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322)

3.1.2 金沙局的設置

自 1889 年基隆河砂金意外發現並吸引大批淘金客前來採金之後，砂金的淘取範圍慢慢擴大，有的溯流而上到龍潭堵，然後再接近三貂大山的山麓。當時實際產金數量現在已無法精確知道，但在 1890 年底淡水關黃金輸出量已達 4509 兩，可見基隆河砂金產量應該不少。³⁶基隆河砂金在冒險者蜂湧而至之下，產金地秩序紛亂，產生「昏夜偷取，犯者多」的違法盜採現象，河道及田園也受到損毀。於是建議由官府經營管理「基隆同知黎景嵩議歸官，巡撫邵友濂許之」。並在 1891 年「出示禁止」。但是禁者自禁、採者自採，由地方官公告禁止的行動無法發生效力，官府不得不更改策略，在 1892 年立即先採取設局開辦、再轉由商人金寶泉承包經營³⁷。這項政策的更改，結果獲利非常驚人，連橫在《台灣通史》紀載：

光緒十八（1892）年二月，奏准開辦，設金沙總局於基隆，瑞芳、暖暖、四腳亭、六堵、七堵、頂雙溪，各設分局，派員理之。採者領照納稅，駐勇彈壓。是年冬，商人金寶泉秉請承辦，每年認繳兩萬兩，一切費用及勇餉，悉由支理，許之。以十九（1893）年起，撤局歸商，而自十八年二月至歲終，計收釐金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兩餘。除開局費一成，並新勇一哨薪糧、衣器、帳房等款，實剩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兩，以此劃入海防費內，奏明存案。³⁸

Davidson 之著作對於上述記載可作補充：

1891 年，地方官佈告禁止採金；無效，官員乃採極實際的處理辦法，寓禁於徵。於 1892 年在交通便利地點設特別辦事處，擬淘金者，皆強迫其繳捐取得照會。工人依其體力分級，成年人每日之照會捐為銀一角半，而婦孺為一角；探礦者一日亦繳一角。取得照會者給木籤，蓋有官印。5 日收捐一次。當時在該地區工作人員約有 3000 人，所繳之捐每月平均 12000

³⁶ 唐羽，《台灣採金七百年》，頁 76。

³⁷（黃清連，1995：123）

³⁸ 連橫，《台灣通史》，卷 18，頁 580，〈權賣志〉，「沙金」條。

元，因官員以及舞弊不在少數，實際貢獻於官府之收入不多。也有秘密偷偷淘金之事實證明，為政府收入計擬穩定該產業，採礦權包給四個富裕漢人 18 個月，由 1893 年 1 月起包銀為 75000 元。該年在九份山有豐富藏金地區發現，管理該地區之幸運的獨占者，據說相當期間，日得黃金值數千元。被雇於該項產業之漢人人數多少要看勞動之總需求，在農事閒散之幾個月中，很多農民來參加淘金。據說從事於該淘金人數一時可達數千，而年所生產之金值 1,000,000 元之鉅。³⁹

當時在台清吏對於採金一事有很多爭議⁴⁰，但因 1892-1893 年間金沙局設置時間僅一年，在此不討論這些爭議。有個小插曲是 1893-1895 年間，民間商人金寶泉承辦後，清吏又一度收回官辦，但是不久台灣割讓給日本，結束了清代在基隆河流域的採金歷史。

3.1.3 九份與金瓜石金礦的發現

在七堵、八堵附近進行的基隆河沙金淘洗工作，自 1889 年開始後，逐漸向基隆河上游發展，到達小粗坑與大粗坑的合流處，接著發現在這兩坑中，含有豐富的金沙，最後於 1892 年，在三貂嶺山脈中，探勘得到九份的金礦露頭，也就是九份山頂上的小金瓜，它位於大粗坑、小粗坑、大竿林坑、九份坑等放射狀河流的中心。此後許許多多的礦夫聚集在九份山上，在山腹、溪邊亂掘平井、豎井，真可說是盛極一時。當時每人每天收穫 1、2 兩到 4、5 兩不等。接著在 1893 年後，陸續在大粗坑、小粗坑、大竿林及金瓜石等處，發現礦床，開採工作盛行，當時挖掘工作由包商金寶泉承辦，而當地的產金量也逐漸增加，從事採金的礦工達到 2000-4000 人之多，到這時為止，原本只是一個小小店名的瑞芳（原稱瑞芳

³⁹ (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322)

⁴⁰ 清朝官吏因採金事務的不同主張而引起的爭議，唐羽作了詳細討論，參看：(唐羽, 1985: 79 - 84)

店或瑞芳商店)，從淘金客進行買賣的場所，逐漸聚集人口，發展成為一個市街。

41

1894 年，清政府在該年七月包商金寶泉承包期滿時，收回全部採金權並再度恢復官辦，於瑞芳設置金沙局，另設分局於四腳亭、五堵、九份、小粗坑等 6 個地方，總計有 13 個官員、164 個守衛及檢查員。該年農曆七月三號，地方官員下令，對於企圖「逃牌洗挖」的行為一定要「嚴行禁止」，凡是夜間洗挖，都是「大犯禁令」。因此規定凡採金者，一律赴局報明，繳費領牌，俱在白晝工作，夜間即應停手。可是在當時地方政府在出產砂金的地方所徵收的釐金有限，可見禁者自禁。⁴²在昏黑的夜晚，各金礦山脈的偷掘人潮一定相當可觀。這樣的情形延續不久，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基隆河流域的採金史也進入另一階段。

3.1.4 清代短暫的採金事業

上述歷史過程中，可以知道清代在台採金時間非常短暫（1889 - 1895），僅約七年的時間。同時採金事業主要以「淘洗砂金」為主，從七堵、八堵沿基隆河漸漸上溯，淘洗範圍擴大的結果，1892 年先是探勘得到九份的金礦露頭，隔年陸續發現九份其他地區以及金瓜石的金礦。清朝後來於 1894 年所設置的金沙局，官員設置比例以九份最高⁴³，顯示清朝的採金重心由基隆河之砂金開始轉移至九份山金礦的開採，然而 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結束了清代在台的採金史。將這段歷史放入金瓜石、九份地方發展來看，清代對這兩地方的治理，僅有短短的二、三年時間，對金瓜石、九份地區發展，屬於剛起步的階段，就像是揭起序幕一般，預示即將開展的燦爛與繁華。

⁴¹ 《基隆市志》，〈工礦篇〉，頁 49

⁴² (唐羽，1985：86)

⁴³ ibid：87

3.2 日治時期（1895-1945）

3.2.1 日人佔領初期

1892年，金瓜石發現藏金。淘金客溯溪上行先發現九份的小金瓜露頭，隔年才發現金瓜石之藏金，並歸包商金寶泉開採，於大金瓜露頭部分開鑿數個小洞進行淘洗。日軍侵台，因山區險要，成為抗日志士藏身活動之地，直到瑞芳礦山（即藤田組）開工之後，獲得礦權的田中組才在日本憲警保護下來到金瓜石，在1897年10月15日進行開採。⁴⁴

甲午戰後，訂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基隆金礦區及砂金地更成為日人眼中覬覦取得的目標，1895年6月日軍自澳底登陸，占領基隆金礦區及砂金地。這段期間，地方秩序異常混亂，來自各地的反抗軍進入產金地區淘取砂金維持生活，地痞流氓也混雜於其中，任意採取砂金，清朝原來的採金制度完全停頓。日人統治初期先是沿用清金沙局的舊制，在瑞芳設置砂金署，頒布「砂金署章程及採取規則」。該年11月13日起，恢復准許淘金客在原採地區開採、淘洗，並規定採金者每人須繳執照費15錢（1角5分），當年12月底，照章登記採金者兩千餘人，占當時基隆人口比例的六分之一。同時礦山人口變動率非常大，當年九月僅有20人，至十二月已達3895人⁴⁵。在短短一個月中，立刻吸引當時基隆人口比例的六分之一的淘金客淘金，同時在三個月內，金礦山地區人口從20人飆升至3895人，可見礦區的人口流動非常高，也反映出礦區生活不穩定的狀態。

礦業規則的頒布

日人占領的第二年，即頒布〈台灣礦業規則〉，這項規則嚴重限制台人在金礦地區的開採與經營權，由日人取得礦區的開採與經營權。1896年1月11號，總督府將原來的開放政策（允許淘金客在原採地區開採、淘洗）改為嚴格的強制

⁴⁴（唐羽，1985：103 - 104）

⁴⁵《基隆市志》，〈工礦篇〉，頁50 - 57。

手段，下令禁止採金，並在同年 9 月 7 號公佈〈台灣礦業規則〉。日人施行政策的轉變主要原因有：原開放採金者採金，但是採金技術沿用清治時期的方法，未引進現代化的工業開採方式，大肆濫掘造成河身受損、田園荒廢、山坡崩塌，嚴重影響民生和交通。此外 1895 年底，抗日志士在產金山區活動，反對日人統治，日人為加強對當地的控制，更進一步採取強制手段。

〈台灣礦業規則〉的頒布主要在於確定各金礦礦脈地區的礦權。礦權設定時，日本總督府顧慮多數紳民爭奪金礦的利益，發生紛爭以及將產金區劃分過多區塊，可能損及礦利，破壞礦脈；因此規定以經過基隆山的正南北線為準，劃分成東西兩大礦區。同時礦業經營依〈台灣礦業規則〉第二條⁴⁶規定只有日本國民才能取得經營權，當時台人不太可能在日人統治初期立即歸化成為日本國民，因國籍未定，因此無權申請，使得金礦地區經營權完全落入日人手中。1896 年 10 月兩家日本會社取得瑞芳金礦地區礦權，田中長兵衛（即田中組）取得金瓜石礦山礦權，藤田傳三郎取得瑞芳礦山礦權（即藤田組，瑞芳礦山即九份地區），兩人都是「御用商人」，他們可以取得礦權主要是統治者的酬庸。⁴⁷由藤田組在瑞芳礦山先開工之後，獲得礦權的田中組才在日本憲警保護下來到金瓜石，在 1897 年 10 月 15 日進行金瓜石金礦的開採。

3.2.2 金瓜石礦山的開發史

初期田中組的經營

金瓜石礦山在田中組未經營前，僅在本山礦床露頭部分（俗稱大金瓜），開鑿數個小洞而已。Davidson 的著作提及他參觀金瓜石礦山的情形：

田中公司似乎極滿意金瓜石之礦藏，馬上以較大規模開始工作，在此有一新式設備完善的工廠。⁴⁸

⁴⁶台灣礦業規則第二條 - 經營礦業只限於日本國民為之；只限於日本國民方能為礦業公司或礦業團體之董（理）監事或股東。（Davidson，1903；蔡啟恆譯，1972：327）

⁴⁷藤田傳三郎是大阪富裕礦山所有人，田中長兵衛是北海道釜石礦山所有人，其共同身分皆為侵台遠征軍之「御用商人」。（唐羽，1985：94）

⁴⁸Davidson，1903；蔡啟恆譯，1972：326）

金瓜石自田中組取得經營權，馬上建立新式工廠投入生產，這不同於清代台人淘洗砂金，或是僅靠簡單工具挖採金礦，田中組開辦以後，陸續對本山第 1、2、3、4 坑以及長盛、排水、寶生、樹梅洞從事深掘開採作業，礦石從一號坑口以架空索道運至 180 公尺下之製煉廠以進行選礦。⁴⁹1899 年三月統計日人已有 130 人，台人有 120-130 人，剛開始的礦夫都是日人，台人僅從事搬運礦砂、開路、建廠等雜役。當時台人都畏懼日人，由一個當地人黃從擔任「苦力頭」，負責指揮台人，在 1898 年，黃從指揮人數約在 120-130 人之間。⁵⁰

在田中組的經營初期，可以看到日人和台人在金瓜石人數相當，日人除了管理階級外，還包括需要操作機械設備、運輸、鑛岩的礦夫，對當時招募的台人而言，這些工業設備與廠房以及開礦的技術，是在原來生活想像之外，這種畏懼不僅是處於殖民初期，面對不熟悉的殖民者統治所產生的不安，同時對他們而言，也是進入新的工業生活型態，所產生的震撼。

1914 年，絹川健吉為當時的金瓜石礦山留下珍貴的影像紀錄（圖 3-1），工廠煙囪冒著黑煙，幾位戴著斗笠、捲起褲管的搬運工人奮力推臺車往前行走，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大段漫長筆直的上坡道，左下角穿著白衣白褲戴著西裝帽的男人，他的目光注視著這群工人，在照片中形成強烈對比，台人從事搬運、開路、建廠等雜役，屬於管理階級的日人筆直的站立著，以一種監督的姿態，留下當時工作的身影。



圖 3-1 日治時期礦業工作情形 照片來源：《金瓜石礦山寫真帖》

⁴⁹ 《基隆市志》，〈工礦篇〉，頁 59。（黃清連，1995：134）

⁵⁰ （唐羽，1985：104）

硫砷銅礦的發現

1905 年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金瓜石金礦床也轉變為「金銅礦床」，自此金瓜石除了黃金的生產，也生產銅礦。到 1907 年首次出產銅礦 47 公噸，後來銅的產量亦逐年增加。1905 年在金瓜石礦山的金瓜石溪北部山丘上，另外也發現了一個新的含金硫砷銅礦體，命名為「長仁礦床」，該年底在水湳洞建設乾式製煉廠，專門處理含金硫砷銅礦。也就是說在日治時期，整個金瓜石礦山的礦業發展，金瓜石主要是採礦，水湳洞主要是選礦、煉礦，金瓜石和水湳洞兩地同屬於金瓜石礦山礦業的生產體系。1913 年金瓜石礦山合併武丹坑礦山。主要因武丹坑礦山經營人木村久太郎自經營武丹坑金礦以來，該富體礦規模龐大，但因富體礦延伸至金瓜石礦山，木村久太郎越界採金，遭到金瓜石礦山嚴重抗議並要求賠償，木村飽受到經營金礦的礦業糾紛之苦，於 1913 年將武丹坑礦山經營權轉讓給金瓜石礦山，藉此平息糾紛。⁵¹

經營權的更替

由田中長兵衛所經營的金瓜石礦山，自從發現長仁礦床後，產量大增，可說是罕見的大金銅礦山，然而自 1915-1918 年因礦況不佳，產量逐年減少，陷入經營困境。該礦技師田中清和煤礦業者後宮信太郎等人，合組「田中礦業株式會社」，收購金瓜石礦山繼續經營。1923 年田中礦業株式會社因自行製煉，費用較高，而海運費降低，於是決定停止水湳洞原有之銅製煉廠，此後金瓜石所產之金銅礦砂，由金瓜石塞連山附近，經架空索道越過基隆山運下更子寮灣，自港灣之礦石裝卸棧橋，裝艇轉運至港外巨型海輪，全部售予日本九州佐賀關製煉所，佐賀關製煉所由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經營。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濟恐慌，台灣經濟亦連帶影響，工礦業亦不例外，金瓜石礦山亦受影響，加上富礦體一時斷絕，所產礦砂品質不佳，公司股東不堪賠累。田中清等人在 1925 年將金瓜石股份讓與後宮信太郎，組成「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1933 年後宮將金瓜石礦山全部礦權出讓予日本礦業株式會社，

⁵¹ (黃清連, 1995 : 135 - 138)

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於是創立台灣礦業株式會社，由日人島田利吉負責經營，在金瓜石建立大規模之採礦廠及選煉廠，增資經營。⁵²

繁榮的高峰 亞洲第一金都 金瓜石

1930 年代金礦業在穩定中發展。以金瓜石礦山來說，該礦在 1933 年由後宮信太郎接手後，著手建設大規模的礦場，努力生產，並在 1936 年增資為三千萬元，併入日本礦業本社，改為日本礦業台灣支社。該礦透過對機械廠房設備的大規模投資，開始建設金礦全泥氰化廠及金銅礦浮游選礦場，在新設備陸續完成（1933-1936 年）後，生產量大增。1938 年生產量達高峰，黃金生產量近七萬兩。經此生產高額，以及設備之完善，使得金瓜石擁有「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的美譽，山城的經濟生活亦達繁榮頂峰。⁵³

3.2.3 瑞芳礦山（九份）的開採史

藤田組的經營與顏雲年的崛起

當金瓜石礦山達到生產高峰時，約同時期也是九份瑞芳礦山的黃金生產量高峰時期，以下簡要敘述瑞芳礦山歷史。藤田組於 1897 年獲得瑞芳礦山礦權下，以正式之採礦技術，作有系統計畫之開採，其規劃為在高位礦巷內，依地理位置由東向西以吉利字為金脈取名，依次為甲、乙、丙、永代脈等四主脈。藤田組開礦之前，九份山一帶被濫採的情形相當嚴重，留下許多荒廢的坑洞，其經營策略只注重前述四個厚大礦脈，對於台灣人開採過的小礦脈則置之不顧，溪谷的沙金則以納釐領牌的舊制，開放給地方居民自由開採。

然而採礦事業仍需要大量勞動力，藤田組需要一位懂日語且有能力承包採掘金礦的台灣人，1899 年身為「巡查補」的顏雲年在這樣條件下，逐漸開展在九份的礦業經營。首先他和地方人士合力承包小粗坑礦權，開始砂金的採收，同時開設「調進所」，負責調度供應藤田組的物資和勞工，次年又承包大粗坑和大竿

⁵² 《基隆市志》，〈工礦篇〉，頁 62

⁵³ 《基隆市志》，〈工礦篇〉，頁 63、（唐羽，1985：148）

林一帶礦區，為了防止瑞芳礦山產金之流失而成立「金盈利號」，以收購零碎採集的砂金。自 1906 年，他進一步自砂金採收事業發展到新礦坑的採掘事業，自 1909 年他所經營的礦區已經達到九份金山總面積的 90 %。⁵⁴

顏雲年在九份的經營

1914 年，藤田組因瑞芳坑口零散，礦脈不整，管理困難，含金品味低降，以既有設備已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於是決定將全部礦山經營管理權租予顏雲年。他除了直營「金興利號」礦區外，將其餘地區分別轉租七家經營，並以「氰化製煉法」冶鍊藤田組時代廢棄於坑外的貧乏礦石，於 1904 台人顏雲年的經營方式竟然超過日人藤田組經營時代的產金紀錄，1917 年再創高峰，締造九份產金最鼎盛時期。1918 年顏雲年以三十萬元買下藤田組在九份瑞芳礦山全部礦權以及設備，並於 1920 年成立資本額五百萬日圓的「台陽礦業株式會社」，瑞芳礦山亦移轉入台陽礦業株式會社的管理。⁵⁵

瑞芳礦山它的金產量在 1934-1939 年間達到該區域歷年生產量的最高峰時期。這是由於該礦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與獎勵措施後，放棄過去的土法採掘方式，以工業化機械設備經營。⁵⁶該礦在 1932 年開鑿大竿林七號洞、1933 年開鑿九份九號洞、1937 年開鑿九份十號洞。九、十號這兩洞是完全使用電車路的現代化巷洞。1934 - 1939 這六年期間，由於日人的黃金增產政策，使得礦床中大部份的富礦體於短期內開採殆盡，富礦體一時中斷，浮選與氰化場之收金量，因品位降低，礦砂中炭質物的影響，使得採礦、選礦、製煉成績不佳，瑞芳礦山逐漸衰落，日本礦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礦山）於此時（1940 年）購得瑞芳礦山股權之大半，進而取得瑞芳礦山之經營權。⁵⁷

⁵⁴ 陳慈玉，《台灣礦業史的第一家族 基隆顏家研究》，頁 7、《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頁 18

⁵⁵ (陳慈玉，1999：7 - 12)，《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p22-25

⁵⁶ 日計畫發動大規模戰爭，積極儲備物資，為獎勵黃金之增產，於 1937 年頒布產金法，金礦之探礦、採礦、選礦、運礦、碎礦、冶鍊等新設施及新工程均可領取巨額之補助金。

⁵⁷ 《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p26-28

3.2.4 太平洋戰爭的影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影響使得日本政府的黃金政策又作大幅度改變，所有在台的採金活動都隨之調整。美國在戰爭前，就禁止銅、鐵屑、石油等重要物資輸日，戰爭發生後日本國防所需的礦產更加缺乏。同時因戰爭關係，國際貿易陷入停頓狀態，黃金也不再迫切需要。日本政府下令將其人力、器材轉移到國防工業部門，至於金礦與砂金開採因與國防資源礦物較不直接相關，盡量停辦。台灣總督府響應上述日本國家政策，命令解散台灣產金株式會社、結束台灣各項採金工作。⁵⁸

1943年2月，先是民營的瑞芳礦業受命局部停業，它的設備包括選礦廠、氰化廠、架空索道等設施全部拆卸賣給日本海軍、台灣電力公司以及金瓜石礦山等重要「國策」公司；部分員工則調至金瓜石加入工作。由瑞芳礦山調來之員工以及日軍自南洋擄來之大批盟軍戰俘，被迫加入礦坑工作，此時金礦停止生產，金瓜石銅礦生產量回升至5626噸。金瓜石礦山在停止金礦的生產工作後，留下很多坑巷由台灣總督府徵用，容納從別處疏散來此的橡膠公司和台灣銀行印幣廠，變為名符其實的「地下」工廠。1944年頒布「台灣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勒令一切非戰略性物質停止生產，1945年二月，瑞芳礦山全部停辦，所剩下的物資讓與日軍徵用，3月金瓜石礦山的銅礦亦停工，不久金瓜石礦山採金工作也遭被迫停工。⁵⁹台灣金礦業在日治時期暫告一段落。

小結

回顧日治時期金瓜石與九份兩大金礦山的產業歷史，可以發現兩者發展過程的不同，金瓜石歷經田中組、田中礦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乃至1933年以後，金瓜石礦山通稱為「日礦」。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日人完全掌控金瓜石礦山的礦業經營權，並以龐大資本額持續不斷投資與建設金瓜石礦山的礦業設備，金瓜石地區已開始現代化工業設備從事金礦業生產；而瑞芳礦山在藤

⁵⁸ (黃清連, 1995: 143-144)

⁵⁹ (唐羽, 1985: 158-160)

田組經營 23 年後，主要四大礦脈開採完，所得利益不敷投資於機械廠房的成本，於是將其經營權轉讓給台灣人顏雲年，而後的發展簡單而言，瑞芳礦山是由台灣人主導經營 22 年，直至 1940 年後日礦取得其經營權，以及受二次大戰日本國防政策影響鼓勵產金，民營的瑞芳礦業曾在日本政府鼓勵下，進行現代化工業基礎建設，然而也因其為民營企業，於戰時其工業建設全部拆除，部分人員調至金瓜石礦山工作，結束在日治時期的採金事業。

3.3 國民政府時期（1945 - 1990）

3.3.1 從「日礦」到「台金」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至 10 月初接收人員陸續抵台，在這一陣期間呈現短暫的混亂狀態，冒險的盜金客，在日本投降之後，出沒於基隆河域的金山……

九份、金瓜石的地方秩序，因礦主身分的不同而有一些差異。九份礦山因屬於台人為主的「台陽公司」所有，盜金者行動稍稍收斂。金瓜石礦山之前屬於「日礦」，當地人得知日本既已投降，就不會干預採金行動。從 8 月下旬起，不少台人就攜帶武器和工具，相率入坑，進行「公開私採」。他們之中，有些是過去在該地工作的採礦夫，熟悉採金鍊金方法，所以從私採金礦中獲得很大利益。這一股盜金風氣造成九份、金瓜石地區短暫的畸形繁榮，一時間銀樓林立，黃金的黑市交易活絡。⁶⁰

脫序的採金活動只是短暫現象，1946 年 11 月之後，九份、金瓜石金礦秩序逐漸在國府接收人員監理下恢復秩序。以金瓜石而言它的秩序恢復比九份慢一些。1945 年底，經濟部接收這個日礦，1946 年移交資源委員會接辦，成立台灣金銅礦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復工較遲的主要原因在於該選礦場被盟軍轟炸，坑道部份浸水、崩塌，再加上日本宣布投降後盜金橫行，許多機械、器

⁶⁰ (唐羽, 1985: 162-165), (黃清連, 1995: 145)

材 房舍被盜或拆毀，因此在復工時除盡快修復重要坑道外，對選礦場也先修理。並在 1946 年 6 月興建煉金廠，於 1947 年 6 月完工，開始產金。並於 1955 年礦山改組，成立台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金公司。⁶¹

3.3.2 悄然落幕的黃金歲月

九份、金瓜石在光復初期改制生產後，雖然在設備和經營管理上改進，但因總體經濟的改變，政府黃金政策的影響及富體礦逐漸枯竭，它們的生產量在 1950、1960 年代節節下降，盛況不再。⁶²

在此狀況下，民營的九份礦山和官營的金瓜石礦山，呈現不同命運。九份礦山自 1951 年開始，漸次縮小開採範圍、減少出礦人數，並遵循政府的禁止轉包政策，將礦山改為直營方式，陸續收回八家中間機構承包的礦坑來自營，並於 1957 年改組為「瑞芳金礦」，企求改變經營方針，但因政府規定黃金不得自由買賣，並指定機構收購礦金，使原處於成本偏高、無利可圖的金礦業者，處境更加艱難，而九份礦山亦進入衰老期，1960-1970 年代，金礦業逐漸沒落，台陽採取局部收工的方式，逐漸結束瑞芳礦山事業，於 1971 年正式結束瑞芳金礦之開採事業。⁶³

以銅養金

金瓜石礦山在 1950 年代初期出現「以銅養金」政策，金瓜石礦山的黃金產量自光復以來一直居於首位。但在低迷的金價影響下，金瓜石因有「銅」的礦產，而在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引起銅價上揚的時機，開採銅礦彌補金產的虧損，勉強度過難關。自 1950-1954 年間逐漸提高銅產量，就是「以銅養金」的環境造成。⁶⁴然而金瓜石也面臨先天趨於礦源枯竭，以及人事開支浩大，外加國際金價偏低，單靠採金時無利可圖，再次改變方針，摒棄前期以銅養金之經營，盡量發展

⁶¹ (黃清連, 1995 : 146)

⁶² (黃清連, 1995 : 147)

⁶³ (陳慈玉, 1999 : 107), (唐羽, 1985 : 224 - 228)

⁶⁴ (黃清連, 1995 : 149)

較為有利之電銅生產，並加速銅礦及金銅金礦之開採。⁶⁵

在基隆三座金山（金瓜石、九份和武丹坑）中，金瓜石礦山的條件最佳、蘊藏量最豐富。自 1950 年代初期，調整策略為「以銅養金」時勉強度過一陣難關。但在 1960 年代國際金價持續低迷，光靠採金已經無利可圖，所以就盡量放棄金礦開採，轉往利潤較高的銅礦，並引進歐美技術，製造各種銅製品。1963-1973 年間，該礦亦透過國內外科學團體協助，努力探勘新礦，甚至曾在水湳洞灣海底進行金屬礦的探勘，但收穫不大，自 1973 年後國際銅價陷入低潮，該礦的富礦體也採盡，再度修正生產策略由「採選」轉為「冶煉、加工」等業務，從此和黃金生產漸行漸遠。⁶⁶

走入歷史的台金

九份和武丹坑在 1971 年廢採，金瓜石礦山在 1973 年以後很少生產黃金，因此在 1970 年代以後，台灣的採金事業基本上已經停頓了。1979 年國際金價突然狂飆，國際金價每盎司破 600 美元，國內飾金價格每兩高達 32000 元，並持續至少半年之久，誘人的高檔金價，使得有採礦經驗的礦夫以及企業界人士，紛紛想從沉寂多年的廢棄金礦中大撈一筆，於是採金行動又在此出現。金瓜石因礦藏豐富，在這波採金熱中最受注意，該礦山在 1979 年間，曾以機械設備在本山露頭及樹梅坪一帶進行露天開採。同年 7 月禮樂煉銅廠開工，利用該礦礦產煉銅，煉出金 17067 台兩，銀 349000 台兩。不過這項結果在金礦界評估並不如想像中樂觀。1979 年的採金熱斷斷續續維持到 1988 年左右。其中以 1981 年媒體競傳金瓜石地區金礦蘊藏量還很豐富，最受人注意。1987 年澳洲礦業公司還曾派人來台，到九份、金瓜石接洽合作開採金礦，但並未有進一步發展，這股熱潮隨金價逐漸下跌而冷卻，至 1988 年又再沉寂一段時間。

自禮樂煉銅廠開工後，台金公司面臨經營不善的問題，1985 年經濟部將台金公司金瓜石礦山的各類礦廠、加工廠標售，並將禮樂煉銅廠併入台電公司經

⁶⁵ (唐羽, 1985: 244)

⁶⁶ (黃清連, 1995: 153), (唐羽, 1985: 245)

營，1990 年禮樂煉銅廠因硫酸外洩，漁民索賠，加上礦業困難，台電關閉該廠，結束營運。⁶⁷代表台灣採金史的國營公司 - 台灣金屬礦業公司，自此成為歷史名詞。自台金公司結束營業後，便將礦區及工廠用地與地上建物轉給台電公司抵債，另將工寮用地及採礦權以企業移轉方式合併給台糖公司，使其能繼續將土地承租給原住戶居住使用。

3.3.3 小結

回顧日治時期金瓜石與九份兩大金礦山的產業歷史，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日人完全掌控金瓜石礦山的礦業經營權。九份由日人藤田組經營 23 年，再經本地新興資本家台陽礦業經營 22 年，礦山曾創造出 1914 - 1918，1937 - 1943 年的兩次黃金時期。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金瓜石礦山，成立台金公司，這個國營企業於金瓜石持續經營約 40 年；而九份由民營企業台陽公司持續經營 23 年，然而因礦脈不整、富礦體採盡，加上不利的黃金政策下，礦山急速衰退，台陽公司於 1971 年結束了九份的採金史。

回顧了金瓜石與九份的黃金開採歷史，可以很明確地知道自然條件賦予金瓜石與九份的礦產確實對其地方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金瓜石和九份相比，其金礦礦量較大，含金量較平均分佈於礦脈中，除產金礦外，還有產銅礦。金瓜石硫砷銅礦的發現，最顯著的影響在於 1950、1960 年代金瓜石與九份受總體經濟的改變，政府黃金政策的影響及富體礦逐漸枯竭，它們的黃金生產量節節下降，九份於 1971 年即停業，而金瓜石因「產銅礦」，轉向銅礦開採，使得金瓜石礦業生產比九份多延續了十六年。

九份的「礦脈大小變化甚大，厚者達一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走向可延長達 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當地人稱為「百百脈」，而先天開採的不確定性較高，在發展過程中，也看到藤田組針對主要四大礦脈進行大規模開採，

⁶⁷（黃清連，1995：155）

至於其他小礦脈因不符經濟成本，並未加以開採，在富礦體都被開採完，藤田組轉由台人顏雲年經營，有趣的是顏雲年採取了「轉包制」，以及適合小礦脈採掘的「狸掘式」方法，劃分礦區給承包者，由承包者組成各自團隊，各憑本事與運氣在這可能是富礦或是貧礦的礦脈中，冀求「大著金」，而所得除了繳一定租金給台陽公司，其餘所得皆歸自己所有，因此金子挖得多，個人財富累積就多，也連帶帶動九份聚落民生消費的發展，當黃金開採光了，這場淘金夢醒，廢採後的九份，人口大量外移像荒村，直到新一波的觀光消費，將九份塑造成台灣的觀光聖地。

金瓜石從日治時期完全掌握在日礦手中，光復後由國營企業台金公司於金瓜石持續經營約 40 年，金瓜石的整個礦業歷史，可以看到龐大資本額持續不斷投資與建設金瓜石礦山的礦業設備，運用現代化工業設備從事金礦業生產，可以說金瓜石在礦業發展過程，相較於九份是處於較「穩定」的發展，因此可以說自 1897 - 1987 年，整整九十年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在金瓜石運作。地方居民說到九份時，往往說：「金瓜石人ㄍㄚ 九份人是不同的，九份人性情開放、捨得花錢，金瓜石人比較保守。」這句話在回顧了兩地發展後，就十分耐人尋味，由日礦與國營企業所構成的大型經濟組織如何建設金瓜石這個地方？運用何種工作制度進一步影響了金瓜石的經濟生活？而這樣的經濟生活是否影響了金瓜石地方生活，包括民生消費、娛樂、與聚落形式？這些問題進入下一章作較詳細的討論。

第四章 金瓜石的礦業經濟生活



礦廠是一批大建築，接連著，大菸突（囱）灰塵及蒸氣，音響隆隆，工業活動之其他徵象皆可看到，與此植物繁茂的靜蕭蕭的山谷極不相稱。

圖 4-1 礦廠圖 圖片來源：《金瓜石山寫真帖》

4.1 日本時代的工作生活

二十一世紀初的今日再追溯回二十世紀初金瓜石的礦業生活，跨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很難得知一百年前，日人統治初期在金瓜石的礦業生活情景。然而 1895-1903 年來台訪問調查的 Davidson，留下他當時的所見所聞，他的訪問時間正是田中組剛到金瓜石開採金瓜石金礦的初期，他認為田中公司似乎極為滿意金瓜石之礦藏，馬上以較大規模開始工作，並建立了一個新式設備完善的工廠。以下是他當時在金瓜石看到的紀錄：

雖然有幾個豎坑，礦石由寬大的隧道搬運出去，該隧道由山側開進去，而與現正在工作中之 5 條水平坑道及連接豎坑可以通。隧道中設有輕便鐵道，搬出礦石，到入口處，有架空的輕便鐵道，將其運到谷底之廠，其距離約為一英里。由礦場下去的山徑是險阻崎嶇，因為礦石是由架空的輕便鐵道

運到廠，幾不經此路，用不著好路。廠是一批大建築，接連著，大菸突(囱)灰塵及蒸氣，音響隆隆，工業活動之其他徵象皆可看到，與此植物繁茂的靜蕭蕭的山谷極不相稱。日人及漢人合計共有 400 人受雇於礦場及廠。工作夜以繼日，工人分為三班，每班工作 8 小時。在礦場中，只需最低限度的採掘技巧，發現日人之工作能力較漢人強。日本礦夫在某些特別坑道每進一英尺可得三日圓，照此比率，日人礦夫平均每月可得 30 日圓。漢人礦夫日薪 4 角至 6 角錢。公司將採掘權租與漢人洗金可得些權利金，漢人由巖石之裂縫掘出土狀之礦石，帶到溪邊以掏金器洗之。⁶⁸

Davidson 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想像出非常工業的場景，工廠的機器不停地運轉，發出轟隆隆的巨響，煙囪不斷排放著向上竄升的黑煙，開鑿「寬大」的坑道鋪設了輕便鐵道，用台車將礦石一部部運出坑口，從坑口至廠房的山路崎嶇難行，當時當然沒有我們今日看到的砂石車，日人建築架空索道，以今日來看就是類似空中纜車運輸方式，於是一車車的礦石就這樣從山上「空運」至谷底的廠房做進一步選礦與煉礦工作，工人們不分日夜地工作，分三班時間不斷開採，日人的工作能力較漢人強，整個山城充滿著工業「開發建設」的氣氛。對於 21 世紀的台灣，早已歷經工業化過程，再回過頭看當時的工作情形似乎感覺不出它的特異之處，再看看 Davidson 當時視察清代九份地區漢人開採留下的舊坑道，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當時漢人看到這樣的建設與開發對他們的衝擊。

石英礦由漢人以極其原始的方式開採。瑞芳附近地區由 13 個漢人承包開採。他們劃分礦區的土地，每一單位開鑿一個深約 130 英尺的狹隘豎坑。然後循著礦脈再開旁支隧道，直至與鄰接地區的境界處。據有經驗的日本專家稱，漢人極巧於掘小隧道。作者於旅行產金地區時，視察一舊漢人礦，看到豎坑及隧道之大小為之一驚，——太小，疑其非人類所能工作之所。豎坑，有竹竿連接，從坑上面到底足夠長，以代替梯子之用，竿每隔 10 至有缺凹處，可以勉強供漢人礦工踏腳之用。礦脈的趨勢甚小，工人不得不匍匐而入，相依靠開採。取得之礦砂以袋或籃送到豎坑，以粗製之揚錘機

⁶⁸ (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323)

拉上到坑口。採礦之漢人自己不將金由礦石抽出。他將礦石賣掉，在坑口交貨。含金礦石每 30 斤 3 角起，視其礦脈之豐富程度價格不同，購買者搬走礦砂處理。倘若該礦砂質軟，黏土質或容易分解時，則以手碎之然後送掏金器具洗，再送到掏金盤，將金取出。堅固的石英則以鐵鎚或石打碎，以本地製之石磨研碎，然後洗之。黃鐵礦亦以石磨研成粉，洗後取金。此兩種過程當然皆甚不經濟，只因礦砂藏量豐富，漢人尚覺其有利可圖。⁶⁹

Davidson 看到漢人開鑿的豎坑及隧道如此「狹小」感到非常訝異，他懷疑這不是人類所能工作的場所，礦脈的趨勢甚小，身體不得不匍匐而入，把竹竿當成梯子用，僅在竹竿上刻出缺凹處供踏腳之用，以極其原始的方式開採，採得礦石直接在坑口交易賣掉，金子僅用簡單的淘金器具淘洗，日人將漢人這種採掘礦石的方式，譏諷為「狸掘式」的採掘。第一代來到金瓜石、九份的漢人，他們並未習得工業化洗禮，僅能以簡單原始的方式來採集金礦，當他們看到田中組運用機械設備開鑿出「寬大」的坑道，鋪設輕便鐵道，建築架空索道等建設，這種工業化的經營與開採方式是在原有的生活理解範圍之外，我想對他們有一定程度的震撼與衝擊。

Davidson 指出日人工作能力較漢人強，唐羽指出 1899 年三月統計日人已有 130 人，台人有 120-130 人，剛開始的礦夫都是日人，當時台人都畏懼日人，台人僅從事搬運礦砂、開路、建廠等雜役。換句話說，日人在金瓜石地方的開發，帶來的是一種新的工業化的生活方式，這些是之前漢人完全沒經歷過的，他們不僅要適應殖民者的統治，同時更要適應這種新的工作模式，第一代留下在金瓜石的漢人結婚生子，他們的第二代平均歲數為六七十歲以上，是我了解金瓜石日治時期礦業生活主要的訪談對象。

⁶⁹ (Davidson, 1903; 蔡啟恆譯, 1972 : 323)

4.1.1 礦業工作過程

日治時期礦山的開礦工作，依照工作類型簡單分為採礦、立支柱、選礦、製煉、搬運、雜役勞動，開礦的第一階段先由專業人員先在坑外使用機械、爆破開坑，礦工進坑道後，向裡面掘進，而後入坑使用木柱、鐵管支撐坑道。第二階段是完成掘進後，由工人進入坑道採金，工人將礦石自石壁上敲下來後，坑內搬運工將礦石裝入礦車內，由電車運送至坑外，再運輸至水湳洞的選洗廠，進行選洗礦石或煉製礦石的工作。製煉部分，日治時期，在 1923 年後金瓜石的金礦砂全部運回日本佐賀關製煉，因為自行製煉，費用較高，而海運費降低，於是決定停止水湳洞原有之製煉廠，從此金瓜石所產的金礦砂與金銅礦砂，在採出時隨即裝袋，利用架空索道運送，越過基隆山運下庚子寮灣，自港灣之礦石裝卸棧橋，裝艇轉運至港外巨型海輪，全部售予日本九州佐賀關製煉所。1935 年後，日礦將架空索道拆除，另外修築基隆市八尺門到水湳洞的鐵道（今深澳線），直接由基隆貨船出海，運往日本佐賀關港（佐賀關製煉所）。張阿輝阿伯說在日本時代日礦主要分為採礦課、工作課、冶鍊課三大部份：

日本時代人很多啊，金瓜石這最多二至三萬人，光日本人就好幾百人，日本人都是技術人員，當時日本礦業分成採礦課、工作課、冶煉課三大部份。還有一個叫水銅，採金一定要由山裡的礦脈採，採礦課是採礦。工作課是建設運輸器材，譬如纜車、軌道、電車等都需要維修。冶煉課是礦出來後一貫作業出來後，變成黃金條。（張阿輝）



圖 4-2 更子寮人工搬運礦砂上船

圖片來源：《金瓜石山寫真帖》



圖 4-3 架空索道的搬運情形

圖片來源：《金瓜石山寫真帖》

光復後 1945 年底，經濟部接收日礦，成立台灣金銅礦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因選礦場被盟軍轟炸，坑道部份浸水、崩塌，加上日本宣布投降後盜金橫行，許多機械、器材、房舍被盜或拆毀，因此在復工時除盡快修復重要坑道外，對選礦場也先修理，並在 1946 年 6 月興建煉金廠，於 1947 年 6 月完工，開始產金。並於 1955 年礦山改組，成立台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金公司，從事金銅礦業生產。

4.1.2 礦山學問全向日本人學的

我是作孩子工，那個時候日本人是作頭手，台灣人是作二手，都不會，攏嘛要跟他們學，礦山的學問全從日本人的手學來的。（張文榮）

我在地，出生在這裡出生，我老爸自始就是在這礦坑的。日本時代是株式會社，我那時候唸到畢業後，一畢業就入礦坑了，就進去幫忙了。那時候初中都是進工廠，都是修理機器，在礦場較能唸的，都是工廠修理機器的，跟人家學功夫。要是那個較不能一點，就背便當啊，日本時代都是日本人在現場，助手到各家去收便當邊念邊做，算是說學師，邊學邊做，一種是文，一種是武的，就是你出來要學機器，學修理機器方便的。（張登旺）

張文榮阿伯說礦山學問全向日人學來的，這些在金瓜石第二代生長的人，他們多唸完小學或初中後，畢業即進礦場工作，剛開始都不會，當二手見習然後邊做邊學習各個技術，七十七歲的張登旺阿伯，日本時代畢業就跟著日人學習修理機器，像是師徒制。

專業的實做精神

日本人很內行就是他看你進度到哪裡，他都從基層升起，他看你實際工作的程度，休息他不會說你懶惰，人會累啊，哪有人不休息的。日人是這樣，不像中國人都看眼前，你來我很努力，他沒有看實際工作面，我們都覺得這是唬人，正經做就是看你實際工作進度才是正確的。（張登旺）

有礦工、有工人、技術人員，你做哪一部分就做哪一部份，你過來做這樣才熟丫。（張登旺）

台灣人先當日人助手，邊做邊學習，日人工作養成訓練過程，特別強調「實做」精神，這種觀念也影響了這些人，張登旺阿伯特別強調實際工作面，張阿輝阿伯更進一步表示：「日本時代什麼單位的技術就是什麼專才」。像他屬於工作課，負責運輸機器的維修，下班回家他都自己看書研究如何維修機械，他說：金瓜石的生活那時很單純，金瓜石的人比較保守，如果像做工作課的人研究不完，到退休都還研究不完。在日本時代金瓜石礦業人員養成過程可以看出強調專業技術分工以及實做精神，台金公司則更進一步將所有員工進行職位分類，更可看出各部門的專業分工（參見附錄 1-3）。

有限的升遷

日本人來台灣工作是舉家遷移，日本人的職等較高，最低的也有約現在的監工，台灣人大部份做工比較多，但如果成績較好的，例如以前的陳水波也擔任到職員階級，如果是所長等是沒有辦法的。那時升官大約課長就升不上去了，意思是再高的就是日本人在做了。我們的所長叫「和田共」，他分階級有做牌，一線是課長，有冶煉課和採礦課，職員是綠線、助手(監工)一線<一<一、然後是五長(領工)是一條紅線、礦工是一塊白白的上面寫名字和課別。(簡錦江)

那時候剛進去五角半，然後再升五角半，半年再升起來，日本人在做是很公平啦！照我們那時他沒有分說他較大，日本人沒做到這樣分，他就是說那時剛好戰爭，我們這邊文書較欠吃的較沒有，他也很公平，文書作辦公的，吃輕的就是吃最少的米，他們說辦公的沒有出力，可以吃比較少。像是我們做機器的，做較粗的勞力，他多兩倍的米給我們，他們日本人就是說這樣給我們做事，師傅有配給做，二手的也有配給，遞給師傅，然後給二手，再來師傅再分配給是這樣。我們就誇獎日本人，他們就是說日本人這很公平。(張登旺)

日本時代，在金瓜石地區非常強調工作階級，日人職等較高，台人分正式工以及臨時工，正式工又分階級（青簿、白簿），依據不同職等給予不同工資，訪

談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日人的管理並無極大反彈，只要認真工作，薪資一定時間會調整，同時戰時日本配給米糧，日人配給米糧給文書職較少，台人勞工因從事勞動，反而多配給米糧，同時在日礦時期與之後台金公司工作的礦工，訪談中他們都認為日本是比較公平，反而非常不滿意台金公司的治理。

光復後管理不一樣了啦，管理你沒得做，他們這些都大陸過來的，都新手、都外行的，就一個課長知道可能一個同鄉來，雖然不懂但是同鄉的就錄用，不是說做工呢，是辦公，人家日本統治管理礦區才多少人，我們這邊可能多了 20 倍那麼多。（張登旺）

我很羨慕日本時代比較有制度，就說我在台金公司那麼久，什麼都沒有，沒有升職這個制度，不像日本時代，我 15 歲進入做了三年就升班長，只要盡量做盡量去表現就會升等，但中國時代做個半死也不升我們，台金公司之後就什麼也沒有了。國民黨的管理大失敗啦！國民黨帶來的人，職員比生產人員還多，而且要殺人都只抓生產人員，職員都不抓，坐涼椅的都不抓，不懂的來管理而且態度不好，管理還賺比較多的錢。（張阿輝）

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金瓜石礦山，大陸過來的外省人進入台金公司，大多擔任管理職，這些外省人未必具備從事礦業的相關專業知識背景，卻能擔任管理職位，就是外行領導內行，而這些本來在金瓜石工作的人，卻無法獲得升遷，他們對於台金公司的管理是很不滿的。

固定收入

九份那裡有黃金就會很熱鬧，但我們這裡是領月薪的是固定收入，九份是不固定收入，有的人很可憐的無飯可吃，像以前九份有一位姓施的人他從外地來此工作，做到過年都沒錢可以買豬肉，很辛苦的，以前房子釘木板的有縫隙，他鄰居看到他家裡的情形，有一次聽到他太太說，老伴這個「肥肉」將就點吃吧，結果看到那個是煮「白蘿蔔」，但是後來他挖到黃金當時也轟動一時。（鄭金木）

九份跟金瓜石的租期不同，九份算是私人的礦，可以申請說一條礦舌來自己

挖，賺的錢咱自己可以押下去，金瓜石這裡不行，以前都要交給政府，領工資而已。（張文榮）

金瓜石和九份經濟制度的最大不同在於一個是國營，一個是民營。在金瓜石工作領的是固定薪資，在九份台陽公司採取「轉包制」，以及適合小礦脈採掘的「狸掘式」方法，劃分礦區給承包者，由承包者各自組成工作團隊，各憑本事與運氣在這可能是富礦或是貧礦的礦脈中，冀求「大著金」，而所得除了繳一定租金給台陽公司，其餘所得一定比例給開採工人，剩下皆歸自己所有。承包者可以將自己所得再投入礦脈開挖，如果他運氣佳碰到富礦就可賺到更多錢，如果開採到貧礦，承包者投資資本沒了，他就從承包者變成工人，因此在九份工作的不確定性較高，相對而言「機會」也較大，風險較高，人的身分流動也較大，九份這種特殊經營方式也創造出許多黃金傳奇。光復後，原在金瓜石工作的張阿輝阿伯去九份工作一段時間，他這麼說兩地的不同：

因為光復時，金瓜石都沒事做，我那個哥哥就帶我去九份做金礦，他們的生活是沒有紀律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九份的生活是有一天挖好幾兩，但也有整個月賺不到一毛錢的。但我們金瓜石的生活，依那時的標準來看，一個家族譬如說要養一個小孩，一個太太，約要多少米，多少菜是依這樣定出來的薪水制度。光復後也是這樣啊，直到職務有分類，待遇才比較好，職務沒分類之前，制度是不一樣的，所以當時工作的人是很辛苦的，只賺溫飽而已。（張阿輝）

金瓜石和九份形成對比，在金瓜石領固定薪資、做固定工作、工作階級流動不易，金瓜石相對九份是一個穩定的工作生產體系，然而有趣的是在這裡我看到了兩地人工作的部份流動，小時候在九份長大的簡煙溪阿伯，先在九份工作，卻於民國四十年到金瓜石工作，他說：

以前在台陽做的，做孩子給人請，請土土的，請零工的啦！都是一天賺多少錢，攏嘛賺多少錢，十塊仔而已。那時沒好過，那時算說，伊三做四個有得作，有時沒得做，沒每天做阿，有工作就得做，沒有就沒有給我們做阿。我

四十年來台金做，這邊工作較固定阿。咱這裡是賺吃生活，剛好可以生活，九份啊卡好，九份有金子、有銀卡好，到最後九份仔金子卡沒什麼可以做，九份人也來這裡做工。（簡煙溪）

因為在金瓜石工作較穩定，收入較穩定，所得夠維持生活，簡煙溪阿伯選擇自九份到金瓜石工作，然而也有金瓜石人跑去九份工作的，如鄭金木阿伯選擇到九份工作，擔任承包者。在此可以看到「維生選擇」的不同，有人著重於財富機會的創造，有人則希望過收入固定的穩定生活，張松海先生說在金瓜石生活就是「吃個餓不死養不胖這樣」。

固定工時

日本時代開始，金瓜石工作是固定的工作時間，從週一工作到週六，週日休息。在礦坑內工作，通常是上午八點做到下午兩點，其餘通常為上午八點做到下午五點，然而也有較特殊輪班制，例如機器 24 小時運轉，修理機器的工人就分為兩班制（早上八點去到晚上六點下班、下午六點到明天八點）。在台金公司時代，工作一般為八小時，坑內工人和地面工人工作班別稍微不同。⁷⁰

偷採黃金

日本時代是治安很好啦，你門沒關，也不用擔心小偷，日本時代的規矩很好，不會說怎麼樣，一般人也很守規矩。像是說很簡單，以前警察從那邊走來，老人家玩牌賭博，看見警察從哪邊頭走來，大家就收收起來了，大家就不敢怎麼樣了，老人家也不敢玩了，他以前不會給你罰錢啊，他就把你抓去關，（笑）hooluu 護留 29 天，29 天誰想要被抓去關，老人家在那玩不算是真正的賭博啦，很少啦！（張登旺）

有人偷拿黃金，也有被抓到那不只關 29 天還灌水，把小偷綁在椅子上灌水，將鼻子掩起有時還會加臭油，如果不招再打。一保約一位警察，保正相當於

⁷⁰坑內工人日班自八時自十六時，中班十六時自二十四時，夜班自二十四時至次日八時。地面工人單班制自八時至十七時，午休時間為十二時至十三時，三班制者同坑內工人工作時間。引自《台灣礦業史續冊》，頁 825

現在的里，守衛不到 10 位。（簡錦江）

地方居民對日本時代的治安都表示非常好，特別在金瓜石這個產金之地，在日人嚴刑之下，私自採金在金瓜石是受到嚴格處罰，民國 37-41 年，日人投降撤出金瓜石，國民政府尚未完成接收，該時期是金瓜石居民的無政府採金年代，不少在該地工作的採礦夫，熟悉採金鍊金方法，相率入坑，進行「公開私採」。而後台金公司接手金瓜石礦山，國民政府嚴格監管黃金，地方人說開始是一整隊保警隊駐守，在金瓜石偷採金子被抓，在當時會被抓去牢裡關起來，這些私採黃金的人叫「散伙仔」，大多非受雇於台金公司，是金瓜石另一類的地下經濟者，而這些人偷金子，是去九份消費，張文榮阿伯說：「在這邊就像是吃頭路這樣，吃頭路就是固定的，固定的收入而已，他偷金子不敢在這裡花，他一定跑到九份，因為你在那種權威時代，你今天忽然間手頭很闊，你就有問題了，所以說其實九份的繁榮也是金瓜石這邊造就的。」

4.1.3 小結

日礦以及台金公司經營年代，可以看出金瓜石雖然是個「雜會丫人」聚集的地方，然而在經濟上被整合入制度化的工業生產體系，固定薪資、固定工時、固定工作、工作階級流動不易，金瓜石相對九份而言是一個較穩定的工業生產體系。在金瓜石強調「專業的實做精神」，和九份強調「機會、運氣」是不同的。日人和國民政府時期對金瓜石的治理，是一種強力介入方式來塑造地方的穩定以及秩序，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納入這樣的工業生產體制，在金瓜石也存在另一群人 - 散伙仔。

4.2 走進礦山的內腑

路經五平巷口，望進洞裡黑黝黝地閃著一兩點黯黃的電石燈，地面上的軌道沿山腰像蛇盤竄進洞口，藏頭露尾誰知道它蜿蜒的身子究竟多少長呢？像謎一樣的深邃，夜一般的暗黑，對於這即將觸到的這小城生活的滋味，心裡不禁有點異樣了。⁷¹

這位在民國四十一年進入礦坑參訪的人，他形容坑口感覺像「謎一樣的深邃，夜一般的暗黑」，帶著強烈好奇心進入礦坑，他看到坑內設備風管、坑木與軌道作了如下的描述：「風管在礦內設備等於人身的呼吸系統，地下軌道是礦運的脈絡，坑木可說是礦體的骨架，如是我就彷彿進入了礦山的內腑，在巨莽般的風管聽到沈勻的呼吸，在小蛇般的軌道想到氣血的運行，在橫豎的坑木上看到脊椎的挺立。」⁷²對於礦坑，人們存在著一份特殊的好奇與想像，在礦坑裡是什麼特殊的身體空間經驗？坑內工作又是如何運作？礦工們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工作場所？

4.2.1 賣命在工作

耳際鑽機聲鳴如吼，燈火中火影幢幢，大家都赤著上身，反映出汗漬的亮光，風鑽工們像攻城的戰士，把鑽機緊靠膝蓋，有的向上釘著石壁，在石粉煙飛中，山靈也為著勇敢的搏鬥，在人們面前顫抖了。扒土和運礦的鬥士們，赤手不停揮，足不停步，在肅清苦鬥後的戰果，整個氣氛恍如火線上的緊張激烈，交織成最動人的畫面。⁷³

礦坑工作主要就是採礦，開礦的第一階段先在坑外使用機械、炸藥爆破開坑，礦工進坑道後，向裡面掘進，而後支柱工使用木柱、鐵管支撐坑道；第二

⁷¹ 走進礦山的內腑，《金銅月刊》，41年12月

⁷² 金瓜石特寫，《金銅月刊》，40年9月

⁷³ 走進礦山的內腑，《金銅月刊》，41年12月

階段是完成掘進後，由工人進入坑道採金，工人使用風鑽機鑿岩，一些工人負責扒土，再將礦石裝入礦車內，由電車運送至坑外。坑內採水平巷開採，廢土一部分取出，一部分當「土管」充填使其高度加高，方便往上開採。較高處坑位的礦石搬運方式則透過坑內垂直大井垂直倒入至四坑，再利用四坑的電車搬運至製煉場。礦工們是如何看待這樣的工作場所、工作環境？以下我藉老礦工的訪談以及一位金瓜石礦工所寫的文章「我愛上礦坑」來理解：

我是一個礦工，是一個真正的礦工，我喜歡逗留在礦坑裡，欣賞那朝氣蓬勃的活動。那裡不是影戲院，也不是樂廳，而是出力淌汗的地方，正是因為這個，我才愛待在那裡，它似一塊大的吸鐵石，把我緊緊地吸在那裡再也無法分離。與其說我與礦坑結下了不解，毋寧說礦坑賦予我一種寶貴的生命力。不瞭解的人嫌礦坑狹窄崎嶇、泥濘難行，尤其那深邃而黑暗的情景，更使人為之寒心，但是我卻不以為然，我覺得黑暗是不足懼的，可怕的是自己無決心，只要腳踏實地在坎坷的道路上，努力奮鬥始終不懈，終必成功。即使不幸，中途倒下去，成功路上也有他的光榮之碑。自古以來能與黑暗搏鬥的才能見到光明，黎明是黑暗中產生出來的，因為我始終抱著這種信念，所以一進入了礦坑便覺充滿了光明。那隆隆的礦車，扎扎的風鑽機，以及沙沙的砂扒，有如美妙的樂聲，這個自然的樂曲，任憑你尋遍娛樂所也沒法找到。⁷⁴

在這裡對在金瓜石礦坑工作情形有了多重的理解，這位寫「我愛上礦坑」的礦工，他認為礦坑是賦予他「生命力」的場所，是出力淌汗的地方。而在礦坑中特殊勞動過程－採礦、運礦與扒土，這完全透過實作的身體勞動經驗，對他而言轉化成美妙的樂聲「那隆隆的礦車，扎扎的風鑽機，以及沙沙的砂扒」，他強調正因為這是礦坑內特有的機械聲響，尋遍影戲院、樂廳等娛樂場所也無法找到，他正面肯認在礦坑內工作的特殊身體空間經驗，而不認為這是一個壓迫空間，並且強調「腳踏實地」的實做精神，這種實做精神被他們認為是金瓜石礦山人的精神。

⁷⁴ 我愛上礦坑，《金銅月刊》，46年第8卷834頁

洞內很危險，可以說是賣命在工作，譬如說我自己在「打樓上」去時，以前炸了之後，石頭會掉下來，然後要打橫樑上去，再用木板蓋，用鐵枝撞會有灰塵還會掉下來，然後再用風鑽工打洞，這很危險是賣命工作，而且空氣不好。以前炸的時候人要撤走啊，在洞內炸不到的地方，等灰塵降下來「過天清」後，風鑽工來再打洞，這樣比較不危險，這一段最危險且空氣最不好的，怕石頭會掉下來。洞長約 6 尺寬 4 尺、3 尺，打三枝木頭鋪木板，因為工人要站在上面工作，要將小洞石頭清出來，一定要堅固，如果沒做好整個垮下來會摔死人的，溜槽也叫「土管」有些人扒土到一半，整個人摔下去。（簡錦江）

一般浙江、福州的人，日本時代比較辛苦，大多做疊石頭、做風鑽工，一般 30 至 40 歲就死了，因為吃太多灰塵。以前沒有灑水，打下去灰塵很多，之後才有灑水，但是那油煙很多哦，油煙排出來，肺吸進去，打風鑽工這是慢性自殺，像我現在肺部也有問題（塵肺症），現在不能走太急會喘，這是不會傳染的，自己得要照顧身體，以前工人大都 50 歲就死了，最不值的是礦工，農漁工還比較有價值，譬如說領老人淨貼等，礦工都沒有。（簡錦江）

七十多歲的簡錦江阿伯認為在礦坑工作是「賣命」在工作，爆破時得擔心坑內落石意外、摔入大土管，風鑽工鑿岩壁時噪音震盪、灰塵飛揚，在礦坑長期工作的礦工因吸入過多灰塵，特別是日治時期從大陸來台的溫州、福州人平均在 30-40 歲即過世，而一般坑內工人約五十歲即過世，要不就得塵肺症，長期為病痛所苦，在礦坑內是每天都得面對生命突如其來、不確定性的危險。簡伯母對我說：「以前工作時，看他該回到家而還沒回來，她都不放心地叫小孩子去礦坑看看。」也就是說：在金瓜石引進工業化的制度與生活，人們依照工作時間去各自工作場所上下班，表面上看起來過的是一個「固定而規律」的生活，實際礦業工作對礦工而言，則是時時刻刻面對生命的不確定，因此簡阿伯說礦工是「賣命」在工作。

4.2.2 四十二度高溫

金瓜石礦體屬於金銅共生，金坑較冷只有十多度，到了銅坑溫度可高達四十度，在這四十度的銅坑裡，到底是什麼樣的身體經驗？這位寫 走進礦山的內腑的作者，寫下了他的體驗：

緣梯至工作面，才操出半身，便覺上身如在蒸籠中，一陣陣熱浪不斷自四面八方衝激而來，額頭的汗水像狂流般沿著眉邊滑過臉頰滴到地下，背上還開始覺得發癢似地，好像小蟲在爬行，不久也就濕黏黏地一片貼著肉從毛孔裡，一陣陣發出蒸騰的熱氣。回顧一個同行的胖了，他更濕淋淋地像從水裡泡出來的樣子，時間再待久了，我真怕他連脂肪都會熬出油來，有一處休息的工作面，溫度在 42 度左右，那簡直是一個大洪爐，連從岩石溜下一點水，滴到皮膚上都覺到隱微的灼痛。⁷⁵

七十多歲的簡阿伯，告訴我銅坑很熱有 40 度，看到這段描述似乎完全可以體會這種在高溫環境工作對人是多麼的不舒服，也因為在礦洞內工作很熱，阿伯說礦工們受不了這種高溫，出坑後都會跑去水池浸水沖涼。

坑內工作都是這樣，沒辦法做全天

民國五十三年到台金公司工作的張松海先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進六坑扒礦土，六坑是金銅礦坑，看了上段敘述，應該可以稍有體會在礦坑裡這種高溫環境下工作是多麼辛苦，進去坑內都換上破舊衣服，特別是進入銅坑工作因為炎熱及塵土飛揚，都打赤膊工作。以下是他進六坑扒礦土的工作情形：

那時候以扒土來說，進去都穿破衣服，穿的比乞丐穿的還要破，還要骯髒。算說在外面是穿比較好的衣服，進去到那個坑內工作喔，這個衣服都要脫下來，阿穿一條內褲下去做而已，一方面是骯髒啦，也是熱啦！頭上戴一頂安

⁷⁵ 走進礦山的內腑，《金銅月刊》，41 年 12 月

全帽啦和一盞頭燈啦！（張松海）

我做的那裡就叫做六坑，六坑就是挖銅礦，六坑是銅礦、金礦都有啦，金有金的部分，銅有銅的部分，那時大部分在做銅礦。去六坑的坑裡扒土，很吃力，先做扒土，扒土就是扒礦土啦！壞土也要扒，好土也要扒。壞土就放在壞土車，好土就放在好土車，再用電車拖出去，那一車土就是一噸重，那個時候是算車的，做有車才能賺比較多，做不到車就賺比較少，比較懶的你就賺比較少，如果你今天做五車，你就賺五車的錢，做十車你就賺十車的錢。

張松海先生說扒土是很費體力的，而好土指的是含有金或銅礦的礦土，壞土則是不含金銅的土，扒好的土再以電車運出坑外煉礦。每天他都八點到坑口簽到上班，在坑內工作時間較短，通常下午兩點半下班，他說：這種坑內的工作都是這樣，沒辦法做全天的。

4.2.3 地下的地下經濟 - 按死做出來的散伙仔

日治時期日人在金瓜石監管非常嚴密，偷金子會受到嚴厲刑罰，工廠出入口設有守衛駐紮，在日人撤走，國民政府尚未完成接收動作前，這段時光成為當時私採的黃金時光，國民政府成立金銅礦務局接收日人在台的金銅礦務，之後礦山改組，成立台金公司，國民政府監管黃金依舊嚴格，地方人說開始是一整隊保警隊駐守，在金瓜石偷採金子被抓，在當時會被抓去牢裡關起來。在這樣嚴格監控管制下，在金瓜石除了國營公司的受雇者身分，是否存在另一種人入坑私採黃金？

在極為巧合的狀況下認識了年約五十歲的 L 大哥，他說自己約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有長達十年的地下採金生活，L 大哥在二十歲左右，被當地三位採礦老前輩看中成立四人採金小組，進入礦坑採金礦，這種私自採金的人在金九地區有個名稱叫做「散伙仔」，私自採金的各集團人數多的可以高達 100 人，人數少的像他們四人也有，可想見當時私自採金在金瓜石是另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

首先光是人怎麼到礦坑口而不被發現，就可能發生許多情形，有三、四條路可以進到礦坑，通常不能選最容易的走，因為最容易被逮到。有時是寒冷的冬夜，金瓜石在強烈東北季風吹襲下，他們得要辛辛苦苦摸黑爬上山頭，走山路的過程只有寒冷的風雨相伴；或是兩隊盜採人馬在半路或是坑口狹路相逢，雙方就先就地解決，爭奪入坑的權利。而他們還得非常了解守衛巡邏時間，算準守衛交班的時間差才能入坑，即使進了礦坑，因為一次都待坑裡 3 - 4 天，也有可能在礦坑內被發現，所以在坑哩，他們會預先掘好僅供身子可以鑽入的小小密洞，一有緊急狀況就立刻躲藏起來。

如地獄般場景

坑洞內的生活才是真正男人做的工作，四個人十年吃喝拉撒都在坑內約一百坪不規則的工作面裡，離高四、五米的坑口距離約六、七百公尺，裡頭達 20 米的高坑也有四、五個，取金礦石約再深入 50 公尺距離範圍。先期是用麻布袋，後期改用塑膠袋共備四、五百袋作為背礦土之用，來回背倒入五大桶裝礦土的塑膠桶；早上六點，一人負責煮飯，其他人則做灌水、打水等準備工作，早上七點吃飯結束後，清理磺火。七點半開始動工，十一點一個人退工煮中餐，到十二點休息前爆破一層礦石，趁煙消空擋吃午餐，午睡至一點半，下午做到四、五點再爆破一層礦石，五點準備吃飯就做一些出桶、打雜等工作，六、七點後沒事就準備聊天。有時吃乾飯、有時吃稀飯。坑裡頭平均溫度約 14 - 16 ，冬天低夏天高，得找水源接水管；照明全靠四人的四盞磺火照明。平均 3 - 4 天，出坑外補給食物，約三個月出金一次就一大補，有香菇、米、魷魚、金針、鮑魚罐頭等，坑內生活老鼠同住，大便則用板槽斜送進舊土管堆裡。（L 大哥）

十年在坑洞裡的採金生活，成為他一段奇異的生命經驗，在坑洞裡，舉燈仰視，巉崖壓頂，像鋸齒獠牙般張著猙獰面目令人凜然生畏，他說在這裡的生活場景就如同「地獄」一般，坑洞內的生活是一種非常態的生活，他說在礦坑裡工作是「按死做出來的」，是冒著極大的生命風險從死亡絕境中做出來的，當出坑口，在旁邊的大水池沖洗乾淨，馬上換起自備的另一套乾淨衣褲，他甚至曾經一出坑

口就換上「西裝」，帶著煉好的黃金去鄰近九份、台北消費，當瑞芳鎮僅有兩部「黑頭車」車時，他是其中一部擁有者。我問起這段採礦的日子對他有沒有影響？他說：看待事情就像做礦一樣，從最細微深處看出來，他和三位年紀加起來超過二百歲的老前輩一起工作，老前輩們常說：整個礦山學問就像是厚厚的一本書，而他們累積的經驗知識僅占了其中的一小頁。

4.3 礦坑外的生活世界

金瓜石從日治時期完全掌握在日礦手中，光復後由國營企業台金公司持續經營約 40 年，自 1897 - 1987 年，整整九十年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在金瓜石運作，投入大量資本，運用現代化工業設備從事金銅礦業生產，在經濟生產方式產生影響，日人對金瓜石地方空間建設帶來長遠影響，日礦經營時期形成金瓜石主要的生活居住空間與經濟空間，這一節我主要從實質生活空間形式來看日礦以及國營企業台金公司治理下對金瓜石地方生活的影響。

4.3.1 日治時期 - 階級化的空間

金瓜石的聚落空間建設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日礦」時期興建所留下，主要提供給日人居住的日式建築群，聚落型態顯得階級分明、井然有序，高級職員的宿舍區與一般礦工的居住區有明顯區隔，是一個為方便管理而規劃安排的礦場；另一類為今銅山里祈堂路這一區，是早期台人向公司租地自行建設的聚落，後來因人口太多，才漸由銅山里往瓜山里、新山里一帶開發，金瓜石聚落由日式建築群與台人聚落構成。

郭中端對金瓜石日式宿舍區研究指出：雖然早於 1897 年開始，日人即在當地進行開發建設，但開發早期主要投資於一般工廠建築物，所建的宿舍設備較為簡陋，木造住宅多不可尋。直到 1933 年，礦權被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收買，擴大經營範圍，新的經營體帶來大量資本，在金瓜石進行大規模的規劃建設。昭和八

年的前後四年為金瓜石金礦生產的第三高峰期，增資經營不僅包括生產設備擴建，原有的簡陋建築也紛紛拆除重建，各項設備更新，生產增額，生活水準也提高。目前所保有之日式建築，多屬「日礦」時期興建。⁷⁶

整個日式宿舍區為面向太平洋的北向坡地，中央有一條東西向道路是全區主軸動線。路兩側的上下坡地，各自形成一區，上方主要是日人的高級職員工宿舍區，下方為公共設施與一般職員宿舍，為公司核心及公共設施區域，也是日人與台人可以混雜使用之區域。至於東側沿河谷之坡地，也就是今銅山里祈堂路這一區，是早期台人向公司租地自行建設的聚落。日治時期區域分區以及分區內的設施，可以說整個區域劃分非常明晰，在日治時期的區別更是明顯。⁷⁷（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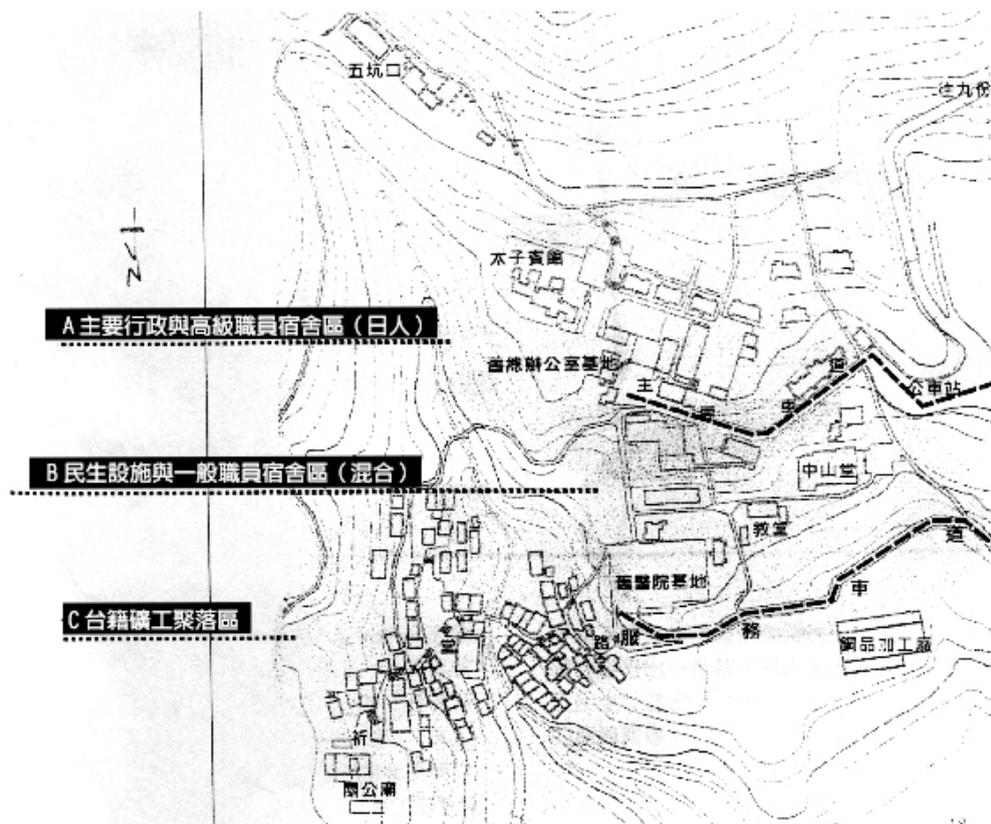


圖 4-4 聚落的區域劃分 圖片來源：《金瓜石之金礦博物館》，頁 18（本研究改繪）

⁷⁶ 郭中端，日據時代木造宿舍住宅之調查報告 - 金瓜石台灣金屬礦業公司宿舍，頁 69、70

⁷⁷ ibid : 70

表 4-1 金瓜石聚落分區設施

分區	設施
A 主要行政與高級職員工宿舍區（日人）	黃金神社、太子賓館、高級職員工宿舍區、總辦公室、郵局、派出所、餐廳
B 民生設施與一般職員宿舍（混合）	金礦醫院、中山堂（電影院）、供應部、理髮廳、天主堂、木工廠、加工廠、
C 勞工（台人）	台人聚落與商店街（祁堂街）

研究者整理

表 4-1 可以清楚看出日人在金瓜石的開發是屬於「產業導向」的聚落，日人在金瓜石的地方建設更傾向於「計畫性」的開發建設，一方面經濟生產帶入較穩定的工業生產模式，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也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在空間安排上更明示出「階級」與「族群」的概念，不僅在空間上區分出日人與台人的生活與活動空間，日式宿舍區的空間分佈亦可看出明顯空間的階層劃分。

昔日日式宿舍區聚落配置可以看出一個屬於 A 區管理階級的日式建築與行政服務性建築在區位上形成較緊密的關係，而 A 區的黃金神社與太子賓館需要多作介紹：1897 年日人剛來金瓜石的第一年，馬上在金瓜石本山約三百公尺的「山腰」興建了金瓜石神社，奉祀的是「天照大神」，往神社的路兩旁，日人種滿了他們的山櫻花，他們將金瓜石神社又稱為黃金神社，神社不僅代表地域性的守護，也象徵這是個黃金應許之地。⁷⁸太子賓館為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於 1922 年，為了接待已過世的前日本天皇昭和（當時是太子），預定到金瓜石視察礦產時的行宮，雖然後來因故並未成行，可以想見當時金瓜石礦山具有相當重要性，而成為日人太子來台預定視察的地點。⁷⁹從黃金神社至太子賓館再延伸至職員宿舍

⁷⁸黃金神社奉祀的是「天照大神」，除一年舉行一次大拜拜之外，每逢日人國慶亦舉行參拜會。神社配合媽祖祭的三天活動更是熱鬧非凡。光復後，日人撤離金瓜石，接管初期，在無人管理情況下，該神社馬上被破壞無遺，由五坑沿石階而上，兩邊石燈籠大多以被破壞或盜取。櫻花林海也在一場大火後蕩然無存。（《金瓜石金屬礦物博物館規劃報告書》，頁 2 - 19）

⁷⁹太子賓館位於現今金瓜石派出所和郵局東南方上面約 100 公尺的地方，光復後台金公司將其改建為賓館，並保留其完

區，從空間的布局 - 由高而低對應著由上而下 - 天神、皇室與常民的明顯社會階級劃分。



圖 4-5 黃金神社 圖片來源：《金瓜石山寫真帖》圖 4-6 太子賓館 圖片來源：鄭春山先生提供

日式宿舍區與台人聚落

日式宿舍屬於山坡地整體開發的形式，順著地形的高差，將此區的北向坡地開發成類似梯田狀的台地，日式房舍建築群整齊地排列在坡地上，石梯道穿越其間，成為金瓜石獨特的建築群落，同時公共生活機能完善，訪談得知有完善的自來水系統、消防設備、垃圾收集、醫院、郵局、車站、派出所、市場，而這完善的建設，也加強地方人對日人建設的認同感：

以前日本人建的ㄉㄨㄣˊ，一排一排ㄟ很整齊！日本人建設ㄚ是真好喔！（張阿輝）

咱昭和九年是民國幾年？咱金瓜石就有自來水，有電火，有消防接濟。早期這裡有電火可以點燈的時候，台北還在點油燈，所以在金瓜石這邊是台灣早期生活品質水準最高的地方。（張文榮）

郭中端進一步指出：「台地約作東西走向，寬度約在 17 - 22 公尺之間，長度

善的日式建築風味；民國八十三年夏天，因颱風肆虐當地，賓館損毀多處，84 年 9 月，台電公司以專案專款依原貌原樣發包修繕。《金瓜石金屬礦物博物館規劃報告書》，頁 2 - 20

約在 27 - 60 公尺之間，每塊台地前後約有 4 - 5 公尺之坡坎。利用台地之特性建成南北向並形排列之住宅。為保持各住戶之方便及私密性，每 4 - 6 戶形成一單元，適當錯開。住宅單元可分為四種：獨棟獨戶、雙併（一棟兩戶）、連棟（一棟 3-4 戶）、長屋（單邊或中間走廊，每棟戶數 10 - 20 戶不等）⁸⁰各住宅單元皆有庭院圍牆公私領域分明。從住宅單元配置，也可以反映出日人宿舍區的階級意味，獨棟獨戶與雙併式建築屬於高階職員宿舍，而連棟或長屋則屬於一般職員工所住。而台人自行興建的祁堂街，則與日式宿舍區完全不同，呈現以垂直向度的主要道路為主體，搭配沿等高線沿等高線延伸之次要道路發展的線性組織，建築物以有機形式生長於其間，沒有明確規劃的圍籬範域，公私領域模糊迥異於日式宿舍區。

教育空間的區隔 - 台灣人讀公學校，日本人讀小學校

瓜山國小那時候叫做日本公學校，現在的時雨中學，日本時代叫做小學校，以前是日本的小學校，以前就日本人念小學校，若是台灣人就讀公學校，那時候男女生攏收啦！（張登旺）

除了在日常生活空間區分出日人住宿區（日人宿舍區），以及日人行政服務區建築，小學教育也採取「區隔」政策，地方上的瓜山國小⁸¹與時雨中學⁸²除了是金瓜石地方人的共同求學經歷外，在日治時期分別是台人與日人所讀的小學（圖 4- 7），亦即日人在金瓜石維持明顯的區隔，日人小孩和台人大部份是沒有交流的。以下就昭和十六年出版的《金瓜石公學校畢業紀念冊》中的照片進行解讀與詮釋，日治時期，台人就讀金瓜石公學校朝會情景（圖 4- 8），照片中每個小學

⁸⁰郭中端，日據時代木造宿舍住宅之調查報告 - 金瓜石台灣金屬礦業公司宿舍

⁸¹瓜山國小設立於 1918 年，最初稱「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校址在現今金瓜石車站旁，台金公司職員宿舍的現址。由於淘金客聚集人數的增長，地方發展非常迅速，數間木造的平房教室，已無法容納大量增加的學生人數。民國九年，隸屬於「九份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民國十一年獨立為「金瓜石公學校」並遷入新校舍。民國三十年更名為「金瓜石東國民小學」，五十七年改為瓜山國小。

⁸²時雨中學於日據時期是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本省子弟無法入學，之後增設高等科（初中）後，方準本省子弟中資質優異者入學。民國三十八年，金銅礦務局為了培養地方人才，創辦時雨初中以嘉惠員工子弟，民國七十四年台金公司因營運不善，逐漸結束業務，地方開始蕭條，學校董事會改組，跨區招生。

生以筆直的立正姿勢，如軍隊般整齊排列，留下當時朝會身影。畢業紀念冊放置男女學生課堂外活動情景，女學生整理花圃（圖 4- 7），照片中的女學生全部背對鏡頭，採蹲跪姿勢整理花圃，老師則是圖片中唯一的站立者。圖 4- 8 則是男學生全部赤裸著上身，由老師集體帶操的情景。正如傅柯所言，這是一種規訓，在於建立一種關係使人體變得更有用、更順從，是一種強制人身的政策，一種對人身的各種因素、姿勢和行為的精心操縱，它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身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後者不僅在「做什麼」方面，而在「如何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願望。規訓造就了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柔順的」肉體。⁸³這是一種權力細微的展現，殖民者透過規訓的強調與施行，造就了柔順的、馴服的身體；然而日人就讀之日本小學校所拍攝的情形，日人小學生則是較自由的狀態，拉單槓、行走，各個姿勢不一與台人小學生形成強烈對比。



圖 4- 7 日人就讀之日本小學校

圖片來源：《金瓜石礦山寫真帖》



圖 4- 8 台人就讀之金瓜石公學校 朝會情景

圖片來源：《金瓜石公學校畢業紀念冊》張高用先生提供



圖 4- 9 女學生整理花圃情景



圖 4- 10 男學生作體操情景

圖片來源：圖 4- 9、圖 4- 10 皆引自《金瓜石公學校畢業紀念冊》，張高用先生提供

⁸³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頁 136

關於「寮」的故事

在日礦經營時期形成金瓜石主要的生活居住空間與經濟空間，日人在金瓜石的地方建設更傾向於「計畫性」的建設，一方面經濟生產處於一種較穩定的工業生產模式，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也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同時在生活空間安排上，也明示出「階級」與「族群」的概念，不僅在空間上區分出日人與台人的生活與活動空間，更進一步區隔不同族群的居住空間，日治時期金瓜石地方出現幾個關於寮的地名，有青簿仔寮、溫州寮與督鼻仔寮，這些寮意思近於工寮，也可以說是工人宿舍。這些存在於日治時期的青簿仔寮、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像是不可見的地景或者是記憶空間，然而它們代表了金瓜石在日治時期的生活故事，對這些已不復見的空間追溯，並不只是懷舊情懷，而是在於了解這些空間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隱藏於背後的意義，試圖還原在日治時期金瓜石地方的生活樣貌。

青簿仔寮與溫州寮

日本時代才有，青簿仔寮分佈很多，現在新山里還有兩寮。以前台灣工人分臨時工與正式工，只有正式工中做得久，成績好才會被考核升上青簿。青簿是用來登記台灣工人的名冊。日本時代做得較好的台灣人就升到青簿仔，也有分配宿舍住，青簿仔寮就是住ㄟ這攏是青簿阿的人，大家就叫這是青簿仔寮。（簡錦江）

日本時代有很多溫州人來這做事，在銅山里這邊，他們住ㄟ這，ㄅㄚㄚ早就叫作溫州寮，後來這兒大火，就全部燒光光，溫州人實在是做啊比我們台灣人還艱苦，很多很早就死去。（鄭春山）

日治時期，日人除了提供日人宿舍居住之外，也提供部份台人宿舍居住。台人分成正式工與臨時工，正式工中又分為工作能力較好的與工作能力一般的，工作能力較好的工人分發一本「青色」的簿子，照老一輩說法就是工作成績較好的，給的月給較高，才能升級到青簿，也才享有配給居住的權利，青簿子寮是依工作職等而分，因此居住在青簿子寮也代表台人經濟階層的劃分。民國四十、五十年代，青簿仔寮在颱風中損毀，住戶也就搬離此地。溫州寮是日人為了補充開礦挖

掘工人，從大陸浙江溫州和福建泉州兩地，前後找來約三千人左右的工人，蓋溫州寮提供他們居住，由於他們大多在坑內工作，吸入過多灰塵，很多人很年輕就過世。簡錦江阿伯說：「浙江人日本時代比較辛苦，大多做疊石頭、做風鑽工，因為吃太多灰塵，一般 30 至 40 歲就死了。」

督鼻仔寮（戰俘營）

金瓜石的銅山社區公園，位於勸濟堂北下方二百多公尺的山谷平台上，以內九份溪與瓜山國小隔溪谷相望。對於外人的意義可能只是個地方的社區小公園，有涼亭、花草與樹木供居民使用，然而對當地人而言，它蘊含更深的歷史意義，地方人叫它為「督鼻仔寮」，現在則稱為「戰俘營」。日本時代初期，這個地方原為雙排各五間的日本礦工工寮，直至民國三十年，日軍自南洋擄來數百名盟軍士兵，強迫他們進入六坑從事礦道開鑿之工作，六坑屬於金銅礦坑，坑內溫度可高達 41 度，在這樣高溫的礦坑中，他們被強迫做著扒土、推車、採礦的苦活，許多盟軍戰俘因不適亞洲水土，或在礦坑中工作遭受意外，許多人客死他鄉；日人甚至為了避免戰俘逃跑，於戰俘營中鑿通一隧道直通六坑，以便戰俘直接由「地道」通往六坑開採，從此金瓜石當地居民及礦工便不再見戰俘通行於地面之上。

當地居民回憶：

那些阿督仔被遣送到瑞芳，排隊走路走到金瓜石，他們都是從南洋被俘虜的英國軍隊，約有四、五百人之多。每天集中在距營房約二百多公尺的六坑，被強迫做著那些扒土、推車、採礦的苦活，實在是很可憐喔！」（雜貨店阿媽）

那時我在九份國小讀五年級時，老師帶我們去看，阿督仔被日本兵抓過來用槍押著，那時看起來很可憐。下著雨，他東西拿不動掉下去，後面有一台車在撿，抓到這兒關。那時白天在洞內工作，晚上下班時又關起來。大部份在六坑那裡挖，以前「英固里路」那都走坑口，那有一條路下去，離那比較近，要去上班時，日本兵都會用槍押著，讓他們跑不掉。（簡錦江）

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可以看出日人為方便統治管理，將溫州人與盟軍戰俘分區

居住，對二次大戰盟軍士兵而言，更是進行嚴密的監控與管制，甚至讓盟軍戰俘只能行走於不見天日的地道強迫進入礦坑進行開採。二次大戰結束，僅剩 200 餘名戰俘生還，近幾年開始，每年 11 月戰俘生還者都會回到此地悼念亡故戰友，督鼻仔寮這場所的存在，對於這些戰俘生還者而言，它代表了過去戰爭帶來的傷痛記憶；今日戰俘營遺址在這裡僅剩一堵不起眼的圍牆門柱以及紀念碑，同時它的存在更具備「紀念地」意義，時時刻刻提醒人們關於戰爭的殘酷以及對這充滿死亡傷痛記憶的超越。

4.3.2 工業村 - 完整的生活圈

日礦報告書

1933 年，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收購取得金瓜石礦權後，開始大量增資擴建，這段期間為金瓜石礦山建設最興盛的時期。日人島田利吉擔任社長，並於 1934 年出版《金瓜石礦山概要》，書中除講述接續經營金瓜石礦業的經濟建設外，亦提及當時興建的民生設施，當時礦山工作人員已有 5985 名，日人約有四百多名，其餘工作人員皆為台人。書中提及設施主要有⁸⁴：

表 4-2 日礦設施

設施類型	設施內容
一 生活供應設施	供給所 - 提供日常雜貨用品
二 體育康樂設施	建俱樂部提供電影觀賞 圍棋、象棋、撞球、弓道場等設施。 成立庭球部、野球部、武道部、競技部、遠足部等體育會。
三 住宅旅館設施	社員社宅 29 棟、從業員社宅 26 棟、獨身合宿舍 4 棟
四 文教設施	山神社、小學校、公學校以及幼稚園
五 醫院設備	醫生、產婆、看護婦三名
六 警察以及通信機關	設派出所所有局長一名、巡查兩名 設金瓜石郵便局，方便自由通話

研究者整理

⁸⁴ 《金瓜石礦山概要》，頁 10 - 14

上表可看出日人提供相當完善福利設施以服務其日本會社社員，他們也興建了很多日人文化的娛樂設施，如：弓道場、庭球部、野球部、武道部、競技部、遠足部等設施，這些設施主要提供給日人使用，台人除看電影外，其餘設施甚少使用。「日本時代有射擊場，也有乒乓間，在公路局車站再往上，現在是空地的那塊。也有工友之家，也有劍道場是室內的，那屋子在現在的天主教堂那邊，以前是劍道場，工友之家是光復後的名稱，大多是日本人相撲啦，小朋友也有。」（簡錦江）

台金公司員工福利報告

台金公司於民國四十五年即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在每年公司預算收入額中取 0.15 % 作為員工福利金，設立「福利社」舉辦各項福利事業，福利社設有主任、秘書、會計、康樂、學術、保健及供應部。此外公司提供員工福利包括：職工宿舍的修繕，勞工平價米運費以及職員公保、勞保等，原日本時代興建的金礦醫院，如果職工眷屬及工人患病而不屬於勞保疾病給付之規定者，就醫本醫院均享有半價收費的優待。⁸⁵台金公司設「職工福利社」，其業務有：

表 4-3 台金公司福利報告

設施類型	設施內容
一、生活供應設施	洗衣室、供應部、保健組、食堂、公共浴室（金瓜石、水滴洞各有公共浴室七所、四所）理髮室（金瓜石、水滴洞各有男女理髮室兩所）
二、體育康樂設施	運動場、特約照相館、管樂隊、放映電影及公演戲劇、各種球隊（籃、排、網、乒乓、羽毛等球隊）體育器械、戲劇組（平劇、話劇組）橋棋組（圍棋、象棋及橋牌）
三、藝文設施	書報閱覽室、圖書室、書畫班、攝影社、藝品展覽。
四、教育設施	語文補習班、家庭副業訓練、學術演講

研究者整理

⁸⁵ 《台灣礦業史續冊》，頁 837

陳佩琪指出日本自 1920 年代所著作關於工廠設施的文章，可發現日本理想的工業村模式，有相當完善設施服務其社員，而這些福利設施內容與西方工業村有相似部份，主要因日本學者、建築師、規劃者或企業家參考引進西方工業村概念，再加入屬於日人文化設施，如柔道場、劍道場、弓道場、相撲場等運動設施外，台灣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村落 - 糖廠，亦是工業村形式。⁸⁶從日礦建設設施內容和上述內容設施比對，日礦在金瓜石建設亦屬於「工業村」形式，公司本身除了經濟生產之外，尚提供完善的生活供應、體育康樂、文教設施、醫院設備等設施，形成功能完整的「生活圈」，之後的台金公司除了沒有日人特有的體育運動設施外，大致上生活供應、體育康樂、文教設施、醫院設備等設施是延續的，這些完善福利措施的提供遠超過台灣其他民營礦場所提供的福利設施，這些福利措施有助於「穩定」礦工生活。

在這裡仍需進一步釐清，就整個金瓜石聚落而言，並不是純工業村形式，日人僅提供部份宿舍供職等較高的台人礦工居住，大部份台人礦工必須自行興建自己的房屋，而形成自然有機的台人聚落形式。同時由公司所提供的生活供應福利措施並未能完全滿足整個聚落的消費，因此台人聚落中的商店街 - 祁堂街成為補充生活消費的地方。

4.3.3 小結

金瓜石從日治時期完全掌握在日礦手中，光復後由國營企業台金公司於金瓜石持續經營約 40 年，金瓜石的整個礦業歷史，可以看到龐大資本額持續不斷投資與建設金瓜石礦山的礦業設備，金瓜石地區運用現代化工業設備從事金礦業生產，可以說金瓜石在礦業發展過程，自 1897 - 1987 年，整整九十年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在金瓜石運作，不僅在經濟生產方式產生影響，同時這影響是全面的，日礦與台金公司進一步影響當地的地方生活。

在這一節我主要從金瓜石聚落實質生活空間形式作分析，可以看出金瓜石在

⁸⁶ 陳佩琪，《台灣日治時期新式製糖工廠空間之研究》，頁 24 - 26

日治時期的開發，在空間安排與分佈上，一方面是一個因產業發展吸引移民聚集的聚落，另一方面因日人有意以「階級」劃分，所形成的有層級次序的空間。顯示在種種跡象中，如：整體空間分布 - 主要行政與高級職員工宿舍區（日人）民生設施與一般職員宿舍（混合）台人聚落與商店街（台人）；獨立出日式建築群來看，從黃金神社至太子賓館再延伸至職員宿舍區，明顯是日據時期的精華區，從空間的布局上可發現天神、皇室與常民間，明顯的社會階級劃分。不同工作職等居住不同房舍，如四種住宅（獨棟獨戶、雙併、連棟、長屋）的劃分；日治時期亦有青簿仔寮、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居住在青簿子寮其實代表台人經濟階層的劃分，住在青簿仔寮的人，在日人的分類下，屬於工作職等較高的人。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可以看出日人為方便統治管理，將溫州人與盟軍戰俘分區居住。

金瓜石聚落空間形成必須放在社會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日治時期，日人在「日礦」時期興建所留下的日式建築群，聚落型態顯得階級分明、井然有序，高級職員的宿舍區與一般礦工的居住區有明顯區隔，是一個為方便管理而規劃安排的礦場，顯示出幾項特點：大規模計劃性的建設，階級有序的空間安排，以及在規劃上引入工業村、生活圈概念。台人聚落則是因應地形、自然環境而發展出的較有機、自然的聚落形式，整個金瓜石聚落是由兩種聚落紋理所構成：規劃性的日式建築區以及自然發展的台人聚落區。

第五章 日常生活與地方集體儀式

5.1 街道生活與在地的消費娛樂

每天早上七點多，在金瓜石的勸濟堂廟前廣場來了以小發財車裝滿蔬菜水果的菜販。時間到了，老人家們就聚在這兒買買蔬菜水果，賣魚肉、豬肉的小販也是隔兩三天開著小發財車上來金瓜石賣。原本安靜的廣場，一下子變得很有人氣，十多位老先生、老太太們一邊聊聊天，一下子努力挑選和意的水果，偶爾買買小餅乾、布丁之類的東西給一旁嘴饞的小孫子吃，遇到重大節日，需要較多食物、水果等物品，則會坐約半小時的公車去瑞芳採買，辦辦事情。因為人口外移，金瓜石當地的民生商業機能萎縮，需要倚靠外地。然而在日本時代以及台金公司年代，地方日常用品的供應卻有專責機構負責。

5.1.1 日常用品的供應地 - 供應社（酒保）

在日治時期以及台金公司經營年代，金瓜石有個特別的地方專供居民買賣日常用品，日治時代稱為「供給所」、「購物所」或是「酒保」，於民國 23 年出版的《金瓜石礦山概要》已經提及：「日常雜貨用品由供給所提供。」⁸⁷

日本時代公司有福利社，做的久的，你有簿子記，你買多少那個是記帳的，不用現金，然後從薪水扣。（張登旺）

當時是月薪制，之後改成一個月一筆錢先拿，酒保光復後叫供應社，分「青簿子」和「白簿子」。青簿是成績較好的，和日本人的待遇一樣，白簿子是兩張紙對折，上面劃一格一格的，拿東西再總結；若是青簿子就有明細一個月，若薪資有 20 元就訂 10 元給你，讓你隨便拿其他十元領現，若到期只花 5 元，其他就領現 15 元。青簿子是月給較高的成績較好的，可以視個人是

⁸⁷ 《金瓜石礦山概要》，頁 11

否有升級青簿子的程度。這簿子是自己保管，但一個月要去結帳一次，才能去供應社拿東西。（簡錦江）

在日治時期，在金瓜石工作的台人領的是固定薪資，採月薪制，台人分成正式工與臨時工，正式工中又分為工作能力較好的與工作能力一般的，因為工作能力較好的工人分發一本「青色」的簿子，工作能力一般的工人則得到一本「白色」簿子。簡錦江阿伯說他父親以前是青簿丫，張英傑先生會說他們以前屬於白簿丫，於是青簿與白簿就成為台人彼此間的分類稱呼。青簿丫薪水較高，可以領實物的額度也較高，剩餘額度則領現。供給所的設立，以預支薪水方式領取所需貨品，而不需現金交易的制度發揮了穩定礦工生活的功能，並於光復後仍沿用這個制度。

光復之後的福利社

光復後為台金公司福利課辦的稱為供應社或是福利部，主要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台灣礦業史續冊》中提到供應部：「本公司僻處山區，為供應員工及眷屬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公司原有供應司專司其事，自五十年起由本社接辦，其業務方針 - 平價配售日常用品及舉辦分期付款貨品之配售，其他如設置食堂廉價供餐，輔導員工家庭開業，便利供應其用料並供應其產品等，亦為業務之一。」

88

當時「福利部」分為上下兩層賣場及倉庫，賣場分食品部、用品部、燃料部、米部、魚部及肉部，在福利部外面聚集從外地來的小販，整個福利部及其福利部外邊小販聚集之地，地方人通稱為「市場」，這裡的阿媽說以前地方上萬人時，都得在福利部一早開始營業時，趕快提菜籃去排隊買菜，晚了東西就賣光了。在日治時期及光復初期，只要是礦區員工可依月薪的一定比例金額到福利社簽單購物，購物費從次月月薪中扣除。當時在福利社購物，須先到管帳部門拿取一式兩份的購物倉票，憑票至各部門領取貨物即可，不需立刻以現金交易，至於非礦區員工則須現金交易。

⁸⁸ 《台灣礦業史續冊》，頁.837

福利社於最興盛時，任職員工多達百餘人，因二次大戰物資匱乏、礦區沒落等接續因素，民國六十二年台金公司讓所有福利部員工提前退休，民國六十八年左右，福利社結束營業。「供應所」或是「福利社」在礦業營運時，成為提供地方基本日常民生用品的主要場所，在日本時代以及台金公司年代，公司除了礦業生產與經營外，公司還負責地方日常用品的供應業務，這是礦區生活的一項特殊制度。

5.1.2 走過繁華的祈堂街

沿著金礦醫院舊址順著階梯往下穿越銅山里聚落，經過內九份溪後，沿坡度較陡的階梯往上到勸濟堂，平日走在這裡，沿街家戶大多門戶緊閉，沿途亦可見廢棄的磚房，屋頂因坍塌而透光，紅磚與牆內茂盛雜草形成強烈對比，偶爾幾位老人家見面聊天，電視機與收音機傳來的聲音則是在這裡最常聽到的背景聲音，僅剩的兩三家雜貨店，雜貨店阿媽看著店，不知不覺打起盹來，外人很難察覺這條老街正是早期金瓜石地區最為繁華熱鬧的商店街 - 祈堂街，在這裡一棟棟黑色油毛氈屋頂高低交錯，夜晚，溫暖黃光透過薄霧暈染開靜謐的氛圍，走在這高高低低的階道，彷彿也與這裡的舊日時光相遇。

金瓜石以前人多時，每天街道上，來往換班的工人絡繹不絕，當時銅山里是最繁華的地區，在日本時代這裡有「日本銀座」的稱號，銅山里的房子沿著階梯街道一間間地蓋。繁榮的時候，祈堂街商店林立，有米店、菜肉販、製冰店、布莊、水果攤、雜貨店、撞球間、小說店、文具店、鐘錶店、電器行及理髮廳等，當時生意很興隆。當時蓋的房子多起兩層樓房，一樓通常當作店面，樓上則住著好幾戶人家，後來因為人口太多住不下，才由銅山里往瓜山里、新山里一帶開發，至於自成一區的石山里則是日本人住的地方。而後接續的幾場火災、颱風造成的洪爆災害及因台金公司結束營業而人口外移等問題，使這裡趨於寂靜沒落。

滿足日常生活機能的祁堂街

祁堂街的消費主要「滿足日常生活機能」，老街上的商店有米店、菜肉販、製冰店、布莊、水果攤、雜貨店、撞球間、小說店、文具店、鐘錶店、電器行及理髮廳等，七十多歲的簡錦江阿伯和張阿輝阿伯談起老街的情景：

金瓜石最熱鬧時有萬人以上，當時約下午 2 點下班，那時人很多，很熱鬧喔！下班後，有些生活較好的就去喝酒，以前老街很熱鬧，有撞球間 賣冰棒的，小孩子可以去批發來賣。也有妓女戶，當時金瓜石只有 2 至 3 間，不過，九份那邊較多。（簡錦江）

那撞球一間而已，金瓜石的生活那時很單純，金瓜石的人比較保守，如果像做工作課的人研究不完，到退休都還研究不完。九份那邊的人不一樣，我有住過九份，那時回家後生活比較沒有紀律啦！（張阿輝）

簡錦江阿伯以人很多、很熱鬧來說明他對祁堂街以前的印象，當時採礦工作分三班進行時，下班的工人就到飲食店吃東西，有錢一點的才能喝個小酒，飲食小吃店到晚上 12 點都還在經營，張阿輝阿伯更直接說金瓜石的生活很單純，他提到九份當時是不同的，到底不同在何處呢？在《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中提及：

以前九份大著金後，很多人會去喝酒，逛查某間、打撞球、唱那卡西，查某間裡也會有樂師伴奏。」「昭和十一、十二年時，九份的人口大約四萬人，全部都是被金礦吸引過來的，小小的九份簡直就不夜城。第一班工人於下午二時出坑，就擁到餐廳酒家、喝酒，第二班工人於晚間九時出坑，第三班工人由上午六、七點出坑，也都輪番上酒家，這是造成不夜城的原因，當時九份有十多家酒家，十多家妓女戶，還有朝鮮館，另外銀樓也有十一、二家。⁸⁹

⁸⁹ 《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頁 108

和九份相比較，可以發現兩地的街道生活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誠如張阿輝阿伯所說，金瓜石的生活相較下較為單純，金瓜石的祁堂街主要在滿足當地日常生活用品所需，所謂的風月娛樂場所在金瓜石是很少的。然而九份的街道生活除了日常用品的滿足外，他們更有印象的是當地眾多的娛樂場所以及娛樂方式：上酒家，逛查某間、賭博、打撞球、唱那卡西，是他們主要的娛樂。在金瓜石既然過著這麼單純的生活，那我不禁好奇到底在金瓜石這地方，它的共同休閒娛樂到底是什麼？在金瓜石問起以前下班後，最常有什麼娛樂活動？不論男女，他們總是說起「看電影」的共同記憶。

5.1.3 俱樂部/中山堂 看電影的地方集體生活記憶

1989 年，電影「悲情城市」在金瓜石的中山堂舉行首映，悲情城市拍的是金瓜石與九份兩地的故事，電影卻捧紅了九份，九份自此成為人們懷舊的想像投射地方，也是促成九份的地方再發展的重要原因。我想悲情城市電影的首映對居住在金瓜石的居民而言更有地方意義吧！早在民國 23 年他們已經開始了看電影的休閒活動，可以說「看電影」在金瓜石成為地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裡七十多歲的阿媽說起以前看電影的情形，眼神都亮了起來，彷彿回到昔日看電影的情境：「每月領薪水的時候，都會到福利社一次買好幾張的電影票，並領取一本當月放映的電影劇情簡介，即使是聽不懂的阿督仔片，也是看得真歡喜！」「二、四、六或是三、五及國定假日大多會在晚上放映電影，日片、洋片或台語片都有，且都是和台北一樣的新片子。」每週中山堂固定播放三天的電影，電影播的大多是日片、洋片或台語片，黃昏時刻大家吃飽飯後，紛紛帶著自家的小板凳去看電影，一位阿媽笑說，外地人如果看到大家手裡都拿著小板凳走出門，一定覺得很奇怪。

早在民國 23 年出版的《金瓜石礦山概要》已經記載「俱樂部」的存在（俱樂部即戲院）⁹⁰，張登旺阿伯談起日本時代看電影的情景：

⁹⁰ 《金瓜石礦山概要》，頁 12

日本時代看電影要買票，買票兩角銀，日本電影較多，在室內放電影，都穿木屐去，裡面都是榻榻米，不過你穿木屐去喔，木屐拿起來，那裡有服務人員用繩子一個牌子給我們，另外一個用繩子把木屐吊起來，當我們要回去時能夠去領，這樣較好，怕裡面髒亂，較難整理你穿木屐那一排，像是服務台。

他的描述中是個非常有趣的場景，接受日人統治的台灣人，也同時接受日人看電影的習慣，木屐得由服務人員保管，大家就坐在榻榻米上看電影。光復後，台金公司時代，在《台灣礦業史續冊》中也提到台灣金屬礦業公司員工福利概況：

放映電影及公演戲劇 - 利用金、水兩地大禮堂作放映場所，每週二、六、日固定放映電影兩部，間或邀請各種劇團來山表演，會員均得憑無價配發之康樂卷換取對號卷入場。⁹¹

不論是日治時期作為放映電影從事娛樂活動場所的「第一俱樂部」或是光復後成為台金公司的集會場所、娛樂中心兼電影院的「中山堂」於民國七十二、三結束營業，至少長達四十年的時光，「看電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他們的地方集體生活記憶。

當金瓜石的人大部份日常生活從事看電影這項休閒娛樂時，隔壁九份人除了之前提到的上酒家、賭博、打撞球、逛查某間、唱那卡西等多項娛樂之外，他們還有一間著名的「昇平戲院」，昇平戲院都上演什麼呢？在《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中提及：

在昇平戲院興盛時，每個月排二十天演歌仔戲，演完再播十天電影。」「演的戲目如山伯英台、陳三五娘、封神榜等劇目，都是很受歡迎的，還有電影如火燒紅蓮寺也很多人看。⁹²

⁹¹ 《台灣礦業史續冊》，頁 837

⁹² 《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頁 110-111

金瓜石的簡錦江阿伯則說：

中山堂大部份播影片，約一星期播 2 次，有人在舞台上演的歌仔戲那種比較少。

從以上資料比對中，金瓜石的戲院主要娛樂看日片、洋片、台語片等影片，九份的昇平戲院主要以「歌仔戲」最受歡迎，如前所述，兩地經濟歷史發展不同，其實也細緻地影響了生活各層面，在金瓜石地區，日人統治時期所帶來的娛樂方式是「看電影」，而九份則較有台灣草根文化，這也影響金瓜石人的自我詮釋：「我們金瓜石這邊比較進步，較有知識，發展看丫較遠啦！」

5.1.4 小結

在日礦與國營企業台金公司期間，公司本身除了經濟生產之外，尚提供完善的生活供應、體育康樂、文教設施、醫院設備等設施，形成功能完整的生活圈，這些福利措施在當時有助於穩定礦工生活。不論是日治時期的酒保、俱樂部、或是台金公司時期的福利社、中山堂，在台金公司結束營運之後，也接續拆除，日治時期的青簿仔寮、溫州寮及督鼻仔寮，或是颱風、火災而損毀，這些都因消失而成為地方居民記憶的一部份。

曾是金瓜石地區最為繁華熱鬧的祁堂街，因接續的幾場火災、颱風造成的洪爆災害及因台金公司結束營業而人口外移等問題，然而老人家們仍住在這裡，雖然這裡趨於寂靜沒落，祁堂街仍然存在，一棟棟黑色油毛氈屋頂高低交錯，走在這高高低低的階道，彷彿也與這裡的舊日時光相遇，然而祁堂街也產生新的變化，金瓜石在近兩三年內逐漸成為觀光地，地方居民意識到觀光成為地方再發展契機，紛紛將原有住屋改建為民宿，一位居民竟在老街蓋起了五層樓高的樓房，對當地礦業聚落景觀保存形成新的衝突，居民是否意識到祁堂老街特色是什麼，當地特殊的文化景觀是什麼，當地聚落景觀保存與觀光發展成為金瓜石成為目前金瓜石地方發展的重要問題。



圖 5-1 祈堂街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圖 5-2 老街上五層樓高的房子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5.2 山城的迎媽祖

5.2.1 金瓜石的地方宗教信仰

1896 年 10 月田中長兵衛（即田中組）取得金瓜石礦山礦權，開始於金瓜石本山露頭進行大規模機械採礦，並招募台人進行採礦工作，開墾的同時，漢人也帶入漢人的信仰，從地方廟誌可知當時已經有拜關聖帝君的神壇以及拜土地公的土地公石廟。拜關聖帝君的勸濟堂⁹³成為地方主要信仰中心，當時的土地公石廟則是今日位在瓜山國小操場旁的金福宮，此外還有拜神農大帝的保民堂以及福安宮。⁹⁴從前地方上三大節慶有農曆三月二十三的「媽祖生」、農曆六月二十四的恩主公生日及七月十五日的中元普渡，都由勸濟堂主辦，可見其為當地主要信仰中心；民國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間是金瓜石旺盛時期，每逢節慶大拜拜各里分雇各樣戲班，如大戲、歌仔戲、布袋戲等，競爭激烈熱鬧非凡。現在勸濟堂則主要負

⁹³勸濟堂 - 居民又稱為祈堂廟，位於銅山里，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廟興建過程如下：1896 年，石尾⁹³成立了一座神壇，敬奉關聖帝君，也就是勸濟堂的前身。但因地處偏遠，1899 年另外擇地興建一座草堂，號為「祈堂」。1931 年，後宮礦業會社為擴張業務，於廟前右下方整地籌建製煉廠，使得廟基位移，於是今日祈堂廟位置重新建廟，在廟的石碑上可以發現當時日人「島田利吉」社長也出資重建。（勸濟堂廟誌）

⁹⁴金福宮、保民堂、與福安宮
位於瓜山國小操場旁的金福宮，早於 1896 年興建，開始時是一座土地公石廟，而後翻修成現今金福宮，奉祀福德正神。保民堂 - 主祀神農大帝的保民堂創立於 1932 年，當時正是大金瓜露頭發現金脈的四十年後，金瓜石淘金的鼎盛時期。1965 年瓜山里里長發起善信捐款重建，尋覓到現址興建新廟。位於新山里的福安宮也是土地公廟，主要奉祀福德正神，近五年開始，迎關渡二媽，舉辦里的繞境活動。（金福宮、保民堂、與福安宮廟誌）

責一年一度的地方「迎媽祖」，以及端午節的「採青草」活動。而位於新山里的福安宮則於最近五年開始，每年五月一日到三日迎關渡二媽，舉辦新山里的繞境活動。

地形對地方宗教信仰的影響

受地形影響，將金瓜石的聚落劃分成四個居住區塊，有趣的是四個居住區塊中各有一廟，地方居民以其為日常信仰中心，雖然當地居民強調「勸濟堂」、「金福宮」、「保民堂」一樣都是地方公廟，每個人都可以來拜拜，然而「地形」因素影響聚落形成，同樣也影響當地居民的信仰空間。以「勸濟堂」而言，多為銅山里、石山里居民參與，以「保民堂」而言，多為瓜山里居民，金福宮多為石山里居民，新山里則是福安宮，四個廟宇的信眾平時主要與離自己居住地最近的廟宇最有關係，老人家每天早上固定去廟裡上香，每月初一、十五到廟裡拜拜，遇到廟的特別節慶則再參與，廟宇的存在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圖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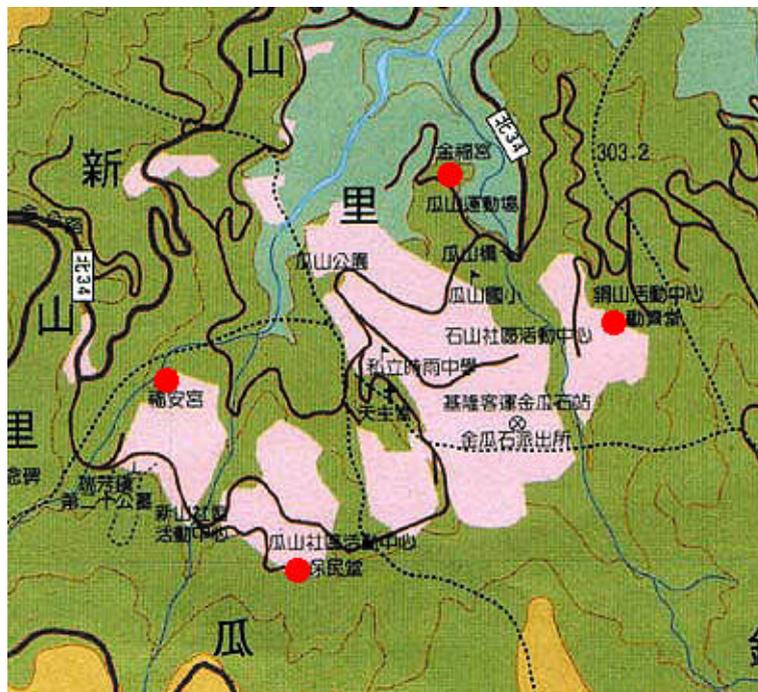


圖 5-3 廟宇與聚落位置圖

圖片來源：瑞芳鎮公所

5.2.2 金瓜石的迎媽祖

2002 年的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七點半，勸濟堂廣場前已經集結了從各地來的陣頭，節奏強烈有力的鼓聲，喧嘩的鑼聲伴上清亮的嗩吶聲，為金瓜石地方年度盛事 - 迎媽祖？起序曲。請的陣頭有醒獅團、北管以及八家將，在各陣頭一一表演致意後，前一天中午前請來的神明，也依序被請出來，置放於神轎內，神轎依照順序包括：本地的金福宮土地公、金福宮媽祖轎、保民堂神農大帝、以及外地的基隆/更子寮媽祖、關渡媽祖轎、北港媽祖轎、大里天公轎、最後壓陣的金瓜石勸濟堂恩主轎。在所有神明都安置入轎後，一年一度的繞境也將開始，首先勸濟堂與祈堂路階梯的交會口居民開始燒金紙，所有的神轎都需要跨過這火堆，接著就往祈堂老街行進，看慣了平地的迎媽祖車隊，對於金瓜石的迎媽祖感到特別有山城味道。

金瓜石的迎媽祖特別有地方特色，主要在於金瓜石在自然地形上，受到三條溪流的切割，將金瓜石地區切割成複雜的地形，而整個聚落因受溪溝分割，地上建築物分散分佈於其間，分佈面積較廣闊，使得迎媽祖繞境顯得較平地有挑戰性。從勸濟堂往祈堂老街，一路都是陡下的階梯，下這階梯本來就比較不容易，再扛一頂大轎子，要維持身體與轎子前後的重心平衡，顯得更加不容易了；再加上老街僅約 1.5 公尺寬，一座神轎往往就佔據了整個老街，電線杆的電線容易絆到神轎頂部，對於神轎的行進也造成一定的困難度。整個路線沿陡峭的祈堂路階魚貫而下，穿越祈堂街黑色油毛氈屋簷下的舊商店街聚落，經舊醫院遺址拾級而上金瓜石郵局、派出所，經過公車站沿公路行進一段後，轉入瓜山里的小路金光路，而後過金瓜石溪至復山礦場，出隧道沿新山里社區，越過金石橋重會公路再下抵山尖鞍。

整個路線的特色大致上可以說路窄、坡陡，多階梯、小路，由於行進空間狹小，整個繞境路線車隊沒有辦法進入，完全得依靠人力來抬轎繞境，加上繞境範圍大；於狹窄階梯或小路不斷上上下下，抬轎的人顯得特別費力，同時步伐也很謹慎小心，避免滑倒或是轎子重心不穩，而大拜拜常見的鞭炮，在繞境過程中，

並未使用。由於完全使用人力抬轎，不僅行進速度緩慢，那天是個大晴天，或許是天氣太熱，不一會大家就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得不時停下來休息。陣頭獅子表演也意興闌珊地行進，原該正舉的「肅靜」木牌，被十多歲的年輕女孩歪斜地靠在肩膀上，所形成的對比畫面，讓我不禁一笑。地方上的年輕人主要負責抬轎子的工作，老人家則負責換香，談起以前他們都是自己抬轎子，抬了幾十年，現在年老了，連走這階梯都很費力，同時也很小心不要滑倒或是扭傷腳踝，當大家都快被這節奏有點緩慢的繞境弄得疲態百出時，終於走到石山里廣場。

十一點繞境隊伍走到石山里，廣場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空間，一個長方形的廣場，四邊由一整排的平房將廣場圍住，所有房子的大門都面對廣場，因此各戶人家在客廳做什麼事，從廣場就可看見。當天廣場上搭起棚子，兩大長排桌子上，擺滿食物有油飯、魚羹湯、麻油雞、米苔目、炒米粉、等各式點心，這些點心是由勸濟堂撥給十戶石山里住戶，每戶一千元的食物材料費，共四十擔的點心，請他們準備提供休息時給大家吃的點心，準備各點心的媽媽們站在自己精心準備的食物桌前，熱心招呼大家多多捧場，一方面是慰勞繞境的辛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精心準備的食物，大家能夠吃光光。這樣由社區的媽媽們提供點心取代大拜拜後辦桌的做法，看到了地方上人與人之間情感細緻的交流與互動，大家稍事休息吃完點心後，恢復力氣後，回程路上等著的就是一長串的陡上階梯，大家從石山社區轉回祈堂街返回勸濟堂。

從祈堂老街往勸濟堂的階梯更是陡峭，轎子辛辛苦苦準備抬上勸濟堂廟前廣場，卻需要一段等待的時間，廣場與階梯交會處，如開始一般燃起金紙，回程在廣場與階梯交會處，出現一位乩童，拿著刀起乩時的乩童，一旁的人會喊「好了！好了！」乩童把守在這交會處，正對著每一座神轎，一一仔細端視再予其過關，有的神轎很快通過，有的神轎倒是停了好一會，遇到這情形抬轎子的人們臉部神情不免有點緊張，當然最後還是過關。神轎於勸濟堂門前停好後，所有神明按秩序一一被請入勸濟堂，勸濟堂廟前是一個長形廣場，有一個戲臺，戲台和廟前擠滿大人和小朋友，直到這時候鞭炮才開始燃起，在大家期盼下，陣頭表演開始，醒獅團震撼人心的鼓聲以及精采的表演，凝聚大家的專注力，大家神情專注看完這陣頭表演，在熱烈掌聲與鞭炮聲下，表演結束後，也為金瓜石一年一度迎媽祖

暫時劃下句點。



圖 5-4 過火儀式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圖 5-5 行走於祁堂街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5.3.3 九份迎媽祖

2002 年的農曆四月初一是九份「迎媽祖」大拜拜的日子，早上八點走到聖明宮廟前廣場，迎接我的就是五隻咬著鳳梨的「大豬公」，地方居民說，九份歷年大拜拜都是以「里」為單位，由各里爐主出一隻大豬公，繞境之前，各里居民將自己準備的供品放在各里的桌上，先拜天公。另一方面當天早上由各地請來的神明於廟前廣場集合，神轎繞境順序是：1 福山宮土地公轎 2 昭靈廟城隍爺(小轎)、代天府王爺(小轎、大轎)、爐主神尊 3 松山府城隍、青雲殿先帝汐止王公、汐止祖師過嶺王公 4 明聖帝君、勸化堂帝君、金山寺佛祖、金山佛寺觀音 5 大里天公、開成殿天公、石觀音仙祖 6 五方旗(岳王張呂關)、關聖帝君轎 7 各地媽祖：慈聖堂、湄洲彰化大甲媽、北港新港、鹿港媽 8 關渡二媽主轎。

九份請神的規模比金瓜石多，同時陣頭也比金瓜石熱鬧且新潮，陣頭除了北管、八家將、舞龍、九份國小醒獅團以及兩團西式樂儀隊，引導樂隊的是總指揮以及三位女生，她們身穿旗袍，手捧鮮花隨著音樂演奏變化不同隊形，反倒讓九

份的大拜拜多了一分草根走秀的味道。由各神明轎、各陣頭一一表演完，隆重地將關渡宮的「關渡二媽」從聖明宮請出來後，繞境活動準備開始。原是個陰雨天的開始，卻澆不熄九份人的熱情，在繞境開始時，所有神轎都得對著廟「三衝轎」，所有轎子在廣場先排序好，接著就推神轎往聖明宮正殿門前衝，就這樣一衝一回，來回了三次，邊衝還齊聲高喊「進喔~~發喔！！」，現場聽了也感染了那股熱血沸騰的衝勁，在這高昂的氣氛下開始九份的媽祖繞境。

九份的迎媽祖繞境活動，和金瓜石比較下顯得輕鬆許多，原因在於繞境活動的路程大部分都是汽車可以通過的，繞境路線從聖明宮出發後，走 102 號縣道公路，開始走進基山街這條九份最熱鬧的商店街，不像金瓜石祈堂街的長階梯，基山街能讓小發財車通過，因此對於繞境車隊沒有太大影響，繞境過程中，店家們燃放的鞭炮聲不絕於耳，地方年輕人抬轎子時，不時抬著轎子前後左右搖晃一下，過過陣頭表演步伐的乾癮。

繞境路線由基山街，往頌德公園再轉汽車路，中午所有陣頭與神轎聚集到城隍廟，陣頭開始在城隍廟廣場前表演，鞭炮在此一長串一長串地燃起，五位乩童輪流對著昭靈廟城隍爺起乩，較像是向城隍爺「致敬」，起乩越激烈越好，並不會有人制止。結束後，陣頭與神明在這裡陸續解散，僅關渡二媽抬轎走繞境全程中唯一的一段階梯路迎回聖明宮，其他神明由民眾捧著迎回聖明宮，迎回聖明宮，九份人還是很可愛地推神轎往聖明宮正殿門前衝了三次，並喊著「進喔~~發喔！！」，當所有神都迎回廟內，中午大家在隔壁的活動中心吃「辦桌」，結束九份一年一度的迎媽祖活動。

5.3.4 金瓜石與九份迎媽祖的比較分析

金瓜石的迎媽祖活動，並不只是一個獨立的慶典活動，從這個集體儀式活動其實也反映屬於地方深層的文化精神。這場祭典活動必須放在歷史與經濟發展脈絡下，才更能了解其獨特性。前面章節已經知道金瓜石和九份雖然都產金，但是

兩地之後發展出不同的經濟運作模式，金瓜石以國營公司主導地方經濟，不僅在工作制度上，同時也影響當地消費習慣以及日常生活，金瓜石較強調安定與秩序感，是不是也受到這種生活觀念影響而具體表現在地方集體儀式活動上？

田野觀察中可以支持這樣的觀點，首先我想從金瓜石與九份迎媽祖的日期以及請客方式談起，金瓜石的迎媽祖是農曆三月二十三，九份則是四月初一，在金瓜石以前的大拜拜時間也有農曆六月二十四，也就是關公誕辰舉辦，並不一直都是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廟主委鄭金木先生特別強調農曆三月二十三是政府規定統一全國迎媽祖時間，所以就依照政府規定改成三月二十三號迎媽祖；同樣的政策宣導，九份人並沒有更改迎媽祖時間，一位住在九份的先生表示，九份迎媽祖的時間一直以來都是四月初一，政府這樣規定全國同一天迎媽祖，舉辦一兩次，發現一來是不合地方傳統，二來是當天陣頭不容易請，所以還是改回四月初一。

其次是在金瓜石大拜拜當天並沒有辦桌請客，反而是在廣場上請地方居民自製點心，讓當天參與繞境的人都可以一起分享；而九份大拜拜，不僅是各里合出一隻大豬公，辦桌請客在九份也仍是地方習俗，他們說以前在九份，甚至還有連續請客一個禮拜的豪爽作風。金瓜石勸濟堂主委鄭金木指著廟裡牆上的獎狀，告訴我在民國六〇年代開始，金瓜石配合政府不鋪張浪費的政策宣導，就停止辦桌請客，改採提供點心方式，這項做法當年獲得政府肯定，得到獎狀褒揚。因此可以明確知道在地方大拜拜上，金瓜石比起九份更易受到來自國家的影響，原因即在於金瓜石在台金公司時代，是一個國營公司的企業體，國家政策也較易在此推動與執行，而九份則一直屬於民營的經營方式，地方社會一直是比較自由的風氣；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同的現象，在金瓜石人們較遵守政令與規矩，九份則是照地方傳統行事。

金瓜石與九份兩地雖然都舉行迎媽祖，可是卻有非常不同的表現形式。我想從他們如何展演迎媽祖的「動作」上，來說明他們表現形式的不同，在金瓜石可以看到「秩序性」較被強調，首先迎媽祖規劃過程，神明必須先在大拜拜前一天中午前請來到勸濟堂看戲，到二十五號才請回去，九份則是當天請神明繞境，繞境當天結束神明即解散；金瓜石行進時動作較小心謹慎，例如抬轎子的行進過

程，踏出去的每步步伐都很謹慎小心、鞭炮的使用，主要在於廟前廣場表演才使用，行經一般民家並未燃放鞭炮，整個繞境過程較安靜。九份年輕人抬轎子還會左晃右晃秀一下陣頭步伐、即使是行進空間也很狹小，民家、商家以及廟前表演時大量使用鞭炮，鞭炮聲在整個繞境過程不絕於耳。

再從儀式過程來看，金瓜石僅一位乩童起乩時是較為克制的，一旁的人會喊「好了，好了」，金瓜石乩童起乩並不見血，而九份五位乩童起乩動作則是越激烈越好，九份乩童起乩個個見血，並沒有有人在旁制止；金瓜石繞境開始與結束過程，都會燒金紙，神轎都需要「過火」，同時回來時，起乩的乩童對每個神轎檢視作「把關」動作，整個過程較強調「淨」的概念，九份在繞境開始與結束，並沒有過火儀式，反倒是所有神轎都要三衝轎，喊著「進喔~~發喔!!」，反而是一種很有活力的表現方式。從這些儀式行動過程，可以看出金瓜石的迎媽祖較強調「秩序性」，再進一步比對金瓜石與九份的神轎順序，可以看出兩地的不同：

表 5-1 金九地區迎媽祖神轎順序

<p>金瓜石</p> <p>1.本地：金福宮土地公、金福宮媽祖轎、保民堂神農大帝轎</p> <p>2.外地：基隆/更子寮媽祖、關渡媽祖轎、北港媽祖轎、大里天公轎</p> <p>3.本地：最後壓陣的金瓜石勸濟堂恩主轎</p>
<p>九份</p> <p>1.本地：福山宮土地公轎、昭靈廟城隍爺(小轎)、代天府王爺(小轎、大轎)、爐主神尊</p> <p>2.外地：松山府城隍、青雲殿先帝汐止王公、汐止祖師過嶺王公</p> <p>3.本地：明聖帝君、勸化堂帝君、金山寺佛祖、金山佛寺觀音</p> <p>4.外地：大里天公、開成殿天公、石觀音仙祖</p> <p>5.本地：五方旗(岳王張呂關) 關聖帝君轎</p> <p>各地媽祖：慈聖堂、湄洲彰化大甲媽、北港新港、鹿港媽</p> <p>6.外地：最後壓陣的關渡二媽主轎</p>

研究者整理

特別討論神轎順序，在於我認為這是地方人民對地方神明的象徵意義排序，在金瓜石和九份的神轎排序中，都是採取本地與外地交叉排序，且九份的本地神以及外地請的神都比金瓜石規模大，在比對後可以發現金瓜石和九份最後的主轎排序是不同的，金瓜石以本地勸濟堂恩主轎壓陣，而九份以外地關渡二媽壓陣。在這裡我得先說明關渡二媽對九份的意義，九份人說民國三十一年時，地方有痢疾造成很多人死亡，於是到關渡宮請關渡二媽來九份出巡，在二媽出巡完後，地方恢復平靜，於是每年迎關渡二媽來繞境。在九份地方繞境活動，迎神過程很明顯可以看到關渡二媽地位的重要性，同時關渡二媽是在最後作壓陣。而金瓜石的迎媽祖，主委說雖然他們每年也到關渡宮迎媽祖，不過並不是迎這尊整年都出巡的關渡二媽，在金瓜石的迎媽祖仍由本地神勸濟堂的關聖帝君壓陣，也就是說在地方集體信仰的象徵上，金瓜石是強調地方中心主導的，地方神的位階最高，外地的神，主委比喻是請來作客的客人；從金瓜石的迎媽祖，透過儀式動作、過程以及請神，金瓜石不斷強調出地方的秩序感，安定與秩序感具體表現在地方集體儀式過程。

發聲、出走 -

「地形區隔」更進一步對地方宗教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位於「新山里」的居民，在金瓜石地方大拜拜時，各里頭家在勸濟堂開會時，新山里的里長即表示：「勸濟堂好像是銅山里的廟，跟新山里沒什麼關係。」近五年開始，每年的五月一號到五月三號，新山里以「福安宮」（土地公廟）為主導，推選出一位爐主，迎「關渡宮媽祖」的「二媽」到新山里，辦一個屬於「新山里的繞境」。里長表示：

請關渡二媽來新山里已有四十多年了，早期都是請二媽到民家，因為新山里這邊墓仔埔很多，里民向他反應，所以由他任內開始，擴大變成新山里的繞境，做兩天的歌仔戲，並辦 15 桌請客。

金瓜石的聚落發展初期以銅山里為主，後來人口增加，漸往往瓜山里、新山里一帶開發。以地理位置而言，靠近基隆山的新山里與靠近茶壺山的銅山里相對距離恰好最遠，地方居民日常多於自己居住鄰里內活動、於鄰近地方廟宇祭拜。

換言之，他們是對距離最近的廟宇產生較強認同感。祈堂廟是地方規模最大的廟宇，歷年金瓜石地方大拜拜皆由祈堂廟、爐主、與地方頭人一起商量舉行，顯見祈堂廟在金瓜石地方信仰位階上是主要中心。

當新山里頭家說：「勸濟堂好像是銅山里的廟，跟新山里沒什麼關係。」，他其實已經挑戰祈堂廟在地方信仰所代表的中心權威，而這並不僅是他的個人意見，新山里居民更「集體」以自己里為單位，迎「關渡二媽」舉行屬於新山里的小繞境。這作為具體反映出金瓜石地方信仰上最中心權威的廟宇 - 祈堂廟 - 並不必然具有絕對權威力量，其信仰的中心位置被最邊緣的新山里居民給鬆動；就新山里居民而言，「小繞境」已隱含「區別」概念，里長強調迎「關渡二媽」與勸濟堂迎的媽祖是不同的，透過小繞境一方面它實際上加強新山里我群的意識。另一方面，新山里往九份方向就是瑞芳鎮第二十公墓群，有些住戶開門更是直接面對著墓仔埔，這對居住於此的居民更需要一種安全感，舉辦「里的繞境」讓他們對生活空間有更大的庇護安全感。然而，在金瓜石迎媽祖的繞境上，範圍還是包括新山里，且他們依舊參與金瓜石大拜拜的籌劃事宜，這表示他們仍認同金瓜石的大拜拜，也就是說以宗教信仰行為（儀式空間）所界定的金瓜石，他們認同自己屬於金瓜石地方的一部份，願意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再進一步來看新山里的里繞境問題，在金瓜石居住的人們都是屬於「移民社群」，他們的上一代因產金而來金瓜石，第二代（平均六十歲以上）可以說完全在金瓜石這裡生活與工作，他們的下一代則因產業結構轉型而紛紛外移至台北都會區工作，這裡的人們面對宗教時傾向於功能性的選擇，地方宗教信仰力量並不完全是一種絕對權威的中心概念，平日人們選擇和自己居住空間最近的廟宇拜拜，然而當新山里無法從當地信仰中心勸濟堂得到更多宗教支持力量時，新山里就舉辦自己的繞境，我想這也是地方移民社群的特色，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在短時間內，並不會立刻整合入一個中心性很強的宗教信仰中，而是在過程中彼此不斷調整與再整合。

5.3 端午青草祭

5.3.1 金瓜石的端午採青草

以往每年端午節，金瓜石皆由勸濟堂主辦「青草祭」，這個活動主要帶領地方居民去鄰近區域去採青草，並將採得青草經過一定程序與儀式做成青草藥丸，供居民或是信眾求取服用，金瓜石的端午青草祭由來，勸濟堂主委說：

端午節採青草藥自勸濟堂建廟⁹⁵開始即流傳下來，已有百年傳統，以往醫藥不發達，而金瓜石位於山區，民眾就醫更不便，濱海公路未開通之前，每年大家都是步行抬轎來「南雅」、「和美」海邊採草藥做青草丹，現在因為醫藥比較發達，民眾求青草丹治病的需求比較少，也就不必年年都採青草藥，停了兩年的採青草是因為青草丹快用完，在今年才又開始舉行。

停了兩年的端午節青草祭於 2002 年又開始舉辦，向來寧靜的金瓜石山城，早上八點自勸濟堂突然響起陣陣響亮的敲鑼聲，通知大家端午節採草藥活動的開始。當天地方居民參與非常踴躍，主要以銅山里居民居多⁹⁶，人數約有 50 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不過因在野外採青草藥，所以此次參加壯年男子較多，約有 30 多人，出發前發起背心和帽子，「鮮黃色」背心繡上「鮮紅色」的四個大字 - 「金瓜石」，我戴上「銅山社區」的帽子、穿上「金瓜石」的背心 - 霎時間彷彿自己這個圈外人得到身分認可，轉化變成地方人參與地方活動。

眾人忙著將今日採草藥的神明「王天君」⁹⁷請上輦轎，再以紅布條將神像綁緊固定好，燒完金紙後，將輦轎迎上大卡車開往南雅南新宮，南雅位於濱海公路沿線靠海小聚落，距金瓜石車程約 20 分鐘，南新宮主祀三府王爺，勸濟堂的「王天君」則停於南新宮正門前，且王天君正對南新宮的王爺，由勸濟堂主委入南新

⁹⁵ 依勸濟堂廟誌記載勸濟堂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由原來的草堂改為規模稍大的莊嚴廟宇。

⁹⁶ 勸濟堂位於銅山里，與銅山社區互動密切，本次活動名「青草祭」，由銅山社區發展協會、勸濟堂合辦，並向風景管理所申請經費補助，此次活動除海報宣傳外，並製作了專屬「銅山社區」的帽子。

⁹⁷ 每年出去採草藥的神明都是在勸濟堂擲筮決定，今年的神明 - 王天君，主委表示屬於比較「文」的，所以採草藥方式會比偏武的神明較不激烈一點。

宮拜拜後，接著早上 9 點到 10 點是自由採草藥的時間，居民們在耆老的帶領下，往南新宮⁹⁸後方山區採集草藥。耆老們一邊指認藥用青草一邊教導大家並說明草藥的功用，大家往「山區」邊走邊採青草並放入大袋中。在一個鐘頭的自由採草藥時間過後，大家去海邊餐廳用餐，11 點 20 分車陣抵達和美延平郡王「保安宮」，神轎請下後，王天君正對延平郡王，並於保安宮廟埕前燒金紙、放炮，兩位有經驗的阿伯抬起神轎面對廟正門走三次過火步伐，勸濟堂主委對大家表示接著是「神明採藥」的時間，他特別強調待會抬神轎的人不要只顧著往前衝，速度放慢一點。

5.3.2 神明採草藥 - 在山林田野中奔跑的神轎

中午 12 點整，敲鑼與打鼓聲越來越急促，地方兩位壯年男子分別站於神轎前後方將轎抬起，神轎開始有節奏地左右搖晃，突然間抬神轎的男子抬著神轎跑了起來，並邊跑邊指藥，指藥主要是「王天君」透過前面抬轎者的抬轎長木棍指出神明想用的青草，跟在後方的民眾負責將神明指定的青草割下來，也就是說任何由神明決定的青草都必須被當成青草藥。參與的 50 多位社區居民很多人是第一次參與採草藥活動，完全沒意料到神轎突然地往前衝了起來，大家先呆愣了一會兒，等會意過來，一群人開始用力追著神轎忍不住邊跑邊大笑，對於初次參與的人而言真是超乎意料！田野中除了奔跑的神轎，還充斥著敲鑼聲、興奮的笑聲與叫聲以及跑步的喘息聲，小朋友、大人都不例外。

神轎走的路線並不是事先規劃，而是依照神明旨意決定路線，神轎帶領眾人走田埂小路、山路、入竹林、不斷爬坡進入山區採草藥，而當天氣候陰陰下起小雨、地面潮濕非常容易滑倒。當神轎在指藥時，已非由抬轎者掌控，抬轎者在前以奔跑姿態行進時，後面地方民眾速度未必能跟上，跟在後頭的民眾常常因地面潮濕而滑倒，在前方的神轎竟然能維持高速衝上坡與衝下坡而不打滑，真是令人感到非常驚奇！有時神轎長杆會不停指地不走，大家必須大聲應答「知道啦」！神轎方才繼續向前；而民眾沒有將神明指定藥草拔乾淨，神轎竟會回頭在藥草處

⁹⁸ 南新宮主奉三府王爺公，王爺生日為農曆 6 月 15 日，農曆 6 月 14 日恭請媽祖繞境。

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更用力指點地面青草，更讓大家嘖嘖稱奇！當神轎在行進間想要擋土牆上的青草時，長木棍一直往上指，由於擋土牆太高，一人高度無法搆到，就看見一位年輕人背著另一位老阿伯爬上擋土牆去割青草的有趣畫面。當神轎行經一片菜園時，大家心裡都在想神明該不會要來拔光菜園裡的菜吧，結果神轎迴避青菜部分而指著菜園裡看來是雜草的地方，於是大家邊拔邊笑說：「神明真好還幫這戶人家的菜園清雜草！」

由於神明採草藥時間(中午 12 點至 2 點)，抬轎者體力耗費很大，必須不時替換抬轎者，然而神明對於抬轎者似乎也有所選，有時抬轎者無法感應神明，神轎即停住不向前行進，必須在王天君耳旁更加賣力地不停敲鑼，同時換成神明滿意人選才會繼續採青草。今年神明中意的抬轎者中，有一位是 60 歲以上的老伯伯，在抬轎時間內行進速度也一樣非常快速，也讓地方民眾留下深刻印象。為時兩個鐘頭的神明採草藥結束後，下午兩點迎轎上車，接著放炮與燒金紙，車陣開往「南雅海邊」，再將神轎請下車來拜拜後，由地方民眾自由在海邊岩石區採集有用藥草，下午三點結束海邊的藥草採集，於 3 點半將滿載一卡車的青草藥帶回金瓜石勸濟堂。

表 5-2 採青草

時間	地點	動作	採青草範圍
上午 9:00~10:00	南雅：南新宮	耆老帶民眾自由採集具療效的青草	南新宮後方山區青草
午時 12:00~2:00	和美：保安宮	神明帶民眾採青草	保安宮周圍山區青草
下午 2:20~3:00	南雅：海邊	耆老帶民眾自由採集具療效的青草	海邊岩岸區青草

研究者整理

由上表可以看出採集的青草包含山區植物與海邊植物，令我好奇的是一定都要包含山區與海邊植物嗎？金瓜石也算在山區為什麼不能在金瓜石本地採青

草？今年午時的神明採草藥主要在和美山區，以往午時的神明採草藥會去海邊嗎？主委說：

歷年採草藥一定要山區與海邊青草都要採，因為山區海邊的植物不同。金瓜石地方以礦業為主，土壤不利植物生長，加上發生多次火燒山，金瓜石的植物現以「芒草」居多，金瓜石根本沒有青草可以採，所以採青草藥一定要去外地。



圖 5- 6 山邊採青草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圖 5- 7 海邊採青草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此外「午時的神明採草藥」也曾在海邊，以前曾參與的耆老回憶起來在海邊的採藥經驗，海浪一波波不停地拍打岩塊，神轎帶著大家在海邊大岩塊間跳躍採集草藥，更趨向刺激與危險，但他讚嘆於神的力量引領他們順利完成採草藥。

5.3.3 一週的舂打青草

端午節採集的各式青草包括艾草、山葡萄、豬母奶、魚腥草、月桃、絲瓜、雷公根和午時草，於當日下午清洗蔭乾後，隔日在戲台上，由三位阿伯負責打青草。在一週的搗藥期間(6/16~6/22)所有上戲台的人都得脫鞋，香爐盛「香粉」持續焚香不可熄滅；而搗藥用的「大石臼」如同「採草藥習俗」年代一樣地久遠，兩者已有百年歷史，「石槌」則因用力撞擊容易損壞，已經更換多把。

舂打的第一天必須把所有青草都舂打完，所以第一天通常是最費力費時的。他們從早上開始舂打直到傍晚結束，當一人以石槌用力舂打時，另一人則幫忙把石臼中的青草撥到中間，有時舂打的青草太乾，就會加「午時水」再舂打，午時水是在端午節中午 12 點 5 分至 15 分所取的水。阿伯說：「午時水最好，不會壞，煉藥丹一定要加這種水。」

舂藥的第三天，勸濟堂管委會總幹事鄭金木老先生在廟裡擲筮請示神明包括：製作青草丹所需的青草藥共 40 斤以及將上次製藥丸的藥單再重複確認，也就是說本次採的青草藥和上次採的會有部分不同，比較後，將上次藥單的相異藥材一一請示神明，是否需要這些藥材，之後到萬華青草店買神明開出的補充藥材。這段期間，舂藥的阿伯也到金瓜石山上挖「黃土」，他說：「黃土是用來混合青草藥再來揉成藥丸，所以要挖深一點取比較乾淨的黃土來用。」經過五天的舂打，原本鬆散的青草逐漸有黏性，阿伯將黃土、後來再買的青草藥材與舂好的青草藥，以和水泥的方式將黃土與藥材混合均勻以供隔日揉成藥丸。



圖 5-8 舂打青草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圖 5-9 加午時水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5.3.4 作伙來揉青草丹

6 月 23 日當天早上天氣晴朗，有涼風。八點鐘，戲台上傳來一陣陣急促、清脆而響亮的敲鑼聲，不一會兒，戲台上陸陸續續約來了 20 人，有七位老阿媽、

四位老阿公、其餘就是青壯年男女，他們都是主動來幫忙揉「青草丹」的。此時，三位舂藥的阿伯忙著加水用石槌舂打，阿伯說：「因前晚晚上風吹，青草藥都乾掉，所以要再加水舂打，直到它變得 QQ 有黏性才可以。」由於是週六，平時外出工作的年輕人今天也來了不少，一位小姐在阿伯的鼓勵下，也拿起重重的石槌試了一會，其他壯丁看了也不甘示弱跑來接手，大家邊舂藥，一邊經驗傳承，阿伯在旁技術指導說：「舂藥時要配合氣息調整，槌下去時要發「嘿」的一聲把氣吐出來，才不會得內傷。」

大家就在說說笑笑的過程中進行舂藥、揉藥丸的動作；而另一邊則坐成一圈開始揉藥丸，阿媽邊揉邊說：「將藥草放在掌心揉成像鴨蛋一般大小，記得要捏緊、捏密一點，才不會散散去。」大家邊揉藥丸邊閒聊，一位先生說：「現在的機器可以自動化做藥丸，藥草剝得很碎，接著加水攪拌均勻製成一顆顆藥丸，比較省時省力。」大家紛紛表達自己意見，表示：「用馬達攪哪有意思，這按古早就傳下來已經有百年歷史，還是照傳統做較有意義啦！」「用機器做算是做藥丸，像我們照傳統方式做，才叫煉丹，兩種是不一樣的。」11 點多所有藥丸都揉好，大家將木製門板鋪於戲台地板上，等藥丸曬乾後，新年度的「青草丹」即煉製成功。



圖 5-10 銅山社區居民一起揉青草丹



圖 5-11 揉好準備曬乾的青草丹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於 2002 年

5.5.5 小結

一顆顆青草丹凝聚了人對所處地方自然環境的想像：金瓜石本地的「土」、採集海邊與山區青草、端午節的午時水，居民的集體參與，同時也凝聚了居民間的「地方情感」。

金瓜石在歷年端午節舉辦的「青草祭」到底透露出什麼意義？回到過去歷史脈絡來理解，雖然金瓜石早於日本時代已有金礦醫院，但是過去生活中，醫療費用的支出是相對昂貴的，同時在礦山的工作生活時時有生命危險存在，人們不見得有能力去醫院看病，地方宗教信仰反而是金瓜石老一輩人們的支持系統，遇到身心疾病時求助於當地宗教信仰是很自然的事。然而當現代化醫療普及，多數居民的身心疾病大多去鄰近地區如瑞芳或基隆診所或醫院求診，當我追問青草丹的醫療功效時，廟裡的長者也部分持懷疑態度，可見青草丹的醫療功效對地方居民意義已有很程度轉化，然而大多數居民自豪地承認這是「金瓜石的傳統與特色」，並且願意以歡愉的氣氛來傳承這項活動，我們不禁要問這「青草祭」除了「醫療」功能上，是否還有其他更深層的意義？

採草藥同時包含了山區與海邊植物時，其實不僅只是為了醫療功能而已，勸濟堂主委強調山區海邊植物都要採，因為植物不同，表面看來是為了採集醫療功能的完整，然而我們同時可以說在海邊的青草與在山區的青草都已部分代表醫療功能，加上面對各信眾的各種不同疾病，所製作出的青草丹其實反映的是「象徵性的醫療功能」，那為什麼還一定非要來自山區與海邊青草的結合才能達成一個完整採集的意義？我認為這更反映出金瓜石地方居民和地方環境互動的特殊想像：金瓜石地區的自然環境中「山與海」一直是並存的，也許可以進一步想「山海的存在感」同時深植於地方，正因為在金瓜石自然環境中的「山與海」的意象深植於所有住民中，當人們回到大自然中進行採草藥，他們在歷年「青草祭」活動中也同時採集兩個區域植物，採山區與海邊草藥是具體化金瓜石地方居民和當地環境互動的特殊想像。

一顆顆深黃褐色、不規則形、散發淡淡青草藥香的「青草丹」凝聚了什麼？金瓜石本地的「土」、去採集海邊與山區青草、端午節的午時水、一週的搗藥與居民一起揉青草丹。整個過程是再次凝聚「地方居民的集體意識」，也可以說是透過集體的儀式性活動來凝聚與加強地方感，採集青草與揉製青草丹過程中都是地方居民自主地且集體從事這項活動，再看他們揉製青草丹的對話：

一位先生說：「現在的機器可以自動化做藥丸，藥草剁得很碎，接著加水攪拌均勻製成一顆顆藥丸，比較省時省力。」大家紛紛表達自己意見，表示：「用馬達攪哪有意思，這按古早就傳下來已經有百年歷史，還是照傳統做較有意義啦！」「用機器做算是做藥丸，像我們照傳統方式做，才叫煉丹，兩種是不一樣的。」

「青草祭」在過往生活所發揮的醫療功能已經減弱，然而從對話中，可以看出地方居民認為「青草祭」是地方傳統的一部分，說起傳統彷彿就好像是老一輩人家的事，然而在這場「青草祭」裡，卻看到金瓜石地方青壯年與小孩們充滿生氣地在山林、海邊尋找草藥，正如同他們父親年輕時也曾在這山林、海邊奔跑、跳躍尋找青草。在揉製青草丹的過程，很多七八十歲的老先生與老太太佝僂的身軀，自發地出來幫忙，大家在廟前戲台上自自然然揉起青草丸，當然也包含地方青壯一輩的男女。金瓜石的「青草祭」並沒有以特異的宣傳節慶方式擷取世人注視的目光，地方居民仍舊靜靜過這個不太一樣的端午節，並自然認同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消失與存在

日礦與台金公司的制度治理對地方影響，隨著公司結束而消失，如：日常用品的提供（酒保/福利社）娛樂設施的提供（俱樂部/中山堂）而在台人聚落中，祁堂街雖然沒落卻仍然存在，地方集體儀式活動 - 迎媽祖與青草祭依然存在，然而必須放在變遷過程中來理解，金瓜石的迎媽祖傳統是不會消失的，在於每年透過「繞境儀式」庇護居民生活空間，這是一種加強金瓜石地方感與生活安全感的

集體社會需求，然而當中也存在「新的人際調整」，如：新山里的里繞境，當其功能需求不被完全滿足時，舉辦里繞境加強對居住的地方感與生活安全感。地方端午節的「青草祭」的意義並不再著重於過去生活的醫療功能，青草祭過程中刻意遵照傳統、不斷強調特殊性，其實是一種「重新創造傳統」的方式，透過儀式活動來重新凝聚居民地方認同感，這是地方居民「抵抗消失」的作為。

第六章 結論

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1897 年田中組來到金瓜石進行金礦的開採。金瓜石歷經田中組、田中礦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乃至 1933 年以後，金瓜石礦山全部礦權由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取得，自此金瓜石礦山通稱為「日礦」，日礦透過對機械廠房設備的大規模投資，增資擴大經營。1938 年生產量達高峰，使得金瓜石擁有「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的美譽，山城的經濟生活也到達繁榮頂峰。因此日治時期，日人完全掌控金瓜石礦山的礦業經營權，金瓜石地區已開始進入工業化生活並進行金銅礦業生產。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金瓜石礦山，成立台金公司，這個國營企業於金瓜石持續經營約 40 年。

瑞芳礦山（九份）由日人藤田組經營 23 年，主要四大礦脈開採完，所得利益不敷投資於機械廠房的成本，於是將其經營權轉讓給本地新興資本家顏雲年，再經台陽礦業經營 22 年，礦山曾創造出 1914 - 1918，1937 - 1943 年的兩次黃金時期。直至 1940 年後日礦取得其經營權，以及受二次大戰日本國防政策影響鼓勵產金，民營的瑞芳礦業曾在日本政府鼓勵下，進行現代化工業基礎建設，然而也因為民營企業，於戰時其工業建設全部拆除，部分人員調至金瓜石礦山工作，結束在日治時期的採金事業。

回顧了金瓜石與九份的黃金開採歷史，可以明確知道自然環境賦予金瓜石與九份的礦產條件對地方經濟產生重要影響。金瓜石和九份相比，其金礦礦量較大，含金量較平均分佈於礦脈中，除產金礦外，尚產銅礦。金瓜石硫砷銅礦的發現，最顯著的影響在於 1950、1960 年代金瓜石與九份同時受總體經濟的改變、政府黃金政策的影響及富體礦逐漸枯竭，兩地的黃金生產量節節下降，民營的九份於 1971 年即停業，而金瓜石因「產銅礦」，轉向銅礦開採、冶鍊、加工，使得金瓜石礦業生產比九份多延續了十六年，直到 1987 年才結束礦業。金瓜石整個聚落發展主要因「金銅礦業」開採而興起，地方發展主要受日治時期日礦以及國民政府時期台金公司治理的影響，影響反映於地方生活各層面，包括：經濟制度、聚落空間構成、日常生活消費與娛樂、與地方集體儀式。

經濟制度

日人和國民政府時期對金瓜石的治理，是以強力介入方式來塑造地方秩序，一方面透過警察系統維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台人在經濟上被整合入一個制度化的工業生產體系，在金瓜石的礦業人員，多為受雇者，固定薪資、固定工時、固定工作，在日治時期或是台金公司皆為有限升遷，工作階級流動不易，金瓜石的經濟生活形成一個穩定的工業生產體系。在金瓜石工作的這些人們，並不能簡化為礦工，在這龐大礦業生產體系下，需要各部門的分工與配合，強調「技術」、「專業」以及「實做精神」是他們受日人影響並延續為他們的工作態度與自我詮釋，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納入這樣的工業生產體制，在金瓜石同時也存在另一群私採金者 - 散伙仔，他們大多並未進入公司體制工作，私採金所得則至鄰近九份或台北地區消費。

九份因其「礦脈大小變化甚大，厚者達一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走向可延長達 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當地人稱為「百百脈」，因先天開採的不確定性較高，影響後續礦業發展，日人藤田組針對主要四大礦脈進行大規模開採，至於其他小礦脈因不符經濟成本，並未加以開採，在主要礦脈都被開採完後，藤田組將瑞芳礦山經營權轉由台人顏雲年經營，顏雲年採取了「轉包制」，以及適合小礦脈採掘的「狸掘式」方法，轉包制在於劃分礦區給承包者，由個別承包者組成各自團隊，各憑本事與運氣在可能是富礦或貧礦的礦脈中，冀求「大著金」，而採金所得除了繳一定租金給台陽公司，其餘所得皆歸自己所有，因此金子挖得多，個人財富累積相對就多，也帶動九份聚落民生消費的發展。九份金礦的採掘強調「機會、運氣」，同時因轉包制的施行，使得在九份工作的人較有機會累積資本於承包者或是勞動者角色之間變換。

聚落空間構成

金瓜石聚落空間形塑需放在社會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日治時期，日礦增資擴大經營，不僅是機械廠房設備的大規模投資，同時也在金瓜石進行大規模的規劃建設，目前所保有之日式建築，多屬「日礦」時期興建。日人在「日礦」時期興建所留下的日式建築群，聚落型態顯得階級分明、井然有序，高級職員的宿舍區與一般礦工的居住區有明顯區隔，是一個為方便管理而規劃安排的礦場，顯示出

幾項特點：大規模計劃性的建設，強調階級有序的空間安排，以及在規劃上引入工業村、生活圈概念。台人聚落則是因應地形、自然環境而發展出的較有機、自然的聚落形式，整個金瓜石聚落是由兩種聚落紋理所構成：規劃性的日式建築區以及自然發展的台人聚落區。

從金瓜石聚落實質空間形式作分析，可以看出金瓜石在日治時期的開發，在空間安排與分佈上，一方面是一個因產業發展吸引移民聚集的聚落，另一方面因日人有意以「階級」劃分，形成有層級次序的空間。例如：整體空間分布 - 主要行政與高級職員工宿舍區（日人）民生設施與一般職員宿舍（混合）台人聚落與商店街（台人）；獨立出日式建築群來看，從黃金神社至太子賓館再延伸至職員宿舍區，明顯是日據時期的精華區，從空間的布局上可發現天神、皇室與常民間，明顯的社會階級劃分。不同工作職等居住不同房舍，如四種住宅（獨棟獨戶、雙併、連棟、長屋）的劃分；日治時期亦有青簿仔寮、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居住在青簿仔寮其實代表台人經濟階層的劃分，住在青簿仔寮的人，在日人的分類下，屬於工作職等較高的人。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可以看出日人為方便統治管理，將溫州人與盟軍戰俘分區居住。

日常生活的消費、娛樂方式

日本時代規劃引入生活圈概念，提供完善福利措施，持續影響後續台金公司。公司除礦業生產與經營外，還負責地方民生物資的供應業務，「供應所」或是「福利社」在礦業營運年代，成為提供地方居民日常民生用品的主要場所。公司也提供娛樂設施供應，長達四十年的時光，俱樂部/中山堂是地方居民的公共空間，在「俱樂部」或是「中山堂」看電影，成為地方集體生活記憶一部份。在金瓜石所形成的商店街 - 祁堂街，主要功能在提供當地日常生活用品所需，並未像九份的街道生活更進一步發展出眾多的娛樂場所和娛樂方式：上酒家，逛查某間、賭博、打撞球、唱那卡西，是九份人津津樂道的娛樂。居住於金瓜石的人日常生活大部份從事看電影這項休閒娛樂時，九份人除了之前提到的上酒家、賭博、打撞球、逛查某間、唱那卡西等多項娛樂之外，他們還有一間著名的「昇平戲院」，昇平戲院都上演什麼呢？金瓜石的戲院主要娛樂看日片、洋片、台語片

等影片，九份的昇平戲院主要以「歌仔戲」最受歡迎。金瓜石整個地方受礦業公司制度影響深遠，在金瓜石工作的人們大部份皆為受雇者，所得領固定薪資，所發展的地方消費也以提供民生供應為主。如前所述，兩地經濟歷史發展不同，其實也細緻地影響了生活各個層面。

規訓與權力

日人在金瓜石的管理，建立一套新的工業化生產機制，不斷加強對當地的控制與強調秩序、階級，在金瓜石的礦業人員，多為受雇者，固定薪資、固定工時、固定工作，嚴密地劃分工作時間、工作空間與活動，這是規訓權力的展現。規訓將身體視為一機器，這權力集中於對身體的規訓，極大化身體的能力，奪取身體的力量，同時增加身體的效用和溫馴，提高各種能力、速度、產量，從而增加利潤，台人從開始擔任雜役，進一步強調工作上的技術與專業分工，其身體已被納入講求功效和經濟控制的規訓之中。在規訓權力中，強調對「依等級分配」具有兩種作用：一是標示出差距，劃分出品質、技巧和能力的等級；二是懲罰和獎勵，日治時期的台人礦工，即依其工作能力分等，如青簿與白簿。

從傅柯的作品中得知，傅柯認為空間是觀察權力關係運作的最佳之處，所以可以透過空間來瞭解權力關係的運作。在金瓜石的聚落空間亦反映出權力的作用，例如：整體空間分布 - 主要行政與高級職員工宿舍區（日人）、民生設施與一般職員宿舍（混合）、台人聚落與商店街（台人）；獨立出日式建築群來看，從黃金神社至太子賓館再延伸至職員宿舍區，從空間的布局上可發現天神、皇室與常民間，明顯的社會階級劃分。不同工作職等居住不同房舍，如四種住宅（獨棟獨戶、雙併、連棟、長屋）的劃分；日治時期亦有青簿仔寮、居住在青簿仔寮其實代表台人經濟階層的劃分，住在青簿仔寮的人，在日人的分類下，屬於工作職等較高的人。日人有意以「階級」劃分，形成有層級次序的空間，將日人與台人的空間與活動區隔開。溫州寮與督鼻仔寮可以看出日人為方便統治管理，將溫州人與盟軍戰俘分區居住，這種空間配置是一種權力技術，藉由運用「可見性」和「空間隔離」的基本因素，來達到監視和操控個體。

地方集體儀式作為抵抗的可能

殖民時期，在金瓜石工作的台人其經濟活動是一種受日人控制、安排的工作生活，亦即日人在金瓜石的管理，建立一套新的工業化生產機制，不斷加強對當地的控制與強調秩序、階級，是一種規訓權力的施展，台人的勞動生活分離於「在地生活」，在這種殖民情境無可掌握的斷裂與壓迫下是否有反抗的可能？自日治時期即延續金瓜石的迎媽祖與採青草等地方儀式活動，某程度上體現了台人社群在當時殖民情境下，對生命的不確定與無可掌握的回應，透過集體性儀式活動的舉行，重新加強、確定與凝聚台人社群的自我身分認同以及地方認同感，亦即集體儀式活動反映了殖民時期台人社群在文化認同上抵抗的意義。

「迎媽祖」與「青草祭」等集體儀式今日仍舊存在，必須放在變遷過程中來理解，金瓜石的迎媽祖傳統是不會消失的，在於每年透過「繞境儀式」庇護居民生活空間，這是一種加強金瓜石地方感與生活安全感的集體社會需求。整體而言，勸濟堂仍為金瓜石主要信仰中心，然而當中也存在「新的人際調整」，如：新山里的里繞境，當其功能需求不被完全滿足時，舉辦里繞境加強對居住的地方感與生活安全感。地方端午節的「青草祭」的意義並不再著重於過去生活的醫療功能，青草祭過程中刻意強調遵照傳統、不斷強調特殊性，其實是一種「重新創造傳統」的方式，透過儀式活動來重新凝聚居民地方認同感，這是地方居民「抵抗消失」的作為。

金九地區的差異

研究過程中，訪談者都很清楚告訴我金瓜石和九份雖然都是因生產金礦而興起的礦業聚落，在這段金礦業營運時期，兩地卻有不同地方感呈現，經由田野訪談以及文獻初步比對後，可以發現兩地確實有不同，我作出兩地初步比較（參見表 6-1），在此強調，關於比較的「確切時期」並不能完全對應，這個初步比較可以提供後續作金九聚落發展的比較研究。

表 6-1 金瓜石與九份礦業經營時期的不同

	金瓜石	九份
礦體、礦脈	產金：含金礦量較九份大而平均、並產銅礦	產金：礦脈不整，富貧礦不均、百百脈
經營者	日治時期：由日礦經營（日人） 國民政府：台金公司經營約 40 年（國營公司），民國 76 年結束	日治時期：藤田組經營 23 年、 台陽礦業經營 22 年 國民政府：台陽礦業 23 年，民國 61 年結束
經營方式	工業化生產體制	轉包制
工人身分	較固定	較流動
強調的工作態度	專業技術分工、實做精神	運氣、機會
薪資所得	較穩定	不固定
消費娛樂	消費：滿足民生基本消費為主 娛樂：較九份少	消費：除民生消費外 眾多的娛樂場所和娛樂方式：上酒家，逛查某間、賭博、打撞球、唱那卡西、看歌仔戲
聚落空間構成	階級有序的空間安排 規劃性的日式建築區以及自然發展的台人聚落區。	未經規劃 自然成長的山城聚落
地方傳統儀式迎媽祖	強調安定、秩序感	較開放、多元、熱鬧
自我詮釋	保守、安靜、較有秩序	性情開放捨得花錢、熱鬧多元

研究者整理

後記 - 關於地方未來發展

「國家」一直是影響金瓜石地方發展過程的最重要力量，在採礦時期，國營企業台金公司和金瓜石地方發展命運緊密相連。自台金公司結束營業後，便將礦區及工廠用地與地上建物轉給台電公司抵債，另將工寮用地及「採礦權」以企業移轉方式合併給台糖公司，使其能繼續將土地承租給原住戶居住使用。因台糖公司與台電公司為金瓜石土地最大所有權者，換言之他們對地方發展具重要影響力。近幾年開始，金瓜石因獨特地質景觀與豐富礦業遺跡，觀光產業成為地方再發展的主要方向，台電與台糖公司為金瓜石土地最大所有權者，因而舊時礦業留存的工業地景、神社、太子賓館、日式宿舍群、13 層遺址 等得以較大規模保留。

金瓜石居民對地方發展也有自己的詮釋，地方居民普遍不認同九份再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九份是一種過度發展的狀態，而金瓜石的地方發展可以慢慢經營，然而當中新的問題不斷浮現出來，例如：自從礦業停止後，政府對金瓜石的規畫一直在採礦和觀光之間搖擺不定，國外礦業公司多次提出開採計畫，台糖和台電公司也相繼提出觀光發展計畫，多因政策的不確定性而屢遭擱置，而最近一波的採礦成為各界討論焦點。

採礦與觀光

去年向台糖公司表達合作意願的澳洲礦產公司，認為金瓜石地層深處極有可能蘊藏更豐厚的金礦礦體，這項消息引起各界高度關心，今年（2003）一月媒體⁹⁹以醒目標題報導金瓜石還有豐富礦藏：「金瓜石地底 藏有 2600 億元金脈 - 台糖黃金夢 將與澳洲公司攜手採礦」，緊接著於三月，台大地質系舉辦「金瓜石研討會」，探討金瓜石金礦開採之可能性。假若決定開採將產生大量的煉銅廢水面臨重金屬污染等問題，然而採礦決定權在台糖公司，台糖公司尚未就是否採礦表示明確意見，但引起地方居民的高度關心，地方居民希望地方朝向觀光產業發展，對於採礦與否，認為當地居民應有決定權，與擁有採礦決策權的台糖公司是衝突的。關於金瓜石的地方再發展議題仍是個動態過程，然而可以確定國家、地

⁹⁹ 李誠偉報導 中國時報 第六版 92/1/25

方居民、台電與台糖公司，即將成立的金礦博物館都對金瓜石地方發展不斷產生影響與新的變化，當中牽涉到來自不同的權力運作，使得金瓜石的地方發展過程呈現複雜而多元的樣貌。

離開田野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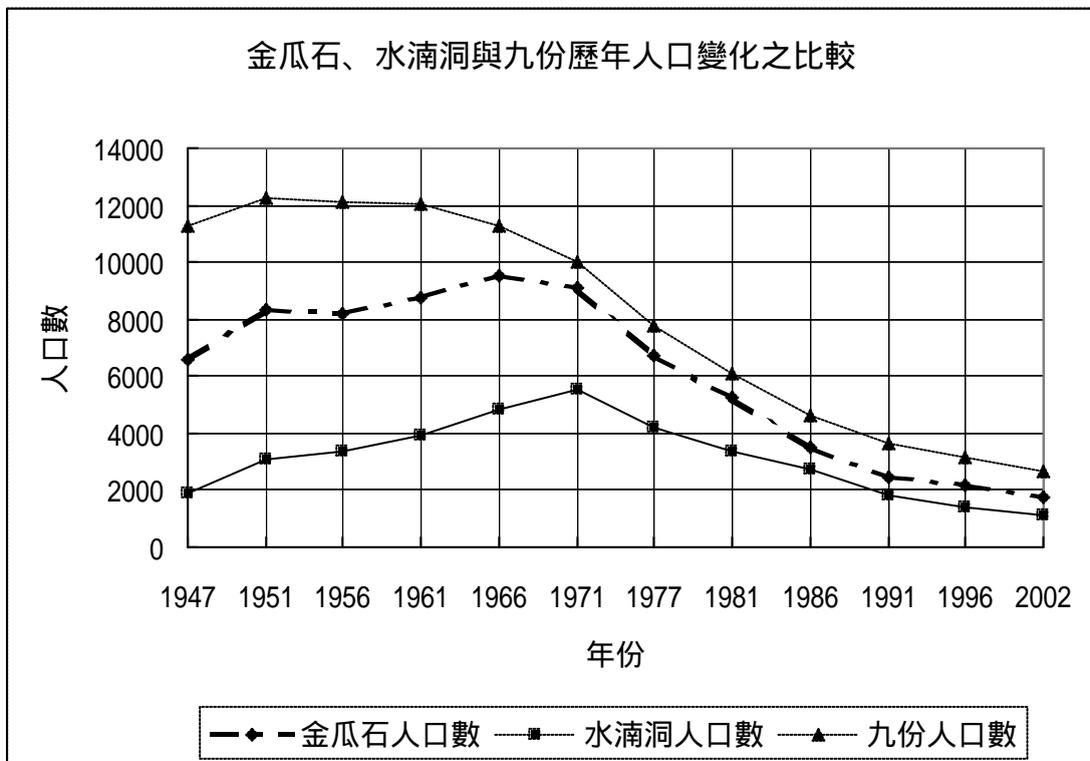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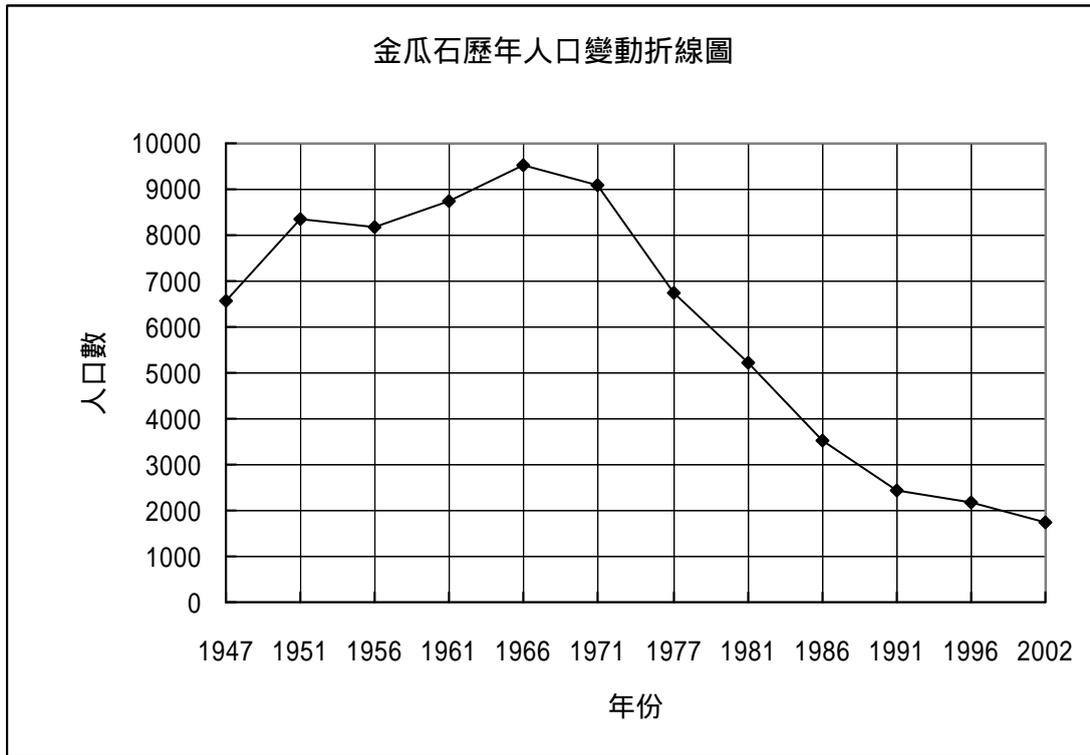
以金瓜石作為田野地點，給我很多的反省與感動，平日在金瓜石聚落裡，最常見的就是老人家們，首先必須調適自己進入他們的生活與話語中，經過一段摸索適應期，這些阿伯們從原來完全陌生的身分，到慢慢熟悉熟絡，訪談時，發現他們都很有認真研究的精神，每每讓我驚嘆不已。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張阿輝阿伯家聽他唱起他小學所唱的日本歌，那是存放於記憶中幾十年未唱的歌，當他中氣十足唱起歌來，再配上動作，彷彿也乘著歌聲回到當時情景。進入田野對個人也是很大的挑戰，特別於冬日，金瓜石連綿下不停的陰雨，讓人出不了門，這時候也就特別想念南部冬日的陽光。而論文的結束，卻是另一個開始，似乎田野還出不完……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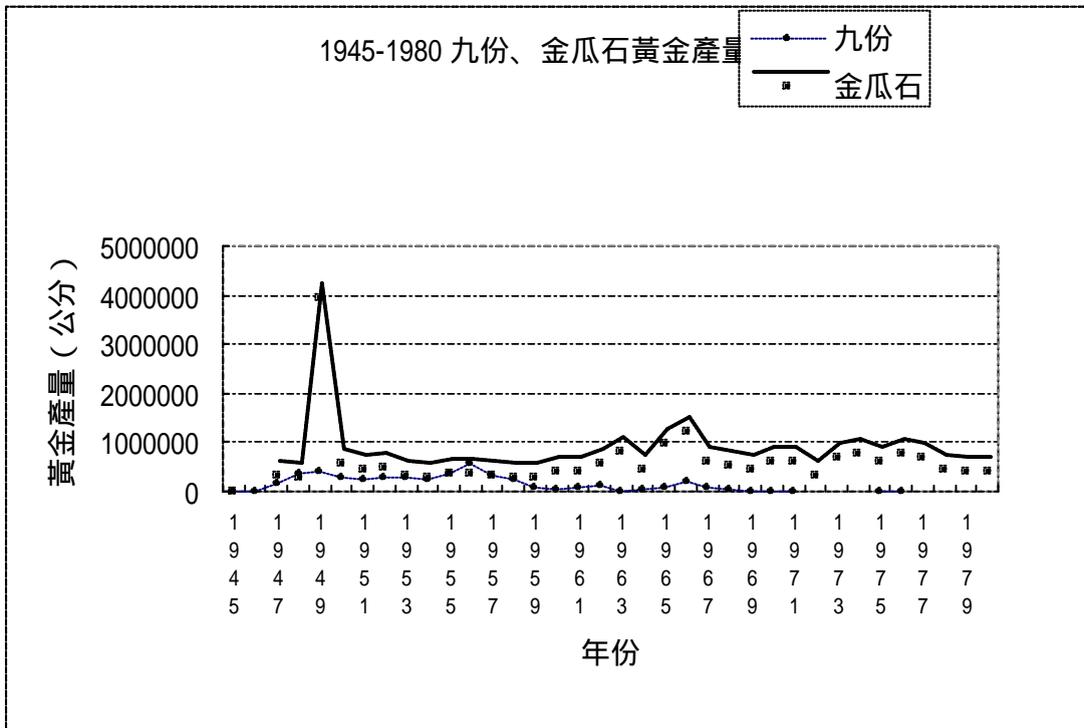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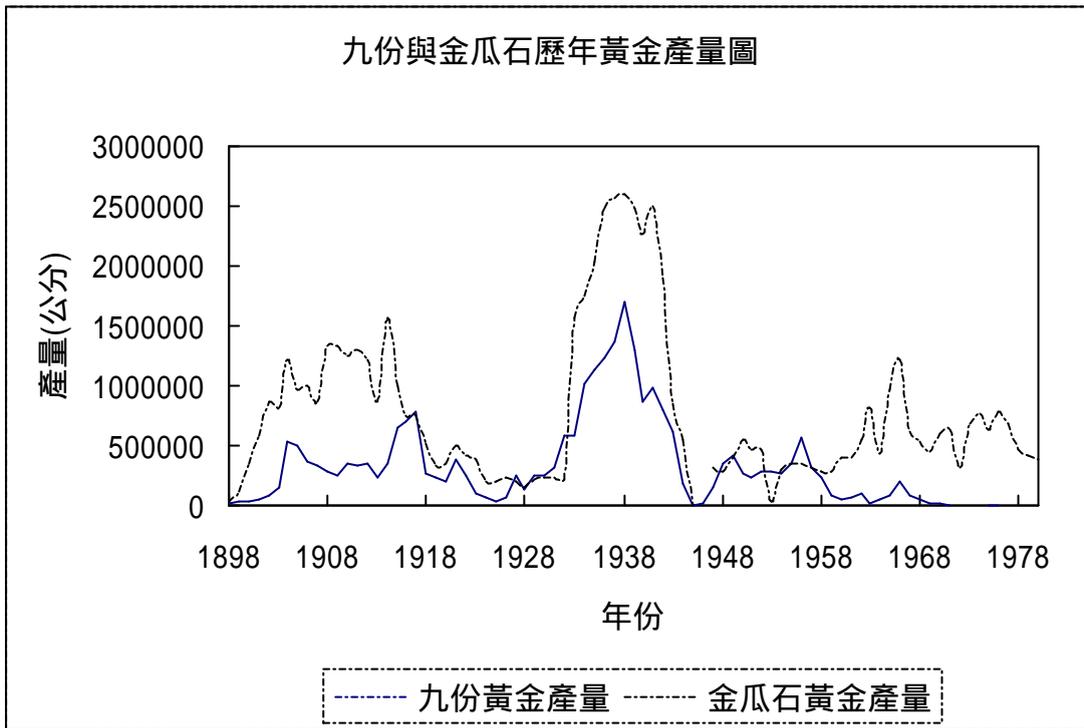
附錄 1- 1 田野受訪者

姓名	受訪者身分	年齡（約）
賴樹國	台電退休員工	50
賴伯母	家管	50
雜貨店阿媽	商	70
雜貨店阿伯	商	70
張阿輝	台金公司退休礦工	70
張登旺	台金公司退休礦工	70
簡錦江	台金公司退休礦工	70
簡煙溪	台金公司退休礦工	70
梁龍郎	台金公司退休員工	60
張文榮	金瓜石耆老	70
張英傑	瓦斯行老闆	40
鄭金木	勸濟堂主委	70
鄭春山	台金公司退休員工	50
陳盈潔	專業規劃者	28
蕭大哥	地方文史工作者	40
吳乾正	石山里里長	30
新山里里長	新山里里長	40

附錄 1-2 金瓜石 九份 水湳洞歷年人口數圖（資料來源：瑞芳戶政事務所） 研究者製圖



附錄 1-3 金瓜石 九份 黃金產量表 資料來源：(黃清連，1995：139、147) 研究者製圖



附錄 1-4 台金公司分類職工圖 資料來源：《台灣礦業史續冊》，頁 671

車床工	車床工	車床工
捲揚機工	捲揚機工	捲揚機工
索道轉運工	索道轉運工	索道轉運工
壓縮機工	壓縮機工	壓縮機工
司泵工	司泵工	司泵工
鉗工	鉗工	鉗工
裝配工	裝配工	裝配工
汽車修理工	汽車修理工	汽車修理工
鍛工	鍛工	鍛工
鑄工	鑄工	鑄工
木模工	木模工	木模工
冷作工	冷作工	冷作工
板金工	板金工	板金工
管子工	管子工	管子工
檢床工	檢床工	檢床工
電焊工	電焊工	電焊工
電動起重機工	電動起重機工	電動起重機工
搬運工	搬運工	搬運工
外線工	外線工	外線工
內線工	內線工	內線工
發變電工	發變電工	發變電工
發變電及電機設備裝修工	發變電及電機設備裝修工	發變電及電機設備裝修工
電訊裝修工	電訊裝修工	電訊裝修工
電瓶工	電瓶工	電瓶工
地質工	地質工	地質工
鑽井工	鑽井工	鑽井工
運輸工	運輸工	運輸工
排水工	排水工	排水工

支柱工	支柱工	支柱工
鑿岩工	鑿岩工	鑿岩工
爆破工	爆破工	爆破工
沙填工	沙填工	沙填工
壓碎工	壓碎工	壓碎工
研磨工	研磨工	研磨工
浮選工	浮選工	浮選工
重選工	重選工	重選工
手選工	手選工	手選工
煉銅工	煉銅工	煉銅工
煉金工	煉金工	煉金工
沉澱銅工	沉澱銅工	沉澱銅工
氰化工	氰化工	氰化工
電解銅工	電解銅工	電解銅工
築爐工	築爐工	築爐工
坑內監工	坑內監工	坑內監工
磨碎監工	磨碎監工	磨碎監工
洗選監工	洗選監工	洗選監工
氰化監工	氰化監工	氰化監工
澱銅監工	澱銅監工	澱銅監工
煉銅監工	煉銅監工	煉銅監工
電解銅監工	電解銅監工	電解銅監工

參考文獻

國內論文

何志豪

1999,《金瓜石之金礦博物館》，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碩士論文設計

陳佩琪

2000,《台灣日治時期新式製糖工廠空間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瓊華

1995,《觀光遊憩發展對傳統聚落環境知覺及景觀意象之影響 - 以九份金瓜石為例》，台北：台大園藝所碩士論文

蘇裕玲

1996,〈生活話題與歷史記憶 - 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居民的社區意識〉,《台灣風物》46卷2期,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范玉梅

1999,《關於觀音「大潭」：一個聚落的生活空間史的研究》，台北：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林子煒

2001,《竹東的聚落發展(1718-2000) - 個空間史的研究》台北：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童慶瑜

1996,《去榕子腳蕩袋子 - 一個關於宜蘭東港榕樹河堤的研究》台北：台大城鄉研究所

陳勤中

2000,《菁桐地區礦業建設與地方空間結構之研究》台北：台灣科技大學建築所

鄭甘密

2001,《日治時期礦業經營對九份聚落空間的影響初探》台北：台灣科技大學建築所

周俊霖

1999,《山村的聚落發展與生活方式 - 奮起湖與石棹的比較研究》台南：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

張興國

1989,《九份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台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

呂宛書

1995,《九份意象的社會建構--多重認知觀點的分析》,台北：台大人類學研究所

王元山

1989,《九份山城聚落空結構及社區空間成形之研究》,台北：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廖美莉

1999,《九份再發展之研究—聚落再發展理論之建構》,台北：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郭中端

1984,《日據時代木造宿舍住宅之調查報告 - 金瓜石台灣金屬礦業公司宿舍》,《建築學刊》第六期,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郭恩慈

1998,《空間、時間與節奏：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初析》,《城市與設計學報》,第五/六期

李謁政

1995,《九份的空間美學》,《當代》台北,105期,頁40-51

一般書籍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1999,《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傅柯著,尚衡譯

1998,《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

傅柯訪談稿,嚴鋒譯

1997,《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梅奎爾著,陳瑞麟譯

1998,《傅柯 Foucault》。台北:桂冠

Clifford Geertz,王海龍譯

2000,《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黃瑞祺編

1996,《歐洲社會理論》,台北:中研院歐美所

林朝榮

1974,《台灣地質》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余炳盛 方建能合著

1998,《金瓜石九份地質觀察路線》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

陳正祥

1985,《台灣地誌(中冊)》,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94號 台北:

南天

陳慈玉

1999,《台灣礦業史的第一家族 基隆顏家研究》 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唐羽

1985,《台灣採金七百年》 台北:台北市綿綿助學基金會

1999,《台陽公司八十年志》 台北:台陽股份有限公司

島田利吉

1934,《金瓜石礦山概要》,台灣礦業株式會社

絹川健吉

1914,《金瓜石山寫真帖》，基隆郡：絹川寫真館

盛清沂編修

1983,《台北縣志 交通志》，台北：成文

池志澂

1960,《全臺遊記》收入《台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北：臺灣銀行，台灣文獻叢刊第 89 種

周憲文

1958,《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北：臺灣銀行，台灣文獻叢刊第 59 種

黃清連

1995,《黑金與黃金 基隆河上中游地區礦業的發展與聚落的變遷》，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基隆市文獻委員會

1957,《基隆市志》台北：基隆市政府

台灣金銅礦務局

1949,《台灣金瓜石金銅礦概況》，台北：台灣金銅礦務局

台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

1983,《台灣礦業史續一》(民國 53 - 68 年)，台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

台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

1983,《台灣礦業史續冊》(民國 53 - 68 年)，台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

九份文史協會執行、張? 文主持

1994,《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總》，台北：台北市古風史蹟協會

台灣省文獻採集組，

1997,《台北縣志鄉土史料(第二冊)》，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

台大城鄉發展基金會規劃

1996,《金瓜石金屬礦物博物館規劃報告書》，台北：台大城鄉發展基金會

台北縣政府

1996,《瑞芳鎮風景面觀光整體規劃》，台北：台北縣政府

清寰管理顧問公司規劃

2002,《台電公司金瓜石、水湳洞及八斗子土地最適開發模式研究》,台北:
清寰管理顧問公司規劃

吳乾正

1997,《金瓜石 浪漫多情又溫馨的山城》 台北:根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余炳盛

1997,〈金礦知多少〉,《地球科學園地》,第2期,財團法人台北縣地球科學文教基金會出版,網站:
<http://earth.gl.ntu.edu.tw/magazine/970603.htm>

金瓜石特寫,《金銅月刊》,1951年

走進礦山的內腑,《金銅月刊》,1952年

我愛上礦坑,《金銅月刊》,1957年

採金與觀光 金瓜石的選擇,《大第地理雜誌》181期,四月號 2003年

李誠偉報導 中國時報 第六版 92/1/25